

宗教

SOCRATES MEETS JESUS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彼得·克雷夫特 (Peter Kreeft) ◆ 著

胡自信 ◆ 译

HOLY
BIBLE



上海三联书店

寻道

SOCRATES MEETS JESUS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彼得·克雷夫特 (Peter Kreeft) ◆ 著

胡自信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美)克雷夫特(Peter Kreeft, P.)著;

胡自信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7. 3

ISBN 978-7-5426-5136-5

I. ①苏… II. ①克…②胡… III. ①戏剧—美国—现代

IV. ①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444 号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著 者 / 彼得·克雷夫特

译 者 / 胡自信

丛书策划 /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周周设计局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8

书 号 / ISBN 978-7-5426-5136-5/B·408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目 录

序 言	005
第 1 章	
从毒墓到有道	014
第 2 章	
渐行渐远	024
第 3 章	
耶稣是基要主义者吗?	047
第 4 章	
令人愉快的忏悔	063
第 5 章	
神迹不科学吗?	082
第 6 章	
如何相对地信仰宗教	107



第7章

独一无二的耶稣 ~~~~~ 142

第8章

上帝为什么偏爱犹太人 ~~~~~ 167

第9章

看！是活的！ ~~~~~ 205

后记：摘自《波士顿团团报》 ~~~~~ 252

寻道

SOCRATES MEETS JESUS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彼得·克雷夫特 (Peter Kreeft) ◆ 著

胡自信 ◆ 译



上海三联书店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InterVarsity Press as Socrates meets Jesus by
Peter Kreeft. Introduction © 2002 by Peter Kreeft, Text © 1987 by Peter
Kreeft. Translated and 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InterVarsity Press,
P. O. Box 1400, Downers Grove, IL 60515, USA.
Through Beijing Abundant Grace Communica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序 言	005
第 1 章	
从毒墓到有道	014
第 2 章	
渐行渐远	024
第 3 章	
耶稣是基要主义者吗?	047
第 4 章	
令人愉快的忏悔	063
第 5 章	
神迹不科学吗?	082
第 6 章	
如何相对地信仰宗教	107



第7章

独一无二的耶稣 ~~~~~ 142

第8章

上帝为什么偏爱犹太人 ~~~~~ 167

第9章

看！是活的！ ~~~~~ 205

后记：摘自《波士顿团团报》 ~~~~~ 252

序言

本书写作灵感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所著《哲学片段》(*Philosophical Fragments*)的第一章,克尔凯郭尔在那里比较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导师——耶稣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另一个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这两个导师的弟子们在那里首次交锋。

耶稣与苏格拉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大伟人。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便是圣经(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耶稣是前者的中心,苏格拉底是后者的中心。人类文明的最显著特征——历史上最伟大的世俗成就——是技术,而技术起源于科学,科学起源于哲学,哲学则起源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或耶稣都未曾著书立说、创立学派、广泛游历或涉足政坛,也都没有任何属世的远大理想。圣托马斯·

阿奎那的解释是，基督从不用写文章的方式来教导信徒，因为他的教学方法比这更胜一筹。他的人格与生活就是一部完美无缺的教材，因此无需使用低层次的、间接的教学手段——著书立说。阿奎那接着说，“这一点就像哲学家中的苏格拉底。”^①

克尔凯郭尔曾说他的所有著作只探讨一个问题：做一个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本书的问题）。他认为，苏格拉底是人们评判耶稣的最佳标准。我们怎能超越苏格拉底呢？他用笨拙的追问法，满腔热情地追求真理。除此之外，有没有另一种找到真理的方法呢？“真理”会不会主动找我们呢？“真理”能否来自我们之外而非我们之内？克尔凯郭尔在所有要点上接受了苏格拉底式哲学家的观点，进而发明了“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在《哲学片段》第一章“思想工程”中，他逐一对比了耶稣与苏格拉底的思想。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据我所知，克尔凯郭尔对他们的比较最富启发意义。读这篇文章时，我就想，“它不能就此而已，必须开花结果。”

本书另外一个灵感来源是历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耶稣的一个门徒与苏格拉底的一些追随者不期而遇。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新约对它的记载扣人心弦：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

^①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3. 42. 4.

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顾不上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徒 17：16 - 23）

在全球偶像崇拜的中心，圣保罗发现了真神的崇拜者，因此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现在进行时），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们一定是苏格拉底的信徒。

苏格拉底是凿石匠，保罗提到的神坛上的那些文字，也许真的是由他雕刻的。那“未识之神”一定是苏格拉底所崇拜的神——实际上，苏格拉底是该神的殉道者。《申辩篇》对此说得很清楚。当雅典把他与其哲学使命一并推向审判台时，苏格拉底作了伟大的演讲，为自己的一生及其哲学使命——“爱智慧”（他始终认为这种使命来自“上帝”）——辩护。这一演讲的结果就是《申辩篇》。只要苏格拉底在审判

台上真心诚意地说出雅典人所崇拜的哪怕一个神的名字，人们也许就不会以无神论为由而将他处死。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不知道谁是真正的上帝，但他知道谁不是真正的上帝。苏格拉底不能背叛真理，一如基督徒不能背叛基督。他清楚地知道：无论真正的神是谁，他必定是真理之神。

苏格拉底逝世四百年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声称自己是道成肉身的真神，是化身为被造物的造物主，是圣父的独生子，是永恒的“道”（逻各斯，即心智和理性）。宣称自己就是真理（约 14：6）的这个人向世人许诺，凡寻找的，就寻见（太 7：8；路 11：10）。他显然不是在谈论世俗的功名利禄。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占据了那些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和救主的人的内心，因为他并未使他们摆脱这些敌人或罗马人。当他说寻找的就寻见时，他是在谈论真理。因为他许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8：32）。他也是在谈论自己，因为他还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6）。如果耶稣是真理，如果苏格拉底全心全意地寻找真理（当然，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如果真理绝不撒谎，如果真理曾经许诺，凡寻找他的就寻见，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苏格拉底能够寻见耶稣。我们不敢保证，苏格拉底寻见了耶稣，但是我们确信，有关基督的真理都是确凿的。

可是苏格拉底并未在现世、在今生寻见基督。我们也未听到苏格拉底与耶稣在来世的对话。我们能设想这样的



对话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能否假想他们曾在地上彼此交谈呢？

天使不敢涉足之地，傻瓜与哲学家却蜂拥而至，于是我设想了这次天国会谈，开始撰写这篇虚构的对话。但这几乎超越了我的能力。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能把基督成功地塑造为一个文学人物。我只知道，文学界有两个比较成功的先例。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宗教大法官》。在这个寓言里，基督一言未发，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一个吻，正如犹大在客西马尼园给他的吻)。另一个是C. S. 路易斯(C. S. Lewis)笔下的阿斯兰，纳尼亚王国伟大的狮子王。但是，这一成就取决于双重距离(double distancing)这种文学手法：基督从人转变为狮子，现实的人间转变为虚构的纳尼亚王国。这样路易斯就从熟知与责任这些“警惕的巨龙”身边平安走过。基督的同时代人在基督面前会不由地产生敬畏之情，“警惕的巨龙”却不允许我们的心灵做出这种反应。因此那个孩子，即我们心中的那个孩子，对阿斯兰产生了对基督应有的情感：阿斯兰不是一头温顺的狮子。

然而，一个不重要的哲学家和一个二流的小说作家，甚至不敢奢望诸如此类的成就。虚构一篇苏格拉底与耶稣在天国或人间的对话，写一部文学著作《苏格拉底遇见耶稣》，这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

然而，《使徒行传》17章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如果基

督的门徒圣保罗在几个世纪之后，在全世界偶像崇拜的中心雅典的亚略巴古(Mars Hill)，能够遇见一些正在宣扬苏格拉底哲学但头脑糊涂的信徒，为什么苏格拉底就不能在几个世纪之后，在全世界异端邪说的中心，在自诩为“美国的雅典”的这座城市^①，在有道神学院(Have It Divinity School)^②，遇见一些头脑糊涂的基督的信徒呢？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提到的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③，自称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伊壁鸠鲁派背叛了苏格拉底，斯多葛派不过是从苏格拉底哲学衍生出的异端邪说。）有道神学院的神学家把自己看作基督的门徒。糟糕的神学家是叛教的基督徒，即便所谓好的神学家也相信异端邪说。苏格拉底在最不可能发现上帝的地方，找到了真正的上帝——这虽有讽刺意味，但不是不可能，因为保罗在最不可能遇到寻找真神者的地方，在雅典的亚略巴古，遇见了真正的寻求者。如他在古希腊所做的那样，苏格拉底也许能够揭露我们的荒谬、幻想、弱点和愚昧，戳穿我们的空谈、掩饰、自负与鬼话——也许他甚至还能发现真理。

如果圣保罗能在全世界偶像崇拜的中心遇见真正的求真神者，那么我认为，苏格拉底也可能在全世界异端邪说的中心找到真正的上帝。苏格拉底仿佛安徒生童话《皇帝

① 这里指波士顿。——译者注(以下注释均为译者注,不再注明)

② 影射 Harvard Divinity School(哈佛大学神学院)。

③ 圣经和合本中“伊壁鸠鲁”译作“以彼古罗”，“斯多葛”译作“斯多亚”。

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本书中这出戏不仅指出苏格拉底如何反驳学生与教师的那些糊涂思想，而且说明苏格拉底如何以这些糊涂思想为线索寻找真神——发现他并归信他。面对这些不太可靠的线索，唯有满腔热忱的爱神者才能坚持不懈；唯有渴望真理的人，才能披阅有道神学院的那些时髦而有才气的学术垃圾，希望能够发现一星半点的真理。

即便重写此书，我也无需更多解释。因为异端邪说几乎与真理一样绵延不绝。揭露了诡辩家(the Sophists)的狂妄自负的那个苏格拉底，一定能戳穿同样狂妄自负的“耶稣研修班”或“圣经密码”。

但是苏格拉底能通过思想而信奉基督教吗？人的理性有那样大的力量吗？当然没有。基督教不是哲学辩论的结果，而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完全出人意料的神迹的结果。这个神迹的回声无论多么微弱、多么模糊不清，一定能成为这个寻神者的线索，帮助他找到真正的神。

人的理性虽已堕落，却毕竟是由上帝设计的。这把剑没有错，我们的剑法有误。因为这把剑不是在有道神学院，而是在天国铸造的。简言之，上帝不仅赐予一个特殊的民族一些像摩西那样的特殊的先知，而且赠与所有人理性与良知，这是人类在心灵深处共同具有的一个先知。中世纪的人喜欢说上帝写了两本书：自然与圣经。既然他是这两本书的作者，既然这个导师从未陷入自相矛盾，这两本书就

绝不会发生矛盾。既然这个从未陷入自相矛盾的上帝还赋予我们两种探索真理的工具，即信仰与理性，那就意味着，如果使用得当，信仰与理性绝不会产生矛盾。因此，一切异端邪说均与理性背道而驰。理性不可能证明所有的信仰真理(truth of faith)，但是它能反驳与信仰真理相背的所有观点。

那些患有基督恐惧症的教授宣称，真正的基督教是一种可怕的顽疾，现代的异端邪说也反对苏格拉底并不知道的这种宗教。但是，作为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的最大代表，无需这些教师的“帮助”，而是通过阅读圣经，苏格拉底就能揭示这些异端邪说中的许多不合理、不连贯的思想，从而回归真正的宗教。这并非不可能之事。

理性是所有人的先知，除它之外，苏格拉底并无其他向导。但是基督徒知道，理性不但是人类的一种能力，而且是来自圣子的一束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 1: 9)。他是逻各斯，是上帝的逻辑。太初有逻辑，逻辑与上帝同在，逻辑即上帝。苏格拉底只懂逻辑，但是逻辑并非人们玩游戏时的一些人为的规范，就像扑克游戏的筹码那样；相反，逻辑是探讨神性(divine nature)的学问。同一律建立在真神的同一性与永恒性之上。矛盾律建立在神性的统一性之上，因为上帝从来不会自相矛盾。排中律(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所有非此即彼的判断均以上帝为基础——要么上帝存在，要么上帝



不存在；要么坚持真理，要么坚持错误；要么选择光明，要么选择黑暗；要么追求真实，要么追求不真实。充足理由律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上帝本身即充足理由，他无所不知。

本书的故事属老生常谈。全剧共三场：第一，理性探索真理；第二，理性惊奇地发现，终极真理需要信仰；第三，理性欣喜地发现，这种信仰比理性此前发现的任何真理更合理。这是所有伟大的爱慕智慧的基督徒——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克尔凯郭尔、纽曼(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路易斯(C. S. Lewis)——归信上帝的方式。既是这样，苏格拉底会远远落后于他们吗？

当然，苏格拉底仅是个异教徒。但上帝是宽宏大量的，在自然、人类社会或历史中，他提供的线索无处不在。按照上帝的形象设计和创造的人的灵魂，具有三种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能力——理智、道德意志与想象力，上帝为这三种能力提供了许多线索。他通过普世性的良知和得到启示的先知来向人类的意志说话；他通过各种文化中(很容易出错、有时却很美)的神话故事来教导人类的想象力；他通过(也容易出错的)希腊哲学家来教导人类的理智。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也是所有哲学家的始祖。这三个线索都是路标，它们都指向基督。因此，本书的苏格拉底只是实现了上帝为理性所设定的最终目标。

第 1 章

从毒堇到有道^①

时间：公元 1987 年。

地点：麻萨诸塞州坎普里奇^②市著名的学术中心有道大学布罗登纳图书馆^③宽敞的地下室。

苏格拉底身着他平时惯穿的希腊长袍(哲学家的道袍), 躺在一块用途不明的大石头或大理石板上, 身上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张床单。床单动了一下。苏格拉底缓慢、迟疑地掀起床单的一角, 朝外张望, 不解地眨着眼睛。

① 英文标题为 From Hemlock to Have It. Have It 在本书中是指 Have It Divinity School(有道神学院)。

② 原文为 Camp Rich, Massachusetts, 影射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Cambridge, 也译作“剑桥”), 即哈佛大学所在地。

③ 原文为 Broadener Library, 影射哈佛大学的威登纳尔图书馆(Widener Library)。Broaden 和 widener 同为“拓宽”的意思。

苏格拉底：斐多！斐多！你还在这儿吗？我觉得那毒药不管用。[动了动双脚，看着它们，然后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伸了伸胳膊。]我真的感觉比以前更精神了！[把床单扔到一边。]……也许我……[急切地环顾四周。]我这是在哪儿？克里托？斐多？塞米尔斯？赛贝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呢！[停顿片刻。仰望天空。]阿波罗？[停顿得更长。一动不动。俯视自己的心口处。]有什么人在吗？[颤抖着。]

弗莱纳根[拿着扫帚闯进来]：注意点儿！干嘛这么乱哄哄的？[看见了苏格拉底。]哟！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剧社正在这里排练。你究竟是谁？

苏格拉底：我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弗莱纳根：啊？一生？老兄，你疯了？你以为你死了？

苏格拉底[愣了一下]：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缓过神来。]我一直认为，并且也告诫别人，真正的自我是灵魂，灵魂是不死的；因此我——真正的我——是不会死的。但是我认为，我的身体刚刚被处决。我把杯子里的毒药都喝了。监狱的看守甚至不让我倒一滴出来祭拜神。他说他们的药量刚刚够用。

弗莱纳根：这么说吧，你是个好演员。这是在彩排吗？

苏格拉底：嗯……服毒之前，我给我的朋友们讲了一些道理，其中就有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哲学家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死亡的彩排。我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以

前我认为,我的首场演出已经结束。现在我不敢这么说了。旧话重提——我又一次认识到,我最大的信心(my surest surety)在于,我认识到我没有信心(I am not sure)。我们好像从未上过第一课。不过……这是什么地方?这不像是极乐世界,起码不像我想象的那个世界。但是我认识到,不要相信期望和偏见,首先不要相信自己的期望和偏见,要乐于接受意想不到的事件或情况。[朝门外张望。]那是什么?是书吗?

弗莱纳根:那还用说。这里藏有 50 万册图书。

苏格拉底[觉得难以置信]: 50 万册图书! 哦……或许这儿就是极乐世界。图书的作者在哪儿? 我不能和书本交谈。不管你问什么,书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也许有些作者到了极乐世界? 荷马在吗?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请教他几百个有关希腊诸神的小问题……

弗莱纳根:哦,是这么回事儿。你还在演戏。好吧,我的朋友,我和你演吧。有我的台词吗? 还是我们要搞人们所说的即兴演出?

苏格拉底:我更糊涂了——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我能听懂你那种粗话,尽管那不是我所讲的雅典话,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学过那种话。也许这就是“对前世生活的回忆”(anamnesis)。我经常对学生说,学习其实是回忆,但我觉得,外语是个例外,回忆只适用于永恒的普遍真理。嗯……[思索了 10 秒钟,困惑地摇了摇头,然后转向弗莱纳



根。]你怎么看？你看来既不像神祇，也不像受佑精灵。但我必须学会面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你叫什么名字？再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你属于什么物种？

弗莱纳根：我叫弗莱纳根，我是这儿的看门人。我说，除非脾气暴躁的苏格兰-爱尔兰人真的是受佑的——加倍受佑的——精灵，否则我既不是神祇，也不是精灵。老兄，令人不解的是你，不是我。除非他们的化妆术是超一流的，否则你看上去太老了，不像学生。

苏格拉底：哦，不。不可能老得不能当学生。

弗莱纳根：那你在这学校注册了？

苏格拉底：这儿？请问这儿是哪里？

弗莱纳根：哎呀，当然是有道大学。

苏格拉底：有什么？你们能教我什么？

弗莱纳根：你没听清。这儿是麻萨诸塞州坎普里奇市的有道大学。学术重镇。

苏格拉底：学术！我的学生柏拉图提出一个宏伟计划，他要在一个名为“阿加德米”的小树林建设一个他所谓的“学园”。它真的演变成了这样的大学？这样的……？[用手比划着。]

弗莱纳根：你可以这么说，没错。

苏格拉底：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是“理想国”的中心吗？

弗莱纳根：不是！这不过是布罗登纳图书馆。这儿的

作用是，这些图书能够开阔你的视野。不过我经常说，这些学问的作用是，把小傻瓜变成大傻瓜。哎，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哪儿？你有健忘症？

苏格拉底：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这种病，我也不例外：确实健忘，我们已经忘了我们究竟是谁。

弗莱纳根：哦，我明白了。你是这儿的人，没错，一个傻瓜。你是哲学家，对吧？

苏格拉底：对，我是哲学家，一个爱智慧的人。

弗莱纳根：你是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对吧？

苏格拉底：我向你保证，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记得，在我醒来之前，我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服毒，等待死亡的到来。你不是死神，对吧？

弗莱纳根：死神会看门吗？

苏格拉底：我的很多朋友说，死神是摆渡人。

弗莱纳根：刚才你为什么服毒呢？

苏格拉底：哎，我保证，那不是自杀。我是被处死的。

弗莱纳根：刚被处死！请告诉我，是谁把你处死的？

苏格拉底：当然是那五百零一个审判官。给我毒药的那个看守的手，并不比我手上的血更多。我们俩都是在服从人民的意愿。那些愚蠢的民主派认为，“人民的心愿就是神的心愿”。我当然希望，无论这是什么地方，你都不再相信那种迷信了。

弗莱纳根：我已经和你说过，这儿是什么地方了。不



要骂民主党人了。从你的穿着看，你不是富人，你不可能加入共和党。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不是我的牢房，你也不是雅典人。难道是我的朋友们在危急时刻，把我秘密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我劝过克里托，不要那样做。麻萨诸塞州的圆白菜^①是什么地方？

弗莱纳根：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那你一定是做了一场恶梦，醒来后，你就全忘了。

苏格拉底[疑惑不解，若有所思]：我经常把人生比作一场梦，因为死亡很像是人们从梦中醒来。但是在我看来，人生总是比做梦更真实。现在也是如此。

弗莱纳根：你知道你的名字吗？

苏格拉底：当然知道。我叫苏格拉底。

弗莱纳根：嘿，你叫苏格拉底。那我叫爱因斯坦。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你曾告诉我，你叫弗莱纳根。

弗莱纳根[脸朝着另一边]：上帝作证，我觉得这个小个子真的疯了！[转向苏格拉底。]听我说，我们要想办法给你找个住的地方。你有什么身份证明吗？

苏格拉底：雅典人都认识我，我的脸就是身份证。

① 原文 Cabbage, Massachusetts. Cabbage 为“圆白菜”之意，苏格拉底把 camp rich 听成了 cabbage。

弗莱纳根：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有张蛤蟆脸，老兄。

苏格拉底：人们都这么说。我认为我呱呱地叫过，正如他们所说。可是……[在长袍里摸索，拿出一张粉色的登记表。]这儿好像有一张纸。还是彩色的！真奇怪。像一朵玫瑰。这是什么意思？[开始读那张纸，摇摇头，然后递给弗莱纳根。]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认识上面的字，却不理解它们的含义。它们好像都是名词。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真是一种奇怪而粗俗的语法！一个名词怎么能修饰另一个名词？

弗莱纳根：让我看看。[皱眉，读那张纸，放松表情。]哦。“有道神学院”。对，是有道神学院。这是你的报名表。上帝作证，上面还有你的名字。你是用苏格拉底的名字登记的。我敢说计算机也有幽默感。不管怎么说，你是有道神学院的学生。

苏格拉底：神学院？难道这里是天国？难道我要学习如何变得像神？

弗莱纳根：老兄，你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苏格拉底：没有，爱因斯坦。不是在拿你寻开心。

弗莱纳根：别那么叫了。别叫我爱因斯坦！

苏格拉底：随你吧，弗莱纳根。你是诸神的看门人？

弗莱纳根：上帝作证，你彻底疯了！

苏格拉底：你对一个神、而不是对诸神发誓！在我的

家乡，很少人知道这个大秘密。这里一定是真正的极乐世界！

弗莱纳根：哎，拉倒吧，老兄。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诸神了。

苏格拉底：难道我的时间与空间都变了？

弗莱纳根：哦，你要是苏格拉底，我就说，你是变了。依我看，你起码跨越了两千年。[忽然想起了什么。]哎？难道有人在这儿施了魔法？我可与魔鬼无关！你要是在开玩笑，我就和你一起玩儿；你要是病了，我就照顾你；但是如果你施魔法，我就要说，你不可救药了。

苏格拉底：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弗莱纳根，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但是我觉得这很好，不可能与魔法有关，我觉得这里还是不如天堂。我虽然不相信感觉，但是现在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参考，新的证据出现以前，我坚持认为，我还是在人间。

弗莱纳根：嗨，你当然是在人间，老兄！来，摸摸你的胳膊。我敢说，那不是鬼魂。

苏格拉底：不过，问题不在于我——我的身体——在什么地方，而在于我——我的灵魂和这样的设计——为什么会存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弗莱纳根：不知道。除非你是来帮我清扫这个猪圈的。这些孩子到处扔垃圾，我这个老头儿每天都得来清除两天的垃圾量。我觉得你不是干这个的。你和神学院的其

他学生一样。

苏格拉底：对，那应该是适合我的地方。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张登记表仿佛一些学生守则。我一直认为，任何事情，甚至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由神的完美计划所决定的；无论在现世或来世，恶都不会降临到好人头。因此，无论有什么艰难险阻，我都要去探险，这是神的旨意。[打算离开。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又看了看弗莱纳根的衣服。]我觉得，如果这里的人们都穿得和你一样，我一定显得稀奇古怪吧？

弗莱纳根：哦，没关系。法律没说不能穿袍子。这儿的人五花八门，有统一教徒、妇女解放论者以及男同性恋者，还有基要主义者。

苏格拉底：将来我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些怪人。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们……

弗莱纳根：好啊，给你提个建议，你不介意吧？如果不想惹麻烦，你就不要提太多问题，也不要提不该提的问题。

苏格拉底：唉，这个建议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停顿片刻。]我终于明白了，我不是在天国。在上次谈话中，我说过，在雅典，哲学家会因为问问题而惹上麻烦。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天国。嗯。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雅典。如此说来，有道神学院并不是诸神实习之地？

弗莱纳根：哎，哈哈，这是诸神实习的好地方。我觉得，这儿的某些人以为他们自己就是实习期的诸神，真行。

苏格拉底：我觉得，送我到这里的神，一定是以同样的理由送我到雅典的那个神。那个理由是：我必须帮助人们回忆其真实的身份。

弗莱纳根：听我说，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敢说，你这种人一定会有麻烦，大家不要笑话一个爱尔兰老人的预言。我的工作是把这儿收拾干净，你的工作应该是收拾另外一种混乱局面，应该是……这一类的工作。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你不是不知道，预言家的兴头一上来，他就要胡思乱想。

苏格拉底：朋友，这我知道，那个建议很好，谢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在神学院的探险活动结束后，一定来看你。当我在哲学的大海上探险时，你仿佛我的压舱物，把自己牢牢地固定于大地和常识。我们以后还能再聊吗？

弗莱纳根：嗨，那还用说，老兄，我想我们一定会再见。去吧。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随叫随到。我老在这个楼里走来走去。有时你能看到我，有时就看不到。

苏格拉底：谢谢你，弗莱纳根。神保佑你。[退场。]

弗莱纳根：噢，他是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望着门，苏格拉底正走出门。]我真不明白，他们送他到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②章

渐行渐远

在麻萨诸塞州坎普里奇市的有道广场(Have It Square),苏格拉底站在大街的一个拐角处,看上去正气凛然。他凝视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与人流,感觉既好笑又困惑,先是好奇,继而沉思,最后产生了同情;先是不解其意,继而思索,最后充满怜悯之情。这三种情绪仿佛大海里的波涛,次第呈现于他的脸庞。当第三个浪涛到来时,有道神学院的学生伯莎·布罗德曼(Bertha Broadmind)^①注意到他,并注视着他。与苏格拉底一样,她先是困惑不解,继而思索,最后充满怜悯之情。苏格拉底没有找到一个熟人,在他正要离开之际,伯莎快步走到他跟前。

^① Broadmind,这里既作姓氏,又有“心胸开阔”之意。

伯莎：苏格拉底！真的是你？

苏格拉底[既惊又喜]：哎，是我。你怎么认识我？是他们派你来接我的吗？我在等诸神的使者，可是请你原谅，你看上去不像是那位使者。

伯莎：哎，苏格拉底！你可真——真像苏格拉底！你是苏格拉底，对吧？

苏格拉底：除非这里的人们不再遵守矛盾律，否则我当然是我。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伯莎：苏格拉底，你是在世界学术中心有道大学。你的门徒柏拉图最早建立的学园，已经发展为这样的大学。许多哲学之王或诸如此类的人物，就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哎，你手里拿的那张表，好像是有道神学院的入学登记表。对，是入学登记表！嘿，我们有一些相同的课程。太好了！还是我来帮你办入学登记手续吧。

苏格拉底：看来我真的需要你这个向导。我已老眼昏花，在这里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你能边走边给我解释一下这些现象吗？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伯莎：乐意效劳，苏格拉底。我能给你讲解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是我莫大的荣幸！一日之内领略人类两千年的伟大进步，你一定会感到妙不可言！

苏格拉底[在大街当中突然停下脚步]：你刚才说两千年？

伯莎[赶紧把他拉回来]：当心来往车辆，苏格拉底！

这里的出租车可不给哲学家让路。

苏格拉底：弗莱纳根？哦，我从未见过那种东西。我还以为看见了……没关系。那——那是“出租车”？

伯莎：现在人们不再走很长的路了。他们通常开车。对，那些东西就是轿车。你想坐一回轿车吗？

苏格拉底：我看还是步行吧。

伯莎：你害怕坐车？

苏格拉底：不害怕，可是我喜欢走路。难道人们已经不喜欢走路了？那些车看来是一种“代步”工具，对吧？

伯莎：我觉得你可以那么说。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宁肯坐在这些铁盒子里，也不愿迈开双腿，到外面走一走。

伯莎：哦，它们能把你很快送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苏格拉底：那倒是，但步行是人生的一大快事，你们为什么要缩短这种欢乐呢？

伯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我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派我到这里来。我不敢说我能理解你们这个世界，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所发出的噪音及其造成的喧闹与危险，一定让旅客忐忑不安。坐在里面开车的人，喜欢待在那里吗？

伯莎：不喜欢，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

苏格拉底：我也那样认为。我发现，大部分司机脸色阴沉，很不耐烦。我想，他们一定焦急不安，希望尽快结束



这次不愉快的旅行？

伯莎：我想也是。

苏格拉底：既然如此，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轿车作交通工具呢？如果步行更有趣，为什么不选择步行呢？看来他们是把自己关在那些讨厌的小笼子里，尽快地开，以便他们尽快离开这些笼子。既然如此，当初何必坐进去呢？

伯莎：他们必须马上赶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要工作。

苏格拉底：他们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赶去工作呢？为什么就不能怀着愉快的心情、从容不迫地步行去工作呢？

伯莎：他们没有时间步行上班。

苏格拉底：为什么？

伯莎：大部分人都住在很远的地方。

苏格拉底：为什么？

伯莎：可能是因为办公区域有限，没有地方修建生活用房……我也说不清。

苏格拉底：那些楼房应该是办公大楼吧？

伯莎：对，有些是。

苏格拉底：人们喜欢在那里工作吗？

伯莎：不喜欢。当然，他们的工作各不相同……

苏格拉底：大部分人喜欢他们的工作吗？

伯莎：我觉得，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我不知道谁能把这说清楚。



苏格拉底：也许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行了：假如国家为他们提供终身免费食宿，那么在没有额外报酬的前提下，他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工作吗？

伯莎：多数人不会。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工资。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变成了奴隶？

伯莎：噢，没有。我们这儿没有奴隶，苏格拉底。这是自你那个时代以来我们取得的最大进步之一。我们不再需要奴隶了。机器能为我们工作。

苏格拉底：既然人们不喜欢开车或待在办公室，为什么不用机器取代他们呢？

伯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操纵这些机器。

苏格拉底：你们岂不成了奴隶的奴隶？

伯莎：完全错误。我们都是自由的。

苏格拉底：为什么自由的男人（free man）会觉得工作是件苦差事呢？

伯莎：女人也一样，苏格拉底。大男子主义行不通了。男女平等——这是又一大进步。

苏格拉底：你是说，妇女也要工作？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奴隶？

伯莎：奴隶？

苏格拉底：为了钱，他们不得不做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工作。

伯莎：苏格拉底，别这样爱挑毛病。

苏格拉底：你让我不要做自己？那可是件难事。

伯莎：我是说，你要从我们的角度看问题。

苏格拉底：我试了，但是没成。我不明白，你们已经取得那样的进步，为什么多数人并不开心。为什么人们还那样紧张忙碌，仿佛奴隶生怕得罪了主人？

伯莎：没那么糟，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们试试看。[他拦住几个截然不同的过路人。]对不起，朋友们，请问谁能抽出一两个小时来，和我探讨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探讨美德与真理呢？

路人1：你在开玩笑吧！

路人2：那个怪人是谁？

路人3：美德与真理！是锅的一个牌子吧？

苏格拉底：看到了吧，伯莎？我真是无法理解。

伯莎：他们没时间嘛，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如果那些机器让你们有了空闲时间，那么是谁窃取了你们的时间？

伯莎：谁也没有窃取我们的时间。

苏格拉底：难道是你们白白浪费了时间？那就更不可



思议了！

伯莎[及时把苏格拉底拉回到路边]：注意前面的红灯！你知道，走路的时候，不能走神，不能胡思乱想什么美德与真理。

苏格拉底：刚才你救了我的命，对吧？我好像明白了……哦，谢谢。你们这里的人行道都这么危险。但你好像躲过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

伯莎：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苏格拉底：哲学。

伯莎：噢，我们大学有哲学家。

苏格拉底：他们在哪里？

伯莎：在哲学系。

苏格拉底：哲学不是什么系或部。

伯莎：嗨，我们有哲学家。

苏格拉底：他们是危险人物吗？

伯莎：当然不是。

苏格拉底：他们一定不是真正的哲学家。这里的人不遵守神的第一戒律，对吧？

伯莎：什么是神的第一戒律？

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

伯莎：哦，那当然。很多人都去看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

苏格拉底：他们是哲学家？

伯莎：他们好像是诊治灵魂的医生。人们找他们消除麻烦。

苏格拉底：他们肯定不是哲学家。哲学家制造麻烦。

伯莎：又说那种话了，苏格拉底。现在，谁也不会因为谈论哲学而被处死。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他们重视哲学？还是因为不重视哲学？

伯莎：我觉得多数人不重视哲学。他们厌烦哲学。

苏格拉底：哎，这儿有一个单词，我不理解。什么是“厌烦”(bored)？

伯莎：这就怪了。你的英语很好。怎么会不认识那个单词？

苏格拉底：英语……没错。不知怎么搞的，我会说你们这些野蛮人的话，但我从未学过这种语言。我并没有忘记我的母语。我遇到一个单词，在我的母语中，人们找不到与它对应的词。也许是在你们这个时代，人们才开始理解你所谓的“厌烦”。是否与你们所崇拜的新神有关呢？

伯莎：神？

苏格拉底：就是所谓的进步(progress)。

伯莎：进步并不是一个神，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既然你们知道它不是神，你们为什么把它奉若神明呢？

伯莎：你认为我们把它奉若神明？和你一样，我们多

数人只相信一个神。

苏格拉底：嗨！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终于知道了我的秘密？再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幽居独处，以便与你们的神、你们自己以及你们的思想进行交流？

伯莎：回过头来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能幽居独处。

苏格拉底：看上去是这样。这是为什么？

伯莎：我觉得，我们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你想，我们让罪大恶极的犯人幽居独处，视之为一种惩罚，而且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一种惩罚。

苏格拉底：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是说幽居独处这份珍贵的礼物？古代圣贤都渴望得到这份礼物，都认为它比黄金还要珍贵。你真的是在说这个吗？

伯莎：恐怕情况还真是如此，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了。但是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称这种现象为“进步”？和这个地方一样，全世界都很丑陋，对吗？

伯莎：小点声，苏格拉底。你在侮辱当地人。这是有道广场，是最好的小区之一。人们宁愿付两倍的房租住在这里，也不愿住在乡下。

苏格拉底：噢，那就是说，你们也有开阔的乡村。

伯莎：有。



苏格拉底： 那里有绿草、有益健康的树木和清新的空气？

伯莎： 是。有很多没有被污染的开阔的原野。

苏格拉底： 但如果你们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你为什么说你们的乡下是“没有被污染的”？你为什么宁愿住在被你称作“被污染的”地方？

伯莎：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厌烦乡村生活。

苏格拉底 [一声叹息]： 又是那个词！这是你们的发明，我觉得，我们不知道这个词。

伯莎： 苏格拉底，在你们雅典，人们不会觉得厌烦吗？

苏格拉底： 我认为，人们不觉得厌烦，否则他们会发明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觉。你知道，我们希腊人很善于发明新词。

伯莎： 你住在城市，而不是乡村，对吧？

苏格拉底： 可是雅典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又一声叹息。] 它应该早没了吧？

伯莎： 不，它的废墟还在，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帕特农神殿最为著名。

苏格拉底： 哦！我真想到那里去看看。从这里到那里有多远？能走着去吗？

伯莎 [发笑]： 不能，苏格拉底，远隔重洋。必须飞。

苏格拉底： 我觉得你弄错我的名字了。我叫苏格拉



底,不叫伊卡洛斯(Icarus)^①。

伯莎[笑得更厉害]: 没弄错,我是说坐飞机,一种会飞的机械装置。一小时能飞一千英里。

苏格拉底: 真像神! [开始考虑。]——又一点不像! 请告诉我,游客为什么要参观古雅典的废墟呢?

伯莎: 嗨,当然是因为它很美。

苏格拉底: 我真不明白。如果你们认为,雅典比麻萨诸塞州的坎普里奇更美,为什么你们把城市建设得不像雅典,却像坎普里奇呢? 是不是有关的知识或技艺失传了?

伯莎: 不是。

苏格拉底: 那是为什么呢?

伯莎: 你不能让时光倒流吧,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完全能让时光倒流。如果钟表走得不准,我们就必须调整时间。你们这个世界的时间好像有问题。

伯莎: 这想法很聪明,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不,这想法并不聪明。这想法简单而认真。有何不可? 这不是一个修辞性问句,而是在请求一种回答。

伯莎: 进步当然是不可逆转的。

苏格拉底: 噢,我忘了刚才的话。你们那个主宰世界的神非常苛刻,也很有嫉妒心。

① 希腊神话人物,以其父制作的蜡翼飞离克里特岛。因无视父亲告诫,飞得太高,蜡翼融化,坠海而亡。



伯莎：进步不是什么神。它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它服务。

苏格拉底：原来如此？进步是否让你们生活得更幸福呢？

伯莎：我……我想我不清楚。

苏格拉底：你认为，它应该让你们过得更幸福吗？

伯莎：我想是。

苏格拉底：请看我们能否通过证据而扩充你的知识，使之由猜测上升为可靠的知识。如果奴隶服侍主人，主人一定希望奴隶会以某种方式让他高兴，对吧？

伯莎：那当然。否则他就不需要奴隶了。

苏格拉底：刚才你说，进步不是你们的主人，而是奴隶，对吗？

伯莎：对。

苏格拉底：你们一定希望，它能使你们生活得更幸福。

伯莎：那当然。

苏格拉底：下一个问题是，它是否达到那一目标。与以前——取得这些进步以前——相比，人们现在是否生活得更好？

伯莎：我不清楚。

苏格拉底：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否让你生活得更好，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

伯莎：我觉得，社会进步确实让我们过得更幸福了。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该如何比较两种不同的文化呢？

苏格拉底：先找线索。有很多线索。举例来说，在你们的文学作品中，不满情绪是不是少了？世界上的政治动乱与革命以及接连不断的变革是不是少了？不满情绪造成的战争少了，战争的规模也小了，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职业、住所或家庭的人少了，对吧？精神病是不是少了？犯罪行为是不是少了？强奸、虐待儿童、弑婴或人工流产是不是少了？个人或社会不像以前那样怕死了？对生命的意义理解得更清楚了？

伯莎[叹息]：不是少了，苏格拉底，而是多了。

苏格拉底：什么多了？

伯莎：所有这些现象都变多了。

苏格拉底[不敢相信]：所有这些现象都变多了？

伯莎：对。

苏格拉底[仍然不敢相信]：每一种现象都多了？

伯莎：对。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起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与我那个时代相比，你这个时代的人生活得更不幸福。

伯莎：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苏格拉底：可你仍然相信社会进步？

伯莎：那当然。

苏格拉底：你的信仰真虔诚！

伯莎：那不是信仰，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噢，那当然不是理性与证据。

伯莎：你把我搞糊涂了。哎，这是神学街 (Divinity Avenue)。神学大楼 (Divinity Hall) 在那儿。

苏格拉底：看上去并不庄严神圣。那是神学院吗？

伯莎：不是，神学院在弗朗西斯大街。

苏格拉底：沿着神学街，能到那儿吗？或许我们还能遇到某些神灵呢？

伯莎：不行，神学街是一条死胡同。

苏格拉底：我本来想告诉你这个。

伯莎：告诉我什么？

苏格拉底：我是说，人变成神 (turn into) 的希望并不大。

伯莎：我现在的唯一希望是走进 (turn into) 一条街道。

苏格拉底：可我觉得，你想变成一个神——你们所崇拜的新神“进步”。看来你已经变成你信的神了，不停地搬家，从不思考。嘿，这儿有一个长凳。违反下你那个神的本性，我们稍事休息如何？我是说，我们能否坐下来，想一想呢？“进步”到所谓“入学登记”之前，我们还是坐下来，把话说完吧。

伯莎：好吧。我很想搞清楚这个关于进步的问题。

苏格拉底：对你有益。我所谓进步，就是这个意思。

伯莎：你刚才说，进步是我们的主人，而不是奴隶。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宇宙的主人。我们已经征服了自然。



这就是进步的含义。无论如何，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苏格拉底：我也许不承认，我们再思考思考？

伯莎：那当然。

苏格拉底：你说你们能够驾驭自然？

伯莎：对。不管怎么说，与过去相比，我们驾驭自然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苏格拉底：给我说说你对接下来这个状况的认识。试想四匹任性的悍马拉着一辆战车。我想你完全可以用你们现在的一个轿车来打同一个比方。假如一个小孩在驾驶马战车。小孩轻轻拉动缰绳，这些马必然服从指令。孩子驾驭着马，马驾驭着车。但是谁驾驭这小孩呢？假如这孩子和这些战马一样盲目而任性。假如他不能驾驭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能说是他指挥着战车？

伯莎：你是说，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苏格拉底：我在问你。你们真的能做自己的主吗？你们是一些很有主见的人吗？

伯莎：不是。我觉得我们经常感情用事。

苏格拉底：你们的社会仿佛那辆战车，它正面临危险。

伯莎：你可能全然不知，苏格拉底。此时此刻，两个敌对的大国拥有一些据称是氢弹的武器，这些武器能够消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而且两个国家缺乏起码的相互信任。

苏格拉底：宙斯在上！一个任性的孩子却拥有一种可怕的武器！多么危险的一种组合！

伯莎：我觉得我们也担心我们的驾驭能力，人们经常谈论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故事，因为他制造了一个横冲直撞的机器人。

苏格拉底：噢，我没看见你们的机器横冲直撞。看来你们控制得相当好。你对你们自己却忧心忡忡——比如说，你们会不会愚蠢到使用那些可怕的武器。

伯莎：我觉得我们不可能那么愚蠢，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你们为什么不干脆销毁那些武器呢？那样一来，双方都会松了一口气，都会生活得更好。

伯莎：也许我们真的那么愚蠢，苏格拉底。你那些话合情合理，可是我们不会那样做。

苏格拉底：即使你们没有愚蠢到使用那些武器，那些武器也似乎并没有让你们过得更好。它们似乎并没有像奴隶那样为你们工作。因此，它们不能很好地证明人类的进步或力量。

伯莎：不管怎么说，这些机器让我们变得更智慧了。与古老的希腊人相比，我们的知识更渊博。

苏格拉底：你是说，唯有知识才能让你们变得智慧？知识等同于智慧，对吗？

伯莎：不对，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我们有了更多的知识。

苏格拉底：知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

伯莎：智慧。

苏格拉底：现代智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伯莎：我们通常说“古代智慧”与“现代知识”，而不说“古代知识”与“现代智慧”。

苏格拉底：那么你承认，古人更有智慧，现代人更有知识。

伯莎：我想是。

苏格拉底：你很清楚，智慧更重要？

伯莎：对。

苏格拉底：那你们为什么用重要的东西来换取不重要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还称此为“进步”呢？

伯莎：哎，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得更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方面是进步了。

苏格拉底：你们对生与死、爱与恨、生命与神等问题的认识，比我们更深刻吗？

伯莎：当然。我们了解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这是你们闻所未闻的。

苏格拉底：你们可以了解它们的很多方面，但是你们对它们有更多的认识吗？

伯莎：我不明白你做出的这种区分。

苏格拉底：以天气预报为例，我认为，你们对明天的预报，比我们更准确。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水手或农夫是天气的终身伴侣，你认为你



比他们更懂天气吗？

伯莎：噢，我明白了。不过，从这个方面看，我是不懂，但是从那个方面看，我就懂了。我们能更好地控制天气。凭借我们的知识，我们能控制自然界的很多力量，这是你们想都不敢想的。例如我们能登上月球……

苏格拉底：真了不起！那里能住人吗？

伯莎：不能，那里没有生命，不能住人。

苏格拉底：那你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伯莎：你啥都要问？

苏格拉底：是的。

伯莎：好，换一个例子吧。我们能与万里之外的人们很快取得联系，比诸神的使者还要快。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苏格拉底：那是一种进步——如果人们取得联系后能谈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

伯莎：我们生产粮食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十倍。

苏格拉底：你们已经消除了饥饿？

伯莎：嗯，没有……我们还能治疗数千种疾病。

苏格拉底：我真不知道竟然有数千种疾病。你们是不是发明了一些新的疾病？

伯莎：我——我真不敢相信你刚才的话，苏格拉底。我一直认为，你是进步分子。

苏格拉底：什么是进步分子？

伯莎：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苏格拉底：何以走在时代前列？你能走得比时间还快，从而进入未来吗？

伯莎：那是指你走在你那个时代其他人的前列。举例来说，你被法庭判处死刑，你在法庭上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在你的“申辩”中，你呼吁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思想的尊严，对吧？

苏格拉底：如果柏拉图如实地描述了我那场演讲，你就会发现，那篇演讲中并没有这些思想。也许你们理解错了。

伯莎：什么？你不承认这些思想？

苏格拉底：我没那么说。我们能否研究一下那些思想？

伯莎：不能，现在不行。没有时间。

苏格拉底：要是在我那个时代，准会有时间。可是你们的生活有了这么大的进步……

伯莎：如果你不相信进步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苏格拉底，那你“相信”什么？

苏格拉底：在接受审判时，我说过，我相信神，尽管我说不出他的名字。

伯莎：神是不变的，对吧？

苏格拉底：不对。我没有把神叫做宙斯或阿波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的雅典同胞所信仰的那些神，都是会变的，像风一样，或者说像你们的那些红绿灯。

伯莎：如果你的神是不变的，那你就生活在一个静止



不动的世界上。那里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苏格拉底：我觉得，事情恰恰相反。

伯莎：什么？

苏格拉底：只有当神不能进步时，我们才能进步。

伯莎：你怎么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你把进步定义为变得更好，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更好”的意思是，“离最好更近了”，是吧？

伯莎：是。

苏格拉底：神是最好的，对吗？

伯莎：对。

苏格拉底：很好。我也这样认为。我的同胞所信奉的那些神，不是最好的。哦，如果进步的意思是变得最好，如果神最好，进步就意味着变得像神那样。

伯莎：结论呢？

苏格拉底：因此，神是进步的目标。

伯莎：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假如神，即进步的目标，总是在变。那就不可能有进步。我们何以接近一个不断远去的目标？赛跑选手奔跑时，如果有人不停地改变终点线的位置，赛跑者怎么会接近终点呢？

伯莎：那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如果神能进步，你就不能进步，因为神是你

的目标。没有一个不变的目标，你就不能判断某种变化是不是进步。你就不会心怀希望。

伯莎：我们当然怀有希望。

苏格拉底：你的希望是什么？

伯莎：一个更好的世界。

苏格拉底：什么是更好的世界？不以最好为标准，你怎么能知道哪个世界更好呢？

伯莎：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苏格拉底：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

伯莎：对，没有明确的目标。目标也许是一种限制。目标的实现会令人生厌。实现目标的过程颇具魅力。“满怀希望的旅行总是比到达目的地更快乐。”

苏格拉底：哦，不对。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的。

伯莎：为什么？

苏格拉底：如果你不希望到达目的地，怎么会有满怀希望的旅行呢？你不会对任何事物怀有希望。

伯莎：我们希望，我们能有更多希望。我们的一位智者说过这样的话，“除了怕，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了。”(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but fear itself.)^①希望也是如此。除了希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希望的事情了。

苏格拉底：你们何以寄希望于希望呢？对希望的希

^① 语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望？希望什么？想必你们不是与某人相爱，而是与爱相爱吧？你们不是对神有信心，而是对信心有信心，对吧？

伯莎：那有什么不对？

苏格拉底：仿佛一个大厅挂满了镜子，镜子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反映出来。犹如那喀索斯(Narcissus)^①只欣赏自己的影子。

伯莎：苏格拉底，你真让我失望。我以为你能跟上时代。

苏格拉底：跟上时代？

伯莎：现在是1987年。

苏格拉底：我已经到这里了。我完全能跟上时代。

伯莎：但是你不相信现在是1987年。

苏格拉底：当然不相信。谁会相信一个数字？

伯莎：我是说，你不相信人类在进步。

苏格拉底：我一直在和你说这个观点，但收效甚微。是的，我不相信人类在进步。我的同胞还相信一些新式的、正在流行的神灵，但我不信，就是因为这个，我被判处死刑。请你告诉我，现在人们还信不信宙斯？

伯莎：不信了。没有人信了。

苏格拉底：哦，这下你该明白了吧？我那个时代最流

^①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眷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抑郁而死，化为水仙。

行的观念，很快就过时了。我敢说，这种现象，同样会出现在你们这个时代，这个新出现的进步之神也不例外。

伯莎：哎，你瞧。我们到神学院了。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在那儿排队。听我说，我必须到两层去注册。你不会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惹麻烦吧？我觉得你会惹麻烦。给你报纸。边排队边看报，行不行？它会告诉你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苏格拉底：《纽压时报》(*New Yuck Times*)^①？

伯莎：没错，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报纸。

苏格拉底：我对永恒的事物感兴趣。我看，你们没有这样的刊物，对吧？

伯莎：我们神学院也要与时俱进。

苏格拉底：我的想法可能有些过分，可是我真的希望，“神学院”应该探求永恒的事物。难道你们那些神都不是永恒的？

伯莎：这是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苏格拉底[喜形于色]：真的！如此说来，这里也许是我该来的地方。

① 影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Yurk 有“厌恶、讨厌”之意。

第 3 章

耶稣是基要主义者吗？

伯莎·布罗德曼看见苏格拉底在有道神学院入学登记处转来转去。苏格拉底看上去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伯莎穿过人群，走到他跟前。

伯莎：你登记完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认为登记完了。那张粉红色表上有我要学的课程，所以我说，安排我来这里的那个人，肯定为我选好了课程。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许只有神，才能以这种方式，让人跨越时间，因此不管这个人是谁，我最好还是听他指挥。我来到这里，或许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是为了弄清我是谁。也可能是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问题似乎盘根错节，很难分开。

伯莎：先看看你选了哪些课吧，苏格拉底。嗯。科学

与宗教，比较宗教学，去神化基本原理……哦，太好了！我们有几门相同的课程。

苏格拉底：“去神化”是什么意思？

伯莎：那是摆脱基要主义的一种方法。“去神化原理”的意思是，去掉基要主义的神圣光环。

苏格拉底：什么是基要主义？

伯莎：大致说来，基要主义就是思想狭隘，用传统而僵化的范畴来理解世界万物。

苏格拉底：那你们这些会思考的机器——电脑，是基要主义者喽？

伯莎：噢。看来我应该缩小我的定义。

苏格拉底：那样的话，那种狭隘思维会不会把你变成一个基要主义者呢？

伯莎：我真不知道，是否应该严肃对待你的问题。你说得不对，基要主义不是指任何形式的狭隘思想。那是一个宗教术语。基要主义者用一些狭隘的宗教范畴来理解世界万物。

苏格拉底：那些范畴究竟是什么？

伯莎：简单地说，有人得救，有人受咒诅下地狱。据说，如果不像他们那样重生，人就要下地狱。

苏格拉底：我觉得，这种思想——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让你很反感。

伯莎：那当然。基督徒怎么能有这样的思想。

苏格拉底：什么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吧？

伯莎：我在这里从事宗教研究。

苏格拉底：那不是我的问题。

伯莎：我甚至可能想要被按立为牧师。

苏格拉底：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伯莎：哦。哎，我就是无法理解，不重生，人就要下地狱。

苏格拉底：我觉得，你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来，换一个问题吧。我想，你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一定有你的理由，对吧？

伯莎：当然。

苏格拉底：对吗？

伯莎：你什么意思？噢，我懂了。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相信基要主义。嗨，因为它非常狭隘(it's damned narrow)^①。

苏格拉底：我以为，你刚才的意思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得救，他们的路很窄。因此不是“某些人下地狱”(damned narrow)，而是“只有某些人能得救”(saved narrow)，对吧？

伯莎：什么？

苏格拉底：请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认为基要主义是错的？

伯莎：哦，是这样的。如果基要主义是对的，多数人就

① 伯莎用 damned 一词加强语气，而该词也有咒诅、下地狱之意。

要下地狱，只有少数被拣选的精英，才能进天堂。

苏格拉底：噢。你如何知道这些？

伯莎：嗨，逻辑推理呗。你还是不理解？

苏格拉底：要是想一想，也许我能理解。我们一起探讨吧。你是从哪些前提得出这个结论的？

伯莎：那太容易了，苏格拉底。只有重生，才能得救；只有少数人能重生，如此说来，只有少数人能得救。你没学过逻辑吗？

苏格拉底：学过？是我发明的逻辑。

伯莎：哦，对不起。我忘了。

苏格拉底：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就看看你那个推理吧。那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如果可能，我就想瞧瞧这个无可挑剔的推理。用你们的话说，这个推理使用的是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你否认基要主义的大前提——只有重生者，才能得救，因为从逻辑上说，该前提已经包含了那个荒谬的结论——只有少数人能够得救。是这样吗？

伯莎：没错。

苏格拉底：那我就要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结论是荒谬的？

伯莎：你不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我怎样认为，而是你怎样认为。对于你们所谓基要主义这个怪物，我一无所知，而你是知道的。你是在教我，记得吗？请你一如既往，继续



教我吧。

伯莎：你想知道什么？

苏格拉底：我已经问过两次，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怎么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得救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伯莎：我就是不相信那种说法，如此而已。那是谬论。

苏格拉底：你这种观点没有任何理由，对吗？

伯莎：我必须为自己的全部思想提供理由？

苏格拉底：如果你认为，未经省思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你就必须真这么认为。必须常做准备，为自己的信仰提供缘由。

伯莎：哈哈！终于见到你的庐山真面了，“苏格拉底”。那句名言从何而来？

苏格拉底：你是说“未经省思的人生”那句？哎，那是我说的。几千年以前的事了。出自我的告别演说《申辩篇》。我知道，人们还在读这篇讲话，那边的书架上有这本书。“见到我的庐山真面”是什么意思？

伯莎：我本来是指另外一句话，就是提供缘由那句——出自圣经^①。你什么时候读的圣经？

苏格拉底：我没读过圣经。那句话也没有引述别人。那是我说的，我认为那样说是对的。

^① 参《彼得前书》3：15。

伯莎：你是说，你和圣保罗的观点完全相同？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圣保罗是谁，但是如果同样的真理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人们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呢？

伯莎：我敢说，你和他一样聪明。哎，你要是登记完了，我们就该回家了。课上见。

苏格拉底：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不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刚开了个头。仿佛只唱了半首歌。如果你不感兴趣，那么为了我，你能不能把另外半首歌唱完呢？我还不知道，基要主义这个可怕的怪兽究竟为何物。

伯莎：哦，好吧。我们说到哪儿了？

苏格拉底：你刚才说，基要主义必然错误，因为它主张只有重生者才能得救，只有少数人能够重生。因此，如果基要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少数人能够得救。你认为这个结论很荒谬，你却没有任何理由。既然你不愿意说明个中缘由，我将另辟蹊径，进入被这种观点封闭着的思想之堂奥。小前提也许是一条出路。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你如何知道只有少数人是重生的——不管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伯莎：民意测验总是如是说。

苏格拉底：重生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之内还是之外？

伯莎：在我们之内。在我们的心灵或灵魂之中。

苏格拉底：民意测验能测量人的心灵或灵魂吗？

伯莎：不能。

苏格拉底：既然如此，民意测验何以得知究竟多少人能够重生？

伯莎：我觉得，这是它们测不出来的。可我还是不能接受基要主义的那种狭隘思想。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以为他们是谁，有权决定谁能进天堂？

苏格拉底：不管怎么说，这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吧？——何以进天堂？何以永享幸福？

伯莎：对呀……

苏格拉底：也许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答案。

伯莎：你这种说法很像他们的观点。

苏格拉底：如果他们——提出问题的那些人——持这种看法，看来他们很理智，没有提出问题的那些人反而是愚蠢的、狭隘的。

伯莎：不对，我们一起思考吧。我心胸宽广^①，愿意思考任何问题。

苏格拉底：很好。我们应该如何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你去过天堂吗？

伯莎：当然没有。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天堂还不在于你的经验之中。

伯莎：对。

① 参见第1章的脚注1。



苏格拉底： 我们想发现某物的真理，可是该物不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我们如何是好？

伯莎： 我不明白你的用意。

苏格拉底： 要想知道富人的情感，我们该从何入手？

伯莎： 当然是要请教富人了。

苏格拉底： 不是请教你这里的同学？

伯莎： 不是。

苏格拉底： 要想知道好诗是如何写成的，我们该从何入手？

伯莎： 我们应该请教著名诗人。

苏格拉底： 不是请教我胳膊底下的《纽压时报》？

伯莎： 不是。那不是诗。

苏格拉底： 要想弄清去埃及的线路，我们该问谁？

伯莎： 问埃及人。

苏格拉底： 不搞民意测验？

伯莎： 不搞，否则就是犯傻。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苏格拉底： 我在寻找一个原则。你明白吗？

伯莎： 我觉得你是想说，要想把握我们经验之外的事物的真理，我们就要向专家求教，专家对该事物有经验知识。

苏格拉底： 完全正确。很好，那么要想知道何以进天堂，你能否请教某位高人呢？

伯莎： 我不知道。



苏格拉底：真令人遗憾。你刚才说，你在这里学什么专业？

伯莎：基督教。

苏格拉底：那究竟是什么？

伯莎：基督教是我们的宗教。

苏格拉底：为什么叫“基督教”？

伯莎：因为是耶稣创立的，耶稣也被称为“基督”。

苏格拉底：这个耶稣——你认为他是基要主义者吗？

伯莎：当然不是！

苏格拉底：他能告诉你们何以进天堂吗？

伯莎：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一定非他莫属。

苏格拉底：他比民意测验、《纽压时报》或者你那些同学更可靠？

伯莎：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当人们对这件事情意见分歧时，耶稣更值得信赖吧？

伯莎：嗯，当然……

苏格拉底：请问耶稣将如何回答我们那个何以进天堂的问题？

伯莎：嗯，这个问题聚讼纷纭。有很多神学流派、宗派与教会，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这与解释方法有关。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开拓视野，兼容并蓄。自由解释，这就是我的立场。耶稣的用意绝非显而易见。我们必须以各自的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方式解释那些教诲。

苏格拉底：噢。如此说来，这个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即来自人民，教导普通人民并为普通人民代言的人，是吗？

伯莎：不，他是那样的人。确实是。

苏格拉底：这么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导师？

伯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导师啊。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好导师善于和人们交流思想，对吧？他的话通俗易懂，是吧？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这个耶稣显然不是一个好老师，他所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天堂，但是他那些信徒对此莫衷一是。

伯莎：我说过了，那只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

苏格拉底：毫无疑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说过什么？解释某句话以前，我们必须知道这句话。请问他是不是说，条条大路通天堂，或者唯有一条大路通天堂？他说他指出的那条道路是多中之一，还是独一无二？

伯莎：哦，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
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①我觉得，他可能是说……

^① 《约翰福音》14：6。

苏格拉底：在研究他可能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能否先来看一下他说的是什么？

伯莎：如果不弄明白这句话，又有何用？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释这些话，又何必鹦鹉学舌呢？基要主义者就是如此。

苏格拉底：请问，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圣经？

伯莎：嗯，是的。基要主义者不讲科学，怀疑科学，特别是当人们把科学用于圣经时。嗨，你应该听听他们对高等批判^①的恶毒攻击……

苏格拉底：还是一次讨论一个问题吧。我们还没谈到低等批判呢，我们只是在收集资料。我们能看看这些资料吗？这个耶稣是否说过，通往天堂的路平坦而宽广，很多人都能找到这条路？

伯莎：实际上，他的看法恰好相反。那并不是说……

苏格拉底：对不起，我又要打断你了，可是做出解释以前，我们能否先收集资料呢？也许你会说出某种真理，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真理，但是真理也有自己的结构和规范，对吧？我们应该先看需要解释的事物，再看解释，是吧？

^① 原文 higher criticism，相对于“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对圣经做文本研究。18世纪末，高等批判出现于德国神学界，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费尔巴哈等。他们用考古学、文学批评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各章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意义。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哦，耶稣是否讲过基要主义者所说的这个问题，即重生？

伯莎：讲过。

苏格拉底：对于进天堂的问题，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伯莎：嗯，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①

苏格拉底：我觉得我明白了。这里的“见”是不是指“进入”？

伯莎：我觉得是。

苏格拉底：“天国”（the Kingdom of God）与天堂（heaven）是否同义？

伯莎：我觉得是。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耶稣与基要主义者的观点看来是一致的。你显然不能接受其中的任何一方。你有什么看法？

伯莎：我认为，诚实的人都会为上帝所接受。我的上帝不是法官，不搞歧视。

苏格拉底：耶稣是法官吗？他所信仰的上帝是法官吗？从耶稣的教义来看，上帝是不是区分被拯救者与被咒诅者？

伯莎：嗯，耶稣确实讲过几个关于最后审判的故事，可

^① 《约翰福音》3：3。

是……耶稣不可能是基要主义者。这一点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那看来是你的大前提，不容置疑。那好，我们来把所有的问题简要地概括一下。我们好像有三个命题，其中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第一个命题，耶稣不是基要主义者。第二个命题，耶稣认为，要想进天堂，你就必须重生。第三个命题，基要主义认为，要想进天堂，你就必须重生。你是否认识到，三个命题必然包含一个错误命题？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好，哪个不对？走出这个三难困境的道路有三条：你那是一条路，基要主义似乎是另一条路，我这是第三条路。

伯莎：三条路具体是指什么？

苏格拉底：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选择的道路是这样的。你首先假设，耶稣不可能是基要主义者……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然后你又说，基要主义认为，要想进天堂，你就必须重生。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你的结论一定是否认耶稣教导这种教义。

伯莎：你说得对。我确实怀疑第四福音书的真实性。

苏格拉底：现在我不讨论那个问题。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基要主义是我们走出那个三难困境的第二条道路。它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首先假设，耶稣确实认为，要想进天堂，你就必须重生；其次它又认为，这种教义是基要主义。因此它得出如下结论：耶稣是基要主义者。

伯莎：完全正确。你那条道路是什么？

苏格拉底：你和圣经是我的思想源泉，我没有理由反对任何一方，因为我不敢说，我比你或圣经知道得更多。你认为耶稣不是基要主义者，我接受你的观点，把它作为我的第一个前提；圣经说，耶稣主张“重生论”，我也接受这种观点，把它作为我的第二个前提，于是我得出如下结论：“重生论”不同于基要主义。我们本来打算给这个术语下定义，看来我们没有达到目的。

伯莎：噢。

苏格拉底：你能重新开始，为我定义这个术语吗？

伯莎：不能。

苏格拉底：为什么？

伯莎：我不想没病找病，可是我觉得，病就要来了。我要回家吃一些止痛片。你搞得我头晕脑胀的。

苏格拉底：哎，老一套又来了。爱再次令我失望。

伯莎[精神起来]：爱？

苏格拉底：爱智慧。哲学。^①以后你应该学点哲学。

① 哲学(philosophy)一词中的 *philo* 在希腊语中是“爱”，而 *sophy* 来自 *sophia*，意思是“智慧”。因此，“哲学”的字面意思为“爱智慧”。



它一定比止痛片更有效。要有面对失望的心理准备，我觉得你还没有这样的准备。心爱的事物往往很难理解。上帝也是如此，我一直这样认为。我希望能在这儿知道更多你们对这个神秘上帝的追求。

伯莎：我怎么觉得你是在侮辱我。

苏格拉底：我是想帮你和帮我。

伯莎：噢，但是你没有帮我。以前，我思想清晰，你来了以后，我就开始糊涂了。你没有让我进步，反而让我退步了。

苏格拉底：哦，但退步也可以是一种进步。

伯莎：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一旦我们走错了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人生在世，我们的身体常常会走到错路上，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是这样吗？

伯莎：当你陷入泥潭时，应该在什么地方回头呢？

苏格拉底：如果我可以提建议的话，去请教你那个专家，岂不是个好主意？

伯莎：你是说耶稣？

苏格拉底：是的。如果他真是专家，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他。与民意测验、《纽压时报》或你那些同学相比，或许他指出的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是正确的。你知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至少这样考虑考虑还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如果你真的思想开明——如你之前所说，你一定会这

样考虑,对吧?

伯莎: 以后再说吧,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那我只好随你了,伯莎。不过我希望,在我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能完成这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这对我有益;在你离开这里以前,我们能完成这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这对你有益。

伯莎: 离开这里?

苏格拉底: 死后我们何去何从,我不得而知。我以为自己知道死后的去处,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了。我希望这种错误或更大的错误,没有落到你的头上。在我们冒险走上一条陌生的路之前,看看地图似乎是一种谨慎的做法;如果你说的这位耶稣声称他有地图,我非常想领略一番。你能给我讲讲这方面的事情吗?

伯莎: 明天也许有时间,苏格拉底。

第 4 章

令人愉快的忏悔

有道神学院，在一个教室的外面，苏格拉底碰见伯莎·布罗德曼。

伯莎：喂，苏格拉底，我们又见面了，这是你在有道神学院的第一节课，准备好了吗。兴奋吗？

苏格拉底：你是说学习？是的，我很兴奋，向来如此。仿佛饿汉看见食物。

伯莎：假如真的是苏格拉底，你就绝不会是饿汉。你可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哦。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饿汉。你要是了解我的话，你一定知道那个让我声名远扬的神谕。还记得吗？

伯莎：当然记得。那个神谕说，你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只有你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不对，不完全是那样……

伯莎：柏拉图的《申辩篇》就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不对，不是那么说的。我读过那篇对话。它确实有些做作，但还是比你们的理解更准确。

伯莎：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并非从神谕那里得知我没有什么知识。那是我的朋友凯勒丰(Chairephon)告诉我的。他追问神谕和我的关系，我才得知我没有什么知识。我认为那是神对我的考验，看我是不是信任他以及我那些朋友——这是我的猜测。其次，神谕并没有说，我比其他人更有智慧，它只是说谁也不如我有智慧。我对它的解释是，只要吸取我总结出来的那个教训，即我没有什么智慧，任何人都能获得我这样的智慧。再次，神谕没有告诉我们“原因”或理由，它是一个难解之谜，让我去寻找谜底。没有智慧的人怎么可能是最有智慧的人？于是我用毕生精力来寻找有智慧的人，终于建立了所谓的苏格拉底方法。作为一个难解之谜，神谕本身就是很好的苏格拉底方法：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我不得不去寻找答案。因此神谕，或创造了神谕的神，才是你所谓哲学的真正始祖；因为是哲学家，我被作为无神论者而被判处死刑。最后，我找到的答案是，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而不是没有知识。我们都有一些知识，但智慧来源于神。唯神有智慧，他把探求智慧之术，即哲学，赐予人类。



伯莎：哇！你真是口若悬河，苏格拉底。你是说我犯了四个错误！哎，说到“口”，我想在上课之前买些甜点。嗨，我要给你介绍一样东西，我敢说，你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你看，我把钱放进这台机器，甜点就会出来！

苏格拉底：花钱就能买到甜的形式（the Form of Sweetness）^①？

伯莎：你懂我的意思。来，尝尝。

苏格拉底〔品尝甜点〕：真好吃。也许我应该相信社会进步。我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伯莎：只有一个问题：它们很容易使人发胖。我们两个都需要减肥。

苏格拉底：为什么？

伯莎：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太胖了。

苏格拉底：针对什么而言太胖了？

伯莎：我觉得我们太胖了，不好看。

苏格拉底：在我那个时代，人们往往以胖为美，人们羡慕胖人，因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让人发福的食品。真是一个时代，一种潮流！

伯莎：那也是一种进步，苏格拉底，不单单是潮流的变化。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肥胖常常导致过早死亡，心脏病造成的过早死亡尤其突出。太胖不利于你的健康。

^① Form，柏拉图哲学的主要术语，与“理念”同义，指事物的本质。

苏格拉底：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你们确实进步了。与潮流不同，健康标准是不变的，你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进步了。如果甜食让人发胖，我们就不该吃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培养节制、适度或自律的美德……众所周知，你们的语言中，没有与 *sophrosyne*^① 相对应的词。

伯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这会儿就不要提那些美德了，尽管我们知道这不应该。快点儿，马上就上课了。

苏格拉底：但事实上，此时此地，我的课已经开始了。我觉得，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比这诱人的甜点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品尝，它就可能成为灵魂的食粮。你提到的一些东西，是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不可能的。我很想弄清楚这件不可能的事情，看看它究竟能否被证明为可能。

伯莎：但我们就得旷课了。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和其他同学一起走进那间小教室，听老师讲课，我们就会真的旷课——旷了我们已经开始的这节课。你们不是有这样一句谚语——一鸟在手，胜于二鸟在林？

伯莎：是的，我怎么觉得，你讲得比纽安斯(Nuance)教授^②更有趣。那好吧，你想了解什么？

① *sophrosyne*，意思是适度，中庸。

② Nuance，意指注重细枝末节。

苏格拉底：我一直认为并教导，所有的恶都起源于无知。明知何为善何为恶，却故意做恶而不行善——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刚才你说，你知道这甜点对你不好，还是要吃。看来你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伯莎：难道你不相信罪恶存在，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当然相信罪恶存在。如果这个词没有意义，它就不可能存在。

伯莎：那么你如何解释罪恶呢？我们为什么会做恶？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认为恶真的能让我们受益，我们就会做恶。

伯莎：和那甜点一样？

苏格拉底：是的。你喜欢甜点，因为那是甜的，甜是有益的，或者说甜似乎是有益的，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是与似乎是不同，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我们用来区分是与似乎是的那种能力叫什么？

伯莎：知识，辨别力。

苏格拉底：由于缺乏认识，你只关心“似乎是什么”，却不关心“是什么”，所以你决定做那件不好的事情，尽管它对你的健康有害无益。

伯莎：不对。我完全清楚甜点对我不好，但无论如何

我还是选择吃它。

苏格拉底：看来如此。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吧。你为什么要做你明知那样做对你不好的事情？

伯莎：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当然知道。你一点不像神。

伯莎：所以说我不是完人。

苏格拉底：这就是你对做恶的解释？不完美等同于恶？

伯莎：是的，这是我的看法。

苏格拉底：我们来检验一下你这种思想。以这个花盆里的小树苗为例。你是否觉得，它不够完美？

伯莎：是的。既小又干瘪。

苏格拉底：你觉得这是一种恶吗？

伯莎：不是，它会长得很大。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不完美不等于恶。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无知与不完美都不能解释恶，那我们究竟是缺少哪种因素？什么东西能够解释恶？什么东西存在了，恶才能存在？恶的原因是什么？

伯莎：这可是一大难题，苏格拉底。我可回答不了。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已经回答了这一难题。

伯莎：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你刚才说，“我不知道”。那就是万恶之源。

无知即恶。

伯莎：我确实知道甜点对我不好。

苏格拉底：那你为什么还要吃呢？

伯莎：我告诉你了。那是甜的。

苏格拉底：甜是一种好东西，而非坏东西。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你吃甜点，因为那显然是一种好东西。

伯莎：我也知道，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坏东西。我有知识。我了解现代医学。

苏格拉底：这真是一大难题。

伯莎：我还知道，上帝不希望我那样做，可我还是做了。这很可能是一种罪。

苏格拉底：我们正在用一种神秘的事物，来解释另外一种神秘的事物。罪是个生词——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词。

伯莎：哦，我也不理解。确切地说，那很可能是一种虚构。

苏格拉底：罪是一种虚构？

伯莎：我觉得是。

苏格拉底：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虚构的事物也是有意义的。

伯莎：其含义是故意违背上帝的意愿。

苏格拉底：你信仰上帝吗？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伯莎：算是信仰吧。

苏格拉底：你是否认为，这位上帝希望你珍惜自己的身体？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吃那些容易使人发胖的食物，就违背了上帝对你的希望，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那么这就是一种罪。因此罪不是一种虚构。它的确存在。刚才我们还看见它。

伯莎：但刚才那个只是个小罪。

苏格拉底：这棵树苗尽管很小，却是一棵树，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所以小的罪仍然是一种罪，而非其他。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刚才你说，原罪是一种虚构。

伯莎：我是想说，上帝是仁慈的。我相信，上帝会接受我这样的人。这就是我心中坦然的原因。

苏格拉底：你是说，他不想让你变得更好、更有智慧？

伯莎：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苏格拉底：那你想说什么？

伯莎：我想说，上帝爱所有的人。

苏格拉底：可是这何以得出原罪是一种虚构这样的结论呢？



伯莎：爱意味着宽恕。

苏格拉底：噢，如果我说“我原谅你”，那就意味着，我将原谅你所做的某件事情，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那么原谅意味着，原罪是一种现实，而非虚构。

伯莎：我以为你不相信原罪的存在。

苏格拉底：我说过，我认为我并不懂这个词的含义。我怎么能怀疑我并不认识的事物呢？也许我对你所信仰的上帝，有更深入的理解，如果这样，那么我对你所怀疑的原罪，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你觉得这是否可能？我们能否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

伯莎：能。

苏格拉底：很好，你认为，你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他宽恕罪孽？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罪孽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愿？就是不顺服？

伯莎：是的。你理解了原罪的含义。

苏格拉底：还没有，我只是理解了这个概念，我觉得我还是不理解实实在在的原罪。

伯莎：我也不理解。我确实不明白，这么多基督徒竟

然相信上帝的惩罚、地狱以及末日审判。你运气好，上了有道神学院；你知道，要是去了鲍比乔圣经学校（Bobby Jo Bible school）^①，人们还在教那些东西。

苏格拉底：为什么？

伯莎：哎，因为那是一种可怕而讨厌的思想，这就是原因。

苏格拉底：这种思想对吗？

伯莎：什么？

苏格拉底：我刚才说，这种思想对不对？你为什么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伯莎：这儿的人很少提这么简单的问题，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也许鲍比乔圣经学校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许我是作为某种传教士，被派到这里的，我的任务是，教你们提出诸如此类的简单问题。

伯莎：好啦，苏格拉底。我该回答你那个简单问题了。那种思想不对。

苏格拉底：谢谢。你怎么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伯莎：因为我相信，上帝是仁慈的，他宽恕人们的过错。

苏格拉底：所以他不主持公道，不惩罚罪犯？

伯莎：对。我是说不对。嗯，我不明白这个所以的含

^① 暗指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 Bob Jones University，是一所特别保守的基督教大学，持基要派信仰立场。



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从逻辑上说，上帝的仁慈并不意味着他不主持公道。

苏格拉底：然后你就会说……

伯莎：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进行讨论，我就可以和自己对话，不必和你对话了。

苏格拉底：这恰恰是我应该发挥的作用：使自己变得无足轻重。

伯莎：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我只知道上帝是仁慈的，就是这些。

苏格拉底：我们再试试另一种方法吧。你怎么知道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这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也是基督的核心思想。

苏格拉底：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基督的？

伯莎：读圣经。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你相信圣经。

伯莎：呃，其实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苏格拉底：和原罪一样。

伯莎：是的。不过和你们的神话一样，圣经讲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故事。

苏格拉底：圣经告诉你们耶稣说了些什么，是吗？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耶稣说上帝是仁慈的，是宽恕人的？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你为什么不为那也只是神话？

伯莎：噢！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只是相信它，如此而已。我同意那个观点。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当圣经与你的观点一致时，你就同意圣经的观点；否则你就反对它。

伯莎：我不是不同意圣经的观点。我只是认为，有些内容是虚构的。

苏格拉底：你是指你不同意的那些内容。

伯莎：你把我说得缺乏正直。我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解释圣经。

苏格拉底：你应该根据别人而非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某本书或某些话，对吧？你在解释别人的观点时，你想知道他们相信什么，对吧？然后你才能说，你是否相信这种观点。如果你不知道这种观点究竟是什么，别人相信什么，你怎么能知道，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伯莎：你是说，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解释某本书？

苏格拉底：当然不能！那会把解释与我们的观点混为一谈。

伯莎：嗯……

苏格拉底：进一步说，如果你根据自己的观点解释圣经，那么圣经对你还有何用？

伯莎：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如果圣经符合你的思想，它就是多余的；如



果它不符合你的思想，它就是错的。你为什么要读一本要么多余、要么错误的书呢？确切地说，你为什么要读书或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它们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错误的。

伯莎：那很可笑。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的观点。

伯莎：我是说，如果你认为我就是如此，那真是太可笑了。

苏格拉底：如果你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别人说过的话，你就可能犯这种错误。

伯莎：我还是不明白。我的观点很简单：上帝是仁慈的。

苏格拉底：你为什么相信这一点？

伯莎：要是再提圣经的话，我们就要又回到那个无休止的圈里了。

苏格拉底：好，还有其他原因吗？你认为撇开圣经或耶稣，单靠理性就能证明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嗯。人们提出很多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

苏格拉底：有没有哪个论证能够证明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我们来看看。有宇宙论证，以自然为出发点进行推论。但是自然并不仁慈，因此这些论证不能证明上帝是仁慈的。它们只是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他是自然的设计者，也是其产生的原因。有历史论证——我觉得和自然一样，历史也不仁慈。还有以罪恶与惩罚为出发点的论证。

哦,你如何看待道德论证,这种论证以人的良知为出发点?它能证明更多东西。它能证明上帝是善良的。

苏格拉底: 但是和自然一样,良知也是冷酷无情的,对吧?良知能否证明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 我认为不能。

苏格拉底: 你们是否有某种论证,能够证明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 没有。

苏格拉底: 因此只有通过耶稣或圣经,你才知道上帝是仁慈的。

伯莎: 是的。

苏格拉底: 那么,这两个渠道是否谈到上帝的惩罚、正义、审判以及地狱呢?

伯莎: 是的。

苏格拉底: 圣经讨论过这三件大事?

伯莎: 是的。

苏格拉底: 耶稣也谈论这三件大事?

伯莎: 嗯,是的,有很多比喻,我把它们解释为……

苏格拉底: 虚构?

伯莎: 是的。

苏格拉底: 耶稣说上帝是仁慈的,也是宽恕人的,你为什么不把这种教诲也解释为一种虚构呢?

伯莎: 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冷酷无情。



苏格拉底：我知道你相信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相信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我可以断定，你以一种权威为基础而相信上帝是仁慈的，但这同一个权威同时还宣称上帝要进行审判。对吧？

伯莎：对，但是……

苏格拉底：但是你承认上帝的仁慈，却不承认上帝的审判，因为你把后者解释为一种虚构。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回头来看，你之所以那样做，原因只有一个：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上帝的审判，就会否定你的信仰。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信念。

伯莎：那是我的信念，如此而已。也许那是非理性的。我们相信某些事物，决定做某些事情，也许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其他原因。你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比如吃那种甜点？

伯莎：对。你认为，无知乃万恶之源，我觉得不对。那是一种理性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理性总是处于支配地位。错了。有时它受欲望和意志摆布。

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只能让我接受这一点。确切地说，我认为今天上午，我就发现两个例证——直到现在，我才相信这些例证。

伯莎：两个例证？

苏格拉底：是的。那就是你的甜点与信仰。你选择这两样东西，不是因为它们对你有好处，也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的，而是因为它们令人愉快。你认为上帝很仁慈，不审判坏人，这种信仰很像一种甜点，对吧？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思想，它认为我们所理解的上帝，只坚持一半儿的正义，他赏善而不罚恶——这不是一种令人愉快、讨人喜欢的思想吗？它对你的吸引力，难道会亚于那甜点？

伯莎：苏格拉底，你真烦人。你先是不让我上课——纽安斯教授的课很好，很有趣。然后你阻止我吃甜点，弄得我很不舒服。现在你又破坏了我平静的心情，还推翻了我的一些信念。苏格拉底，你只带来了烦恼，却夺走了很多东西。

苏格拉底：是的，完全正确。但如果你需要节食而不是大吃大喝，那我就帮了你，对吧？或许你肚子里满是甜点，而你心里尽是一些令人愉快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拿走你身上的脂肪，我就帮了你一个大忙。

伯莎：我记得你曾说过，在你那个时代，人们羡慕胖人。

苏格拉底：伯莎，那个时代的人并不比现在的人更聪明，也许不如现在的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这里。我尚未获得很多智慧。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应该研究你们的智者耶稣了。

伯莎：要是走得快些，我们还能赶上第二堂课。你能在那儿听到他的一些思想。

苏格拉底：就是他向我们保证上帝是仁慈的，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宣扬上帝的正义与审判的，也是他吧？

伯莎：是的，审判人的原罪。

苏格拉底：我很想听听关于原罪的讨论。我觉得，在把罪恶等同于无知的同时，我可能忽视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无知也许不是罪恶之源，相反罪恶才是无知的根源，才是人们故意漠视真理——例如能够解释甜点的作用的医学真理，以及能够说明上帝的审判的圣经真理——的根源。

伯莎：你是说，你不认为上帝是仁慈的？

苏格拉底：我没那样说。我怎么会知道是那样？我不敢说自己了解你们所信仰的上帝。我来这儿的目的是学习，不是教别人。

伯莎：好吧，苏格拉底，我给你讲一件事情，一件我深信不疑的事情。上帝是爱，不是审判。上帝是微小的声音，而不是大地震。

苏格拉底：这会儿我不会问你，何以见得这些。但是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上帝为何不能兼而有之呢？

伯莎：那怎么可能？

苏格拉底：难道爱就没有作她自己的判断吗？难道爱是盲目的？爱就不能既是微小的声音，又是大地震吗？确切地说，难道爱不是一种最强烈的地震吗？

伯莎：你信仰什么样的上帝，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喜欢一个和平的上帝。

苏格拉底：哦，首要问题当然不是你喜欢什么，而是何为真理。

伯莎：问题在于，我选择信仰的是什么样的上帝。

苏格拉底：你是用选择甜点的那种方式选择信仰吗？

伯莎[迷惑不解]：**不，当然不是……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苏格拉底：哎，又是那句口头禅——万能的辩语！

伯莎：我敢说我们已经迟到了。

苏格拉底：但是我们没有忘记上课的主要目的：学习。我起码认识了罪恶与无知的关系，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觉得，或许你也学到一些你以前所不知道的知识——例如信仰与你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有何关系？你起码认识到，以前你认为你已经认识了某些事物，其实不然，是吧？

伯莎：必须承认，我学到了“那些知识”，就是你经常说的第一课。谢谢你给我免费授课。

苏格拉底：噢，那不是免费的。从来不免费。一旦获得新知，我们总要以旧换新——这是一种代价。

伯莎：这该如何理解？

苏格拉底：要想获得真理，我们就必须抛弃无知、偏见和错误。心里多一种新观念，我们就必须摒弃一种旧观念。因此所有的学习既是一种加法，又是一种减法；既是诞生，

又是死亡。你知道，心灵很像一个旅馆，我是它的看门人，而不是房客。我的职责是，协助服务员清理房间，以备客人入住——噢，说到看门人，我又看见了我的朋友弗莱纳根！他又往那儿走了，和以前一样，脚步匆匆。伯莎，你认识那个人吗？

伯莎：哪个人？

苏格拉底：你没看见那个个子很高、头发花白的看门人？刚从你面前走过。

伯莎：没看见，苏格拉底，我觉得你产生幻觉^①了。

苏格拉底：我当然能够看见不同的东西。我又不是瞎子。

伯莎：哎哟！你看几点了。再不走的话，我连第二节课也赶不上了。苏格拉底，明天有史福特(Shift)^②教授的比较宗教学，我还会见到你。你现在去哪儿？

苏格拉底：去上“科学与宗教”。

伯莎：嗯，很好。我的朋友托马斯·凯普迪克^③在那个班上。你应该会遇见他，代我向他问好。你会喜欢他的，苏格拉底。他和你一样，总是有许多问题。再见！明天见！

① 原文 you are seeing things, 一语双关, 既指“产生幻觉”, 又指下一句的“看见不同的东西”。

② Shift 意指变化、变易。

③ 原文 Thomas Keptic, 让人联想到圣经中“怀疑的多马”。Keptic 拼写与 Skeptic(多疑的)接近。

第 5 章

神迹不科学吗？

弗莱特兰德(Flatland)^①教授主讲科学与宗教，第一节课结束了，苏格拉底和托马斯·凯普迪克走出教室。

托马斯：哎，苏格拉底，你喜欢这门课吗？讲得精彩吧？

苏格拉底：是的，确实精彩。

托马斯：那你为什么还显得很失望？

苏格拉底：精彩的讲座常常让我失望——不是因为它们很精彩，而是因为它们是讲座。

托马斯：嗯，我觉得我明白了。你更喜欢问答法，是吧？

^① Flatland 一词取自幻想小说《平国》(Flatland)，里面角色的身体都是几何形状，活在一个二维世界里。这里的弗莱特兰德教授不相信超自然界这一维度。



苏格拉底：是的。许多问题让我寝食难安，本来想问教授几个问题，却没有机会。

托马斯：你为什么一个问题都不提？

苏格拉底：我觉得不应该打断这么精彩的讲座。

托马斯：你是在讽刺别人？

苏格拉底：不是。人类的思想已经有 2386 年的历史，这节课让我认识到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前所未有的一个方面。随着老师飞速跨越几个世纪，真是太棒了。喔，我喜欢他的课，真好，唯一让我遗憾的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至关重要，他却只字未提。

托马斯：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对这 2386 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弗莱特兰德教授讲到了所有的重要事件。

苏格拉底：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我想听的那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事件。我是指“真理”。弄清楚某人所说是真是假，要比弄清楚这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对谁说的，更重要。

托马斯：我敢说，教授一定愿意与你讨论这些问题，苏格拉底。也许会在以后上课的时候讨论。

苏格拉底：但愿如此。

托马斯：听起来你并不抱多大希望。

苏格拉底：说真的，我认为这个希望不可能实现。

托马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这个希望的实现，依赖于两件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教授必须改变教学方法，把讲座变成讨论；其次，大学允许我待在这里，直到出现这种情况。

托马斯：允许？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谁……？

苏格拉底：快看，教授过来了！他可能允许我问他几个问题。没什么不妥吧？

托马斯：当然没有。

苏格拉底：但愿如此。请别人帮助你发现真理，何以不妥？噢，弗莱特兰德教授来了！

弗莱特兰德：你是？

苏格拉底：我很喜欢您的课，您讲了人们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不同看法。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希望，您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

弗莱特兰德：我愿意试一试。你好，托马斯。

托马斯：您好，教授。这是我的朋友苏格拉底。

弗莱特兰德：这衣服真棒！你好，“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您好。

托马斯：苏格拉底，弗莱特兰德教授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回答我的问题最多的一位。我坚信他一定能回答你的问题。

弗莱特兰德：谢谢你的称赞，托马斯，但是现在我真的认为，我的职责是提问，而不是回答。

托马斯：是的，教授。上您的课之前，我很幼稚。我相

信许多东西，包括神迹。

苏格拉底：那正是我的问题，教授——我是说神迹。您的讲座虽然很全面，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比您讲到的那些问题更重要。真的发生过神迹吗？您如何知道它们是否发生过？我们何以发现这个问题的真相？

弗莱特兰德：问题提得很好，苏格拉底。我认为，今天的讲座讨论过这些问题。

苏格拉底：那肯定是我没有完全听懂——我觉得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您只讲了人们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不同认识。

弗莱特兰德：是的，我讲过神迹与超自然的现象。我想说明，近代科学出现以前，人们为什么总是相信神迹；在我们这样的科学时代，这种观念就不复存在了。我认为，这一点简单明了，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唉，您恐怕是遇到一个十足的笨蛋，教授。您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神迹了，然后由此出发推导出从未发生过神迹。我怎么不明白其中的逻辑啊？

弗莱特兰德：我不是那个意思。

苏格拉底：好。我以为我误解了您的观点。

弗莱特兰德：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那个论证必然假设，大多数人不相信的东西，决不可能存在——真是一个奇怪的假设，因为它可能包含这样的意思：只要改变观念，我们就能改变世界，甚

至能改变过去的历史。

弗莱特兰德：改变过去？

苏格拉底：现在人们相信科学，不再相信神迹了，因此过去没有发生过神迹。如果这样推论，你就能改变过去。

托马斯：苏格拉底，这不合理。你让教授的那个证明显得很傻。

苏格拉底：我的用意恰好与此相反——我想把他与那些傻子彻底分开，而不是让他牵连其中。

弗莱特兰德：谢谢你，苏格拉底。你说得对，那不是我的论证。确切地说，那是科学的论证。推翻神迹的，不是观念的转变，而是科学的进步。科学不但与观念打交道，而且与事实打交道。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因此科学已经推翻了神迹？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哪门科学？

弗莱特兰德：呃？

苏格拉底：哪门科学推翻了神迹？究竟是如何推翻的？用了哪些实验、发现或证明？是哪位科学家在什么时间发现的？

弗莱特兰德：哎呀，很好，真是问题成堆。

苏格拉底：是的。还继续吗？

弗莱特兰德：我们当然不能说，“某个”科学发现推翻了神迹……

苏格拉底：你们不能说，某个科学发现推翻了神迹？但是你们认为，科学已经推翻了神迹？

弗莱特兰德：不是指某个科学发现，而是指整个科学态度、科学观念……

苏格拉底：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完观念的转变了。现在我们不是又回到您所批判的那种愚蠢的论证？我以为，科学的对象是具体的事实、证据、实验和发现。

弗莱特兰德：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请您告诉我，哪些科学证明神迹是假的。首先说，哪门科学已经推翻神迹？

弗莱特兰德：科学本身。

苏格拉底：是首字母 S 大写的那个科学^①吗？

弗莱特兰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大写。

苏格拉底：我不想大写。我觉得，这种做法听起来不像科学，倒像宗教。

弗莱特兰德：苏格拉底，你听我解释。以前人们相信神迹，只是因为他们的不懂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既然现在我们懂了，就没有必要再相信神迹了。举例来说，生活在你们那种文化中的人相信，有一个好发怒的神灵，他们称之为宙斯，电闪雷鸣就是他从天上抛下来的，是吧？

苏格拉底：是的，有人这么认为。

① “科学”的英文为 science。

弗莱特兰德：那是因为他们不懂电能。理解了闪电的成因之后，我们就不再相信宙斯了。人类发现细菌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病是魔鬼造成的。以前人们认为，太阳是一个神灵，后来天文学发现，它是一种气体。

苏格拉底：因此人们再也不相信神灵了？

弗莱特兰德：是的，不再相信自然界的那些神灵了。

苏格拉底：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再信神灵了。我不明白，你们的科学是如何推翻这些神灵的。我想不通，人们为什么不能既相信你们的科学，又相信我们的神灵。拿宙斯来说。假如我是宙斯，我完全可以利用电能，抛下那些电闪雷鸣。假如我是魔鬼，我完全可以利用细菌传播疾病。至于太阳……

弗莱特兰德：你真的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当然。为何不呢？

弗莱特兰德：就你而言，这种说法尤其荒唐，人们都认为，你是一个强调理性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何以见得？

弗莱特兰德：很简单，我们不再需要这些神来解释自然了。

苏格拉底：因此这些神是不存在的？我不明白这里的逻辑关系。

弗莱特兰德：你听我说。以阿波罗为例。先民用他代表太阳。现在我们需要这种象征了；我们直接说太阳。

苏格拉底：您敢说，反过来就不对了？您肯定，先民不是仅把太阳看作阿波罗的象征？

弗莱特兰德：但是我们知道何为太阳。太阳不是神灵，而是一种气体，一个火球。

苏格拉底：气体可能是太阳的“构成元素”。太阳究竟“是”什么，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假如”太阳是一个神灵，他的身体就不能是气或者火吗？我们所看到的，也许不是阿波罗，而是他的身体或战车。

弗莱特兰德：我明白了。你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他区分了形式因(formal cause)与物质因(material causes)。

苏格拉底：叫什么都行，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对吧？例如，诗歌由单词组成，但是它们被作成一首诗，那是一首诗，而不是一些散乱的单词，对吧？以您——教授为例，您是由肌肉与骨骼组成，抑或您就是肌肉与骨骼？

弗莱特兰德：你真的认为，太阳是一个被人们称为阿波罗的神灵？真武断！真幼稚！真……形而上！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太阳是不是一个神灵。您显然知道。因此是您武断。也是您形而上，因为您声称，您知道太阳究竟是什么——您说它是一种气体——但我不敢这么说。

弗莱特兰德：我是说，我没有形而上学的知识，但是我有科学知识。科学使神灵变得多余。

苏格拉底：所以他们并不存在？除非你认为，凡是多

余的都不存在，否则您怎么会这样认为？其实，那不仅是您不可能知道的，而且是子虚乌有的。多余的事物有很多，例如恩典、美丽、慷慨或者长长的胡须，或许此刻我的论证也是多余的。

弗莱特兰德：好啦，苏格拉底，科学也许没有否定神灵的存在，但它确实能够很好地解释自然界，不必求助于神灵。你们古人认为，有些现象，如闪电，是超自然的，我们认为，它们纯属自然现象。

苏格拉底：我们并不认为，雷电比暴风雨更难理解。

弗莱特兰德：但是你们相信神迹，对吧？

苏格拉底：是的，很多人相信神迹。

弗莱特兰德：例如……

托马斯：哎，还是讨论我们最关心的神迹吧。人们在争论神迹是否确实发生过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阿波罗，而是耶稣。我们还是讨论童贞女生子、复活以及耶稣用五个饼喂饱了五千人等问题吧。

苏格拉底：好吧。我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像神迹。教授，请问你们的科学何以把这些事情解释为自然现象？

弗莱特兰德：科学还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它还不能“完全”解释人们所谓的神迹，它正在朝这个目标前进。科学还在初级阶段。再过一千年，谁知道它能解释哪些现象？

苏格拉底：我当然不知道。您呢？

弗莱特兰德[这个问题让他感到惊讶]：嗯……我也不

知道，可是将来的科学与现在的科学的关系，肯定类似于现在的科学与过去的科学的关系。

苏格拉底：何以见得？

弗莱特兰德：嗨，全部科学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消除所有的神迹。

苏格拉底：你知道这个过程会继续，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直到最终消灭所有的神迹。

弗莱特兰德：哦，我们当然无法确切地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苏格拉底：我们能把科学推论建立在一种我们不认识的事物之上吗？

弗莱特兰德：不能。

苏格拉底：那么您所信仰的科学的未来——科学终将消灭神迹——本身就不科学，却更像宗教。

弗莱特兰德[发现一种对策，遂喜形于色]：**你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对的，苏格拉底。与宗教信仰徒一样，我确实相信很多事情：我既相信科学，又相信宗教。你感到惊讶吗？我相信真正的神迹。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神迹”的真正含义是“令人惊奇”——让人感到敬畏。世界充满神迹。我们只是没有发现它们；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你无需把童贞女生子当作神迹；每个所谓正常的生育都是神迹。**

苏格拉底：我明白。但您在谈论另外一件事情。您改

变了这个词的含义。

弗莱特兰德：你不喜欢这种做法？

苏格拉底：是的。在地图上认识某些地点，让这些地点保持不变，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有用；同样的道理，了解一个词的含义，用它来指同一事物，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很有用的方法。假如一张地图上的地名与其方位不断变化，您还会使用这张地图吗？

弗莱特兰德：那我们就用神迹的这个定义吧，就是我才提出的那个。

苏格拉底：但是人们通常不这样使用这个词。

弗莱特兰德：那是我的用法。与你谈话的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苏格拉底：好吧，但是我觉得，其他人不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

弗莱特兰德：你说什么？

苏格拉底：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您把这个词的含义掏空了。按照您的定义，任何事物都可能是神迹。如果任何事物都是神迹，那么它们都不是神迹。任何事物都不能与神迹进行比较。神迹成了一切事物的同义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弗莱特兰德：你还不明白，苏格拉底？——每一个新生命都是一个神迹，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神迹，我们的眼睛却昏庸愚昧，熟视无睹。假如每一个新生命都是童贞女之

子,我们就会把非童贞女生子称为神迹。假如河里流的是血,而不是水,我们就会把流水的河称为神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的想法,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甚至同意您的观点。我只是不同意您这种用法。万物都很美妙,但是并非万物都是神迹。

弗莱特兰德: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词汇。语言不是我们的主人,而是奴仆。

苏格拉底:噢,我不这样认为。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希望别人理解我们,我们就必须像他们那样使用语言,对吧?

弗莱特兰德:那当然。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使用神迹一词。在他们看来,这个词不是指自然的神迹,而是指超自然的神迹。

弗莱特兰德:好吧,因为使用你们的语言,我就让你一步。按照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神迹。按照我的理解,任何事物都是神迹。

苏格拉底:所以你不相信,真的发生过神迹。

弗莱特兰德:若神迹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神迹,那么从未发生过神迹。按照我的定义,每时每刻都有神迹出现。这就是我使用这个词的原因。我的观点基本上是肯定的,我认为,真的发生过神迹。为什么不集中讨论这个肯定的观点呢?

苏格拉底:大部分人可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他们可



能不同意你那种否定的观点，即通常意义上的神迹不可能出现。

弗莱特兰德：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您应该把人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还是把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

弗莱特兰德：应该把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

苏格拉底：他们已经知道那种肯定的观点了，却不知道那种否定的观点。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您应该把否定的观点，而不是肯定的观点，告诉他们。

弗莱特兰德：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那种肯定的观点。在我看来，真正理解这种观点的人寥寥无几。

苏格拉底：您认为，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普通的新生命感到惊讶，是吧？

弗莱特兰德：我不这样认为，人们往往不能言行一致。他们嘴上说，我们应该有这样那样的感受，其实不然。

苏格拉底：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地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不了解另外一件事，不知道超自然的神迹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就应该告诉他们。

弗莱特兰德：好吧。我一直认为，你是在捍卫神迹、神灵以及超自然的解释。我之所以大吃一惊，是因为我发现，你在为迷信辩护。



苏格拉底：我是在捍卫探寻的权利。我不敢断言，是否真的出现过神迹。我只是质疑您的断言，即从未发生过神迹。现在仍然质疑。

弗莱特兰德：个中原因，我已经告诉你了。科学的世界观诞生以前，人们很容易相信神迹。一旦我们得知，可以用自然的原因解释世界，用自然解释自然；一旦我们认识到，世界有自己的理性规律；一旦我们不再把世界看作一个不可信的舞台，这舞台受制于随心所欲的、无法预测的神灵的意志，我们就不再相信神迹了。这都是历史事实。

苏格拉底：哦，我觉得，现在我明白了。您认为，神迹从未发生，因为世界有其固有的自然规律，科学能够揭示这些规律。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不对。

弗莱特兰德：你为什么说不对？

苏格拉底：我认为，事实恰好相反。自然规律不是要否定神迹，相反，自然规律是神迹的先决条件。

弗莱特兰德：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如果你相信，世界是独立不依的，遵循固有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外现象或神迹。自然规律的例外现象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假设了自然规律。没有自然规律，就没有超自然的例外现象，也不会有神迹。

弗莱特兰德：如此说来，无神论者与泛神论者都不会相信神迹。

苏格拉底：对——无神论者不相信神迹，因为超自然界并不存在；泛神论者不相信奇迹，因为自然界并不存在。无神论者认为，自然之外，并无上帝；泛神论者认为，上帝之外，并无自然。神迹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上帝侵入自然界。

弗莱特兰德：我懂了。我既不是无神论者，又不是泛神论者，我还是不相信神迹。我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如你所说，这种看法允许而非迫使神迹发生。

苏格拉底：是的。可我还是不理解，您为什么不相信神迹，我知道您相信自然，自然起码允许神迹的发生。

弗莱特兰德：它们与科学相矛盾。

苏格拉底：我正想了解这个问题。它们如何与科学相矛盾？

弗莱特兰德：哎，科学不是告诉我们，童贞女生子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苏格拉底：难道科学不是告诉我们那些总是或者经常发生的事情？

弗莱特兰德：你想说什么？

苏格拉底：科学规律能否告诉你，真的能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哪些事情？

弗莱特兰德：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你的问题。



苏格拉底：您那些科学规律是否类似于数学规律？它们有没有必然性？它们只是描述事物在物质世界中的运动变化，对吗？

弗莱特兰德：对。

苏格拉底：数学中的事物不会发生变化，对吧？明天2加2不再等于4，而是等于5，这可能吗？

弗莱特兰德：不可能。

苏格拉底：但是，发生于物质世界的那些事情就不同了，对吧？明天太阳也许不再照耀大地，也许它会爆炸。您也许会死去。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这些科学规律会有一些例外，也就是说，会有一些神迹。

弗莱特兰德：不可能，神迹是不合逻辑的。

苏格拉底：我认为，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区分——逻辑、数学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的规律。

弗莱特兰德：也许我们都没有理解对方。

苏格拉底：还是换一种方式来说吧。您无法想象逻辑或数学规律会有例外，但是您可以想象自然规律会有例外。

弗莱特兰德：你说什么？请举例说明。

苏格拉底：好。您无法想象，某人在同一时间既穿过、又没有穿过同一堵墙，对吧？

弗莱特兰德：对。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但是您可以想象，某人能够穿墙而过，是吧？

弗莱特兰德：不对。我们不能穿墙而过。

苏格拉底：我们不能穿墙而过，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对吧？我们可以就这个题目写小说。我们都想有穿墙而过的本事。

弗莱特兰德：是的。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正如我们不能让 $2 + 2 = 5$ 。

苏格拉底：我们之所以不能做这件事，不是因为它违反了逻辑或数学规律，而是因为它违反了自然规律。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不能既穿过、又没有穿过同一堵墙，因为这种思想违反了逻辑规律。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既走进、又没有走进一扇开着的门。

弗莱特兰德：噢，我明白了。很好。那又如何？

苏格拉底：神迹与自然规律相矛盾，却不违反逻辑规律。如果某人用五个饼喂饱了五千人，他就不能在同一时间用五十五个饼喂饱五千人。即使神迹也必须遵守逻辑规律。

弗莱特兰德：我还是不明白这种区分有何意义。

苏格拉底：这种区分使神迹成为可能之事。请注意，我并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神迹。但是，如果神迹与逻辑规律相矛盾，如果它们像您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合逻辑的，



我们就能事先知道，决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弗莱特兰德：它们毕竟违反了自然规律。

苏格拉底：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弗莱特兰德：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我们承认，这些科学规律只能说明事物通常是如何运动变化的，对吧？

弗莱特兰德：对。

苏格拉底：神迹应该异乎寻常。

弗莱特兰德：是的，而且还不只如此。黑色的兰花是异乎寻常的，会说话的兰花则是神迹。

苏格拉底：区分得很好。嗯，这么说吧。神迹仿佛工资以外的奖金，我们把它存入我们的银行账户。它只能增加账户余额，而不会减少。神迹好比我们投入金鱼缸的一些额外的鱼食，又像是国王对罪犯的特赦，虽然皇家法院已经判他有罪。加上那些东西并不与法院的法律、金鱼缸里的生命法则以及会计制度相抵触，不过是多了那么一部分。神迹可能与此相似，对吧？——不是从自然规律那里减去某些东西，而是要增加某些东西。

弗莱特兰德：不对，应该是减去某些东西。

苏格拉底：为什么？

弗莱特兰德：因为神迹有损自然的尊严。较之于一个上帝从不干涉的自然界，一个经常需要上帝修修补补、不断改造的自然界，既不光荣，又不健全。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自然界应该独立自主，只有这样，它才是伟大的、光荣的和健全的，是吧？

弗莱特兰德：是的，要成为真正的自然，要有自己的特性。

苏格拉底：丈夫与妻子同房，您认为，这是丈夫对妻子的贬低吗？

弗莱特兰德：当然不是。

苏格拉底：神迹仿佛圣父用自己的生命，让大地母亲受孕，对吧？这何以贬低大地母亲？这不正好实现了母亲的价值？

弗莱特兰德：我认为这个类比不能成立。男人可能理解和喜爱女人，但是超自然主义者不可能真正喜爱和理解自然。只有自然主义者喜爱自然。

苏格拉底：我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我认为，只有超自然主义者才会喜爱和理解自然。

弗莱特兰德：你说什么？理由何在？

苏格拉底：只有学过外语或去过外国的人，才能做比较，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语言和祖国，道理是相同的。只有面对死亡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

弗莱特兰德：你总使用类比。我认为，它们不能成立。

苏格拉底：把这些类比连接在一起的是对比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trast）。只有通过对比，您才能理解某个事物。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吗？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好，如果自然仅仅是指“世界万物”——嗯，世界万物很难说是一个惹人喜爱或激动人心的话题，对吧？那不过是指“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事物”既没有特征，又没有个性。

弗莱特兰德：所有事物都有特征。这是毫无疑问的。

苏格拉底：是的，每一个事物都是有特征的。所有的具体事物，例如所有的石头，都是有特征的，因为还有其他石头。如果没有超自然的话，我们就不能这样谈论自然了。

弗莱特兰德：请注意，我觉得，我们偏离了真正重要的问题。

苏格拉底：我本来想，我们还会回到那些话题。在您看来，神迹与哪些重要问题有关？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神迹有没有真实性。

弗莱特兰德：也许如此，但我认为，神迹并非宗教的核心问题。

苏格拉底：您指哪一种宗教？

弗莱特兰德：所有的宗教。

苏格拉底：包括您所信仰的宗教？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您信仰基督教？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这种宗教也谈论神迹？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但您认为，人们尽可删除这些内容，其他重要问题仍完好无损？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这些神迹包括哪些内容？

弗莱特兰德：嗨，比如道成肉身、赎罪与复活。

苏格拉底：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弗莱特兰德：噢，我明白了。苏格拉底不懂这些词的含义，对吧？好，这是一项很好的练习。这些词的意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化身为一个男人，被处死后，死而复活，拯救我们，使我们摆脱原罪、死亡和地狱。

苏格拉底：您认为这无关紧要？如果这是真的，是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像抛弃没用的衣服一样，简单地抛弃这个信念呢？若抛弃了这些，还有何物？

弗莱特兰德：还有永恒真理。生活方式。爱。

苏格拉底：哦，谁都知道这些。如果您的宗教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要它何用？为什么要做一个基督徒，而不做其他信徒？

弗莱特兰德：史福特教授主讲比较宗教学，你应该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我很想与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您说自己是基督徒。我还是不太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弗莱特兰德：我可能也不明白。我一直在追问……我

觉得你一定支持我这种做法。

苏格拉底：哎，那还用说。但是我很想理解你们的宗教典籍所记载的那些关于神迹的故事。弄清楚这些故事的真伪，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弗莱特兰德：我认为，那很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一些神话。

苏格拉底：你们的科学能证明这一点吗？你们的历史与文献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弗莱特兰德：目前还不能，但是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其他多数宗教的经典著作都是如此。神话与神迹是后来加上去的。举例来说，据说穆罕默德曾骑着仙马登临九霄，这个故事显然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伊斯兰教最早的经典《古兰经》认为，伊斯兰教只相信一个神迹，那就是《古兰经》。佛教徒后来写的一些传记也谈到神迹，这不符合佛的教义，佛说他的弟子都不能创造神迹，因为神迹会促使人相信自然具有独立自主的真实性，而佛认为这是一种假象。

苏格拉底：所以基督教经典著作中的那些神迹也是如此？它们与这部著作中的其他事情相矛盾？

弗莱特兰德：噢，其实不然，二者不矛盾。

苏格拉底：嗯。您还是认为，神迹是后来加上去的。

弗莱特兰德：是的。

苏格拉底：为什么？

弗莱特兰德：苏格拉底，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真诚奉行的信念，来阐述一本书，包括宗教经典。如果你不相信神迹，那么圣经里的那些神迹故事的最佳解释是，把它们当作神话和象征，不要把它们作为骗子的谎言而抛弃。

苏格拉底：这也许是最佳解释，但肯定不是最清楚、最真诚的解释。如果这种解释不够真诚，我就不明白，它何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最佳解释。

弗莱特兰德：你为什么说，这种解释是不清晰、不真诚的？

苏格拉底：我认为，您把信念与解释混为一谈。

弗莱特兰德：不对，我只是说，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信念来解释一本书。

苏格拉底：我却说，那样做绝对不行。

弗莱特兰德：为什么？

苏格拉底：假如您写了一本书，想把您的信念告诉其他人，我读了这本书，并按照我的信念解释里面的思想，我的思想当然不同于您的思想，您会高兴吗？

弗莱特兰德：你是说，假如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还会高兴吗？怎么会不高兴呢？你的思想是完全自由的。

苏格拉底：不对，我是说，按照我的观点来解释你的书。举例来说，假如您写了一本批判神迹的书，但我相信神迹，于是我把您的书看作是为神迹辩护，您会高兴吗？

弗莱特兰德：当然不会。这是误解。

苏格拉底：尽管我的信念是真诚的，您还是不高兴？

弗莱特兰德：噢，我明白了。我们必须根据作者的观点来解释一本书，再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评判这本书。

苏格拉底：完全正确。否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当然不是善意，而是骄傲自大。

弗莱特兰德：所以你认为，我们必须根据字面意义、而不是象征意义，来解释圣经里的那些神迹故事？

苏格拉底：我不敢这样说。我还没有读过那些故事。

弗莱特兰德：你有何高见？

苏格拉底：我想说，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来解释神迹。

弗莱特兰德：我明白了。你还没读过那些故事，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

苏格拉底：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发生过神迹，但是我们能够肯定，能否发生神迹。我们这些讨论可以肯定，神迹是否与自然规律相矛盾，是否与逻辑规律相矛盾；不看证据、不读文献，我们能否肯定神迹是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的答案看来是否定的。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否真的发生过神迹，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步。

弗莱特兰德：我仍然是一个怀疑论者。

苏格拉底：哦，如果怀疑论者的意思是某人不知道问题的答案；进一步说，如果怀疑论者的意思是某人甚至不知道他能否知道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也是怀疑论者。但是如

果怀疑论者的意思是某人认为他确实知道问题的答案，而其实不然；如果怀疑论者的意思是某人认为他**真的**知道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的认识能力，那我就不是怀疑论者。对我来说，这样的怀疑论过于教条化。

弗莱特兰德：你认为，我是这样的怀疑论者？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教授。如果鞋子合脚就穿上，不合脚就扔掉。我不是以教授的身份与教授交流，我只是人类思想的清道夫。

第6章

如何相对地信仰宗教

有道神学院比较宗教学教授史福特上的第一堂课结束了，苏格拉底与伯莎·布罗德曼刚走出教室。苏格拉底一脸无奈。伯莎赶上去，表示关切。

伯莎：苏格拉底，怎么了？为什么没问问题？我想你一定会问个没完。为什么一言不发？我看你了——开始的时候，你兴致勃勃，后来就有些闷闷不乐了。你那些重要问题跑哪儿去了？

苏格拉底：我向你保证，我还有很多问题。我真想抓住机会，减轻一些负担，可惜没有机会。

伯莎：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想？

苏格拉底：因为对我来说，提问就意味着可能找到某种答案或者某个人，这个人也许能发现某种答案。问题不

过是我们对答案的一种明确的期待，除此之外，它还能是什么？

伯莎：史福特教授是比较宗教学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如果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非他莫属。你等的时间太长了，课都下了。

苏格拉底：我不这样看，伯莎。我倒觉得，你能回答我的问题，我的课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

伯莎[感到很惊讶]：要我回答你的问题，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的，伯莎，就是你。你或我们班上的任何同学，都能回答我的问题。

伯莎：我们班上有将近四十个学生！你是说，我们谁都比史福特教授教得好？

苏格拉底：是的，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伯莎：天哪，这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教育本来就是如此——教育一词的原意是引导，引导人们从偏见与幻想的洞穴中走出来。第一个、同时也是最有害的幻想是我们有知识，而实际上我们没有知识。我始终认为，这是教育必须面对的头号敌人。

伯莎：噢，“读书人的无知”是你的名言，这是第一课。你认为，史福特教授没上过这一课？

苏格拉底：我看没有。

伯莎：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要上这一课，我们必须通过一个狭小



的门。要过这道门，我们就必须弯腰。用一句不中听的俏皮话说，弯腰的人必然是驼背。史福特教授不傻，而是很聪明。他能回答很多问题，我觉得，他不好好听别人的问题。

伯莎：我觉得，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你为什么认为，他不用心听别人的提问？

苏格拉底：学生们问了几个问题，你没听他的回答？

伯莎：噢，听了；我认为，他回答得很精彩。

苏格拉底：依我看，是过于精彩了。

伯莎：怎么可能过于精彩呢？

苏格拉底：我一定能给你解释清楚。你是否认为，要想给提问者一种回答，首先你必须听清楚他的问题？

伯莎：那当然。

苏格拉底：不但用耳朵听，还要用心倾听？

伯莎：用心倾听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我是说，你必须理解问题的“关键”，必须理解提问者不确知的东西。

伯莎：我同意你的这些原则。你认为，史福特教授不理解提问者不确知的东西？他坚决反对一切教条、宗派与狭隘观念。

苏格拉底：是的，他确实反对这些东西。他和我的老相识——诡辩家(Sophists)——太相似。他们坚信，确定无疑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伯莎：你认为史福特教授是诡辩家？可他主张思想开



放。这是他讲的每一堂课的主要论点。

苏格拉底：是的，可他在坚持思想开放这一点上却显得思想很封闭，不是吗？要是能以开放的思想对待一切，岂不是更加开放吗？就是既在对待别人的开放思想时自己表现得思想开放，又在对待别人封闭的思想时表现得思想开放；既对那些同意他的人保持开放的思想，也对哪些在教条、确定性以及其他所有问题上不同意他的人保持开放的思想。这样不才是真正的思想开放吗？

伯莎：他能坦诚对待世界上的一切宗教！

苏格拉底：他自己信奉的那种宗教中的某些信徒除外，因为他们不接受他的教条——即没有任何教条。他称这些人为“基要主义者”。你知道，他从来没有驳倒一直被嘲笑的那个家伙。他所做的只是谩骂，谩骂靠的是激情、偏见与狭隘观念，而不是理性。

伯莎：你在说哪个家伙？——哦，你是指杰瑞·弗洛特(Jerry Falout)?^①

苏格拉底：是的。史福特说，我们不应该批评其他宗教，而应该倾听它们的呼声，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明白这个弗洛特的问题，就开始向他发难了。

① Falout的意思是“放射性坠尘、余波、负面影响”。在此影射美国著名基督教基要主义者 Jerry Falwell, 1971年他在弗吉尼亚州创建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

伯莎：嗯，他没有真正做到以身作则，请问谁做到了？
不管怎么说，你不得不接受他那些理论。

苏格拉底：我怎么能接受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

伯莎：什么自相矛盾？

苏格拉底：他的说教是我们应该避免说教。你有没有听到他批评一些人把你们的宗教向别人说教？他说的那些可恶的言论在我看来完全是说教。

伯莎：哦，真遗憾，你不喜欢史福特。

苏格拉底：我没说，我不喜欢他。我只是说，我不怎么相信他能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能回答。

伯莎：因为我的知识比他少得多？

苏格拉底：不对，因为你有更多的知识：你知道，你没有知识。因为你与他不同，你没有把这些问题当作机会，以炫耀自己知识渊博。

伯莎：我不敢相信，你觉得史福特思想封闭。他口碑很好，是这里思想最自由的教授之一。

苏格拉底：你所谓自由(liberal)是什么意思？

伯莎：嗯，它在比较宗教学领域的意思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

苏格拉底：这为他赢得思想开放之美誉？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我还是不明白二者的联系。

伯莎：这很简单，苏格拉底。如果你认为，只有一种宗

教是正确的，你就会认为，与此相背的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你还不明白？

苏格拉底：哦，非常明白了，可我不敢说，史福特教授是否明白。我不理解的是，为何认为某种思想是错的就意味着这人没有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这种思想。除非你首先认真倾听，否则你怎能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某个思想是错误的？聆听某种思想——用心倾听——这不是思想开放的表现吗？

伯莎：是的，可是一旦你认为这种思想是错的，你就不会对它有开放的思想了。你就会决定要抛弃这种思想。

苏格拉底：而且你认为那种思想不好？

伯莎：当然不好。任何封闭的思想都不好。

苏格拉底：人们在进行研究以前和进行研究以后所持有的封闭思想，都不好吗？

伯莎：我认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有开放的思想。

苏格拉底：有开放的思想就是要不断探索？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你要探索的就只是更多的探索，而不是发现，因为你决不想失去开放的心态，而开放的心态意味着探索。然而，如果你的探索不是为了发现，你就不是在进行真正的探索，对吗？你不是在探索任何东西。

伯莎：你把我搞糊涂了。

苏格拉底：换一种说法。你认为开放的心态有何益

处？其目的何在？

伯莎：我想，是为了避免思想封闭。

苏格拉底：这就好比是说，生活的目的是躲避死亡，寒冷的目的是躲避炎热。你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思想开放，而不喜欢思想封闭。

伯莎：我以为你很清楚这里的道理，苏格拉底。我一直认为，你是有史以来思想最开放的人之一。

苏格拉底：如你所说，也许我很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很清楚这个道理。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你认为，思想开放的目的是什么？

伯莎：我觉得，我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敢说，我会同意你的观点，苏格拉底。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好吧，既然你不想回答，那就听我说吧。仅供参考。你必须告诉我，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思想开放是为了学习。

伯莎：说得好，苏格拉底，我当然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请问，学习什么？

伯莎：什么都学。

苏格拉底：学习真理，还是学习错误？真理、错误都要学，还是真理、错误都不学？

伯莎：都要学。什么都学。

苏格拉底：把错误当作错误，还是误把错误当真理？

伯莎：把错误当作错误。

苏格拉底：换言之，要了解错误的真相。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你想认识的唯一事物便是真理：了解真理的真相与错误的真相，而不是真理与错误的假象。是这样吧？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这样我们就对思想开放及其目的有了相同的认识。人们张嘴不是为了服毒，而是为了吃好东西；人们开门不是为了方便盗贼，而是为了迎接贵客。同样的道理，开放的思想是一个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把握世界万物的真理，而不是学习谬误。

伯莎：我没法儿反驳你，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不如说你无法反驳真理。一旦苏格拉底不讲真话，你能够、而且应该反驳我。当我讲真话时，不可反驳的不是说话者，而是他说的那些话。很好，我们对开放的思想有了一致的看法，再来看看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是否一致。何为真理，伯莎？

伯莎：噢，谢谢你，苏格拉底，这是一个又好又简单的问题。

苏格拉底：不客气。

伯莎：和你开个玩笑。

苏格拉底：我可不和你开玩笑。

伯莎：你认为这是一个简单问题？



苏格拉底：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寥寥无几。

伯莎：好，请告诉我，你认为何为真理，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是否同意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很好。真理就是实事求是。如果你对我说说实实在在的东西，你讲的就是真理。再不能简单了吧？

伯莎：那么什么是谬误？

苏格拉底：如果你把并非实事求是的东西反说成是，你说的就是谬误。

伯莎：这不就是撒谎吗？

苏格拉底：撒谎是明知故犯。我也可能对你说假话，但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由于无知。

伯莎：很好，我同意。那又如何？

苏格拉底：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是吧？

伯莎：当然。

苏格拉底：举例来说，只有一个上帝，而不是许多上帝，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如果有人说，有许多上帝，而不是一个上帝，他就说错了，对吧？

伯莎：我认为，这符合逻辑。互相矛盾的两种说法不可能都对。

苏格拉底：宗教与宗教之间确实存在矛盾，是吧？

伯莎：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与你看法不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可是从刚才的例子看，我们的观点是一致

的。一神论与多神论是矛盾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些宗教里面的某一种宗教必然是错误的，对不对？

伯莎：也许如此。当今世界的各大宗教都是一神论。无论如何，它们之间并没有矛盾。

苏格拉底：有些宗教认为，上帝是有位格的，是我(I)，有意志，其他宗教却不以为然，是这样吗？史福特教授如是说。

伯莎：诚然，东方宗教认为上帝没有位格，西方宗教却认为上帝有位格。但正如史福特教授所言，区别仅仅体现为不同的意象、模型以及文字图画(word pictures)^①。所有这些图画都不够完美，你怎么看？

苏格拉底：我同意你说的——我们的所有思想都不足以表达上帝，但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些思想都是图画。有些其实是概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说“宙斯是上帝”，我们还可以想象他的模样。如果我们说“上帝是一”，我们就无法想象“一”的模样。

伯莎：苏格拉底，你听过盲人摸象的故事吗？

苏格拉底：没有。

伯莎：好，我讲给你听。有四个盲人，从未见过大象，他们决定去摸摸大象。第一个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他说：“大象像一条虫子。”第二个人摸到了大象的肚子，他说：“不

^① 精彩生动的语言描述，宛如一幅图画，故译“文字图画”，以呼应上下文。



对,大象像一堵墙。”第三个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他说:“不对,大象像一棵树。”第四个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他说:“你们都不对;大象像一条大蛇。”四个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天。世界宗教的形势就是如此,上帝仿佛这里的大象,人们对此聚讼纷纭。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好比盲人摸象。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苏格拉底: 我认为不是。

伯莎: 为什么?

苏格拉底: 我觉得它不能够解释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和大象一样,上帝也许有许多不同特征,我们也许一次只能认识一种特征。正如那些盲人用四种比喻来描述大象,却全然不知那仅仅是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许只能认识关于上帝的一些意象或比喻,或者甚至所有的意象或比喻。但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上帝有没有意志。这好比是两个盲人正在争论大象有没有鼻子。不管他们称它为象鼻或蛇,大象要么有鼻子,要么没有鼻子。

伯莎: 你认为宗教之间的不同与此类似?

苏格拉底: 某些不同看上去是这样。首先,上帝是否存在。如果无神论者是正确的,那么所有宗教都是错误的。其次,如果无神论是错误的,那么只有一个上帝呢,还是有许多上帝。如果多神论者是正确的,所有的一神论者就是错误的。再次,如果多神论者是错误的,那么上帝究竟有没有意志。如果没有,那么所有认为上帝有意志的西方宗教

都是错误的。最后,再来看耶稣这个人。按照我的理解,西方有三大宗教,它们都认为上帝有意志,其中的两大宗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或上帝之子——无论这是什么意思,也无论基督教如何诠释。我想,你们的宗教应该是基督教。看来你们的宗教与伊斯兰教、犹太教、东方宗教、多神论以及无神论有重大矛盾。如果你们的宗教是正确的,其他宗教就是错误的。这非常简单。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理解这一点。

伯莎: 对你来说可能很简单,但是真理不可能这么简单。

苏格拉底: 为什么不?

伯莎: 如果真理很简单,那你就必须是精英主义者。不同宗教就得是不平等的。

苏格拉底: 不该如此,这就是你的前提?

伯莎: 是的。

苏格拉底: 请问,你是有理由坚持这种假设,还是只凭信心坚持?要是后者,这就是你真正的宗教,它隐藏于其他宗教背后。

伯莎: 是的,我有我的理由。人世间的一切按其本质都是平等的,苏格拉底,因为它们都是有限的,不够完美,好坏参半。举例来说,艺术形式各不相同。关于哪种艺术形式最好的争论,真是愚蠢至极。再来看政治制度——无论什么制度,只要适合某个时代或民族,那就是最好的制度。



你不能说，只有一种制度是最好的。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你好像是在说，政治制度当中的一种，即民主制度，之所以是真理和最好的制度，不是从它自己的领域——即政治领域——来看，而是从宗教领域来看是最好的制度。不过我觉得我明白你的观点，即人世间的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平等的和相对的。

伯莎：对啊。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苏格拉底：只有两个小问题，其他我都同意。第一个问题是，宗教类似于政治和艺术，也是人类创造的吗？

伯莎：当然，宗教是人类创造的。它处于人类生活的中心。它还会是什么？

苏格拉底：宗教的栖身之所当然是人类。它从何而来——来自人，还是来自神？它是由人类创造的？

伯莎：当然。

苏格拉底：可是，起码有三种宗教宣称它们是上帝创造的，对吧？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它们都宣称自己的信仰是从天上而来的启示(divine revelation)，是吧？

伯莎：你已经读过课本了？

苏格拉底：是的。我说得对吗？

伯莎：对。

苏格拉底：那么，你不同意这些宗教的主张？

伯莎：你是说，宗教是天启真理，不是人类的创造？我想我的确不同意这些宗教的主张。

苏格拉底：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基督徒？

伯莎：你令我震惊，苏格拉底，竟然侮辱我！

苏格拉底：是你令我震惊。我丝毫不想侮辱你，只想实话实说。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侮辱？

伯莎：没关系。〔面有愠色。〕我从不认为，你会是一个基要主义者！〔愤愤地说。〕

苏格拉底：我必须查一查这个词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只听到人们用它来骂人。我还要查一查“基督徒”一词的含义；只有在表扬一个人的时候，你才用这个词。我不明白，这种用法有何益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用这些词来如实地描述事物，而是用它们来抒发你对事物的感受。在我能表扬或批评别人以前，我必须掌握一些描述性词语。

伯莎：苏格拉底，我觉得你的逻辑性太强了，对不对？请问，还想讨论我们的不同看法吗？你刚才说，你有两个问题，是吗？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基督教是天启真理，而非人类的创造，对吧？

苏格拉底：我没那么说。我不知道何为基督教。我只是说，它宣称自己是天启真理，你却把它当作人类的创造，因此你认为，它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因为它们也是人类的创造。这样说对吗？

伯莎：对。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苏格拉底：你显然认为，宗教只有实用价值，没有理论意义。



伯莎：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你打比方时用的是艺术和政治，而不是哲学或科学。艺术和政治追求善或美，效用或幸福——都有实用价值。而科学和哲学追求真理，只有理论意义。

伯莎：好，我明白这种区分了。

苏格拉底：西方三大宗教都宣称，要弘扬真理，而不只是给人幸福，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那你为什么不重视另一方面呢？

伯莎：我怎么不重视了？

苏格拉底：你不是说，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吗？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但理论思想是不平等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是不平等的。

伯莎：噢，我明白了。实用的东西是平等的和相对的，它们可能是互补的，不同理论却是互相矛盾的。

苏格拉底：是的，但是我认为，任何宗教都不会把自己看作一种理论，即一种假设。说宗教是一种理论，是指在这一层意义上：宗教追求的是真理，而不仅仅是幸福。

伯莎：说得好。

苏格拉底：那你还是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你知道，它们的教义千差万别。因此

你只好忽略不计它们的教义，只考虑其实用价值。这样说
对吗？你认为教义无关紧要吗？在你看来，宗教的目的不
是真理，而是其他事物？

伯莎：我认为，宗教的目的是其他事物，而不是你所谓
的真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你不喜欢我给真理下的定义？

伯莎：不喜欢。

苏格拉底：为什么？

伯莎：你不知道，还有一种更深刻、更崇高而且更神秘
的真理。

苏格拉底：也许吧。我认识的那种真理，那种普普通
通、平淡无奇、众所周知的真理——也就是实事求是之真
理，难道不存在吗？

伯莎：我认为，没有那样的真理。你为什么认为，那种
真理很重要？

苏格拉底：如果没有这种真理，人们怎么能说，某物，
包括你所谓的更高真理，究竟是什么？要想说清楚这种高
级真理，你就必须先说清楚我这种低级真理。

伯莎：好，你所谓的真理是存在的，苏格拉底，但它并
非宗教的本质。我知道你的下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你不必
多言。我终于摸清了你的思路。

苏格拉底：嗯？洗耳恭听。

伯莎：何为宗教的本质？嗯，与其他事物的本质一样，

宗教的本质必然是一切宗教共同具有的那种普遍特征，它是最低的公分母，或最高的公因子。它就是宗教。你一定喜欢这样的回答：宗教的本质是宗教本身。

苏格拉底：我在等你告诉我，宗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伯莎：哦，我们不能以过于简单、抽象而先验的方式来讨论问题。

苏格拉底：那我们就以复杂、具体而经验的方式来讨论吧。

伯莎：从何谈起？

苏格拉底：不能从宗教的共同本质谈起，要用具体例子来说。

伯莎：好吧。

苏格拉底：宗教的这种本质足以解释佛教吗？佛教也是一种宗教，对吧？

伯莎：当然。

苏格拉底：能解释儒教(Confucianism)吗？

伯莎：能。

苏格拉底：佛教和儒教不相信上帝。它们从不谈论上帝。对不对？

伯莎：对。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相信上帝、崇拜上帝、爱上帝或者信仰上帝，不可能是宗教的本质？

伯莎：不可能是。宗教不仅仅是崇拜上帝。它可以是

任何形式的终极关怀、绝对价值、最大幸福或人生的最终目标。

苏格拉底：以前你说你不会下定义，现在我们好像已经提出一种定义。我们来看它是否正确。我的弟子柏拉图不相信诸神，但他相信绝对价值、最大幸福、终极关怀以及人生的目的。你能说柏拉图主义是宗教？

伯莎：我认为，按照这种论证，我必须这么说。不对，柏拉图主义是哲学，不是宗教。

苏格拉底：我听说，某些奇怪的哲学——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在你们这个世纪引发多次战争，你如何看待这些思想？它们是宗教吗？

伯莎：不是，它们反对宗教。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思想。

苏格拉底：对相信这些思想的人来说，它们不也是一种终极关怀和人生目的吗？

伯莎：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由此看来，宗教不可能是这样一些东西——宽泛到既包括非宗教也包括宗教。一个事物怎能包括其对立面呢？宗教又怎能包括非宗教呢？

伯莎：人们可能以宗教情怀对待非宗教的东西。

苏格拉底：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矛盾。也许不是。你所谓的“宗教情怀”究竟是什么意思？

伯莎：宗教狂热(fanatical)。

苏格拉底：那么宗教的本质就是宗教狂热？惟狂热分子有宗教信仰？

伯莎：不对，不对，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不要狂热，而要激情（passion）。狂热是一种不好的激情。宗教激情可以是一种好的激情。

苏格拉底：那么宗教的本质就是激情？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好色是宗教吗？

伯莎：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色也是宗教！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明白你所谓“从某种意义上说”的含义。你认为“宗教”是一种态度，对吧？不是一种人笃信为真理的信念或教义，而是一种情感，对不对？

伯莎：我觉得对。

苏格拉底：但是西方三大宗教并不这样理解宗教，是吧？它们都会给你一些经书，这些书宣称，它们能把上帝的话、神圣真理和上帝的启示告诉你。只有东方宗教认为宗教是一种情感、体验或意识，对不对？

伯莎：对。

苏格拉底：所以你不像一个基督徒，倒像一个印度教徒、佛教徒或道教徒。

伯莎：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彼此彼此。但我一直以为，你起码知道，你相信什么。

伯莎：我认为，我没法儿把宗教定义成这个样子：既宽泛到把佛教包括在内，又狭隘到把共产主义排除在外。

苏格拉底：那也许不是你的错。也许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给宗教这个最小公分母下定义。这种定义也许并不存在。

伯莎：噢，这种定义是存在的，苏格拉底。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你能在那里看到它。耶稣的登山宝训、佛陀的《法句经》、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所罗门的箴言、摩西律法、《薄伽梵歌》以及柏拉图的对话——比较这些经典，你就会发现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嗯，苏格拉底，你好像又想提问了，还是那个老问题：这种一致性究竟是什么？好，你听我说。我认为，我能告诉你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对于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人们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大部分人受本能、自私和实用主义的驱使，生活在最低层面。有的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弗洛伊德，还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他们认为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动物。有些人服膺公平、正义、美德与客观公正，生活在一个较高层面。他们为理想而生，而不是为欲望或情感而生。以柏拉图为例，大部分哲学家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才是合理的。这就是正义。最后，极少数人以更高的理想——仁爱和奉献——为人生目标，这种境界比正义更高。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思想家都讨论过这种境界。这些人达到了第三个层面。那就是宗教的本质。苏格



拉底，你要是喜欢教义的话，这些都是——摩西、所罗门、耶稣、佛陀、孔子和老子都有这样的教义：让自我死去，活出神秘的仁爱。我认为，柏拉图也这样讲，是吧？我敢说，这也与你有关。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对不对？

苏格拉底：伯莎，我确实明白你的意思。我确实影响了柏拉图的哲学。但那仍然是哲学，不是宗教。哲学的这个领域被称为伦理学，伦理学的部分内容旨在探讨人的最大幸福这个问题。所以说那是伦理学，一种生活方式。

伯莎：很好。

苏格拉底：因此宗教的本质是伦理。

伯莎：如果你想这么说，也行。

苏格拉底：不对，应该是你想这么说。

伯莎：对，是我想。我说过这话。

苏格拉底：你还说，宗教就是第三个层面？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你还说，不是人人都能到达这个层面、理解这个层面或者相信这个层面？

伯莎：没错。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不是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

伯莎：不是任何人在这层意义上有宗教信仰。

苏格拉底：无神论者不是宗教徒，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所有无神论者都是坏人吗？

伯莎：当然不是。我认识一些无神论者，与我认识的大部分基督徒相比，他们更可靠。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无神论者也可能道德高尚？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也可能大公无私？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由此看来，无神论者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却可能道德高尚，那么宗教的本质就不可能是伦理。

伯莎：噢，那不合逻辑，是吧？

苏格拉底：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了。宗教的本质何在？

伯莎：我不知道，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们有进步了！

伯莎：但我真的知道，不管宗教是什么，它们都是平等的。

苏格拉底：我们竟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我们的进步！重力多么快就把我们从高空拉回地面，或者更确切地说，骄傲的浮力多么快就使我们漂浮起来，脱离了谦卑的重力！

伯莎：可是苏格拉底，你不是认为宗教仿佛一座大山，条条道路通山顶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很难给宗教下定义——你怎么给大山下定义呢？大山里面，一片漆黑，神秘而厚重。但是人们能看到大山外面，你能看到上面有很多路，从山的不同侧面、不同的出发点，通向山顶。哪条路最



好,哪一面最好,这样的争论简直愚蠢至极!人们好像是在争论山里有太阳还是有荫凉,山里很热还是很冷。山里既有太阳,又有荫凉;既很热,也很冷。除了你走的那条路,概不承认还有其他道路——多么狭隘的思想!你理解我的观点吧,苏格拉底?那不是骄傲,而是谦卑。否定这种观点,只承认自己那条路,才是骄傲。

苏格拉底: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看,你用大山做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同宗教是人生这座大山上的不同道路,它们都通往位于山顶的上帝?

伯莎:对——你可以称他、她或它为上帝,或其他任何东西。

苏格拉底:这些路都一样,因为它们都以平地,即山脚下,为出发点,并且都通往山顶,是吗?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你何以知道,它们都通往山顶?

伯莎:你何以知道,它们不通往山顶?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它们是否通往山顶。我不敢这么说。你好像认为它们通往山顶。除非你爬上山顶,否则我无法明白你如何知道它们通往山顶。

伯莎:我没爬上山顶。我没那么想。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假设了另外一些东西——你认为你知道,一切宗教都是人为的,宗教是人类走向上帝的道路,而不是上帝走向人类的道路。这就是你对宗教的理解,

对吧？

伯莎：对。

苏格拉底：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知道这些情况的。你怎么知道事实不是恰恰相反，就如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圣经所宣称的那样：是上帝寻找人，而不是人寻找上帝？

伯莎：我不知道。这究竟有什么不同？

苏格拉底：如果宗教是上帝创造的，而不是人类创造的——请注意，我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创造的——那就是说，通向上帝的道路只有一条，即上帝为人类修建的那条道路。相反，如果宗教是人类的创造，人们就有理由说，通向上帝的道路有许多条，因为有许多人、许多国家以及许多种文化。如果宗教是人类创造的，人们就有理由说，所有宗教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是人为的和有限的，既有好的因素，也有不好的因素。如果宗教是上帝创造的，人们就有理由说，人类创造的其他宗教不同于上帝创造的宗教，因为人造的事物不同于上帝造的事物。

伯莎：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苏格拉底：我觉得你这样想过。你只是没有把这个假设说出来。这就是我对你的帮助。我没有带给你什么新的知识，我只是让你意识到你本来就有、但你并不知道你已经有一些知识。

伯莎：什么假设？

苏格拉底：只有一种宗教是真理，是全部真理，是纯粹



的真理——你认为这种说法傲慢无礼，因为所有人造物从本质上讲都是平等的。这是你的观点吧？

伯莎：是。

苏格拉底：你的上述前提必须结合另外一个前提——即宗教是人造物——才能得出你的结论。因此，你的论证是这样的：人造物是相同的，而宗教是人造物，因此所有宗教都是相同的。我的问题是，你何以得出第二个前提，即宗教是人造物？

伯莎：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傲慢无礼。

苏格拉底：这个想法当然很好。可是，好的想法就够了，就不需要知识了？

伯莎：什么知识？

苏格拉底：就是你所缺乏的知识，所谓能让你变得傲慢无礼的知识。这些知识与你的心愿背道而驰。

伯莎：什么？这如何可能？

苏格拉底：你缺少的知识就是：到底是上帝还是人类建造了那条道路。如果上帝是筑路人，他只建了一条路，那么认可上帝修筑的这条道路就不是傲慢，而是谦卑。相反，如果坚持认为，人类修建的道路敢与上帝修建的道路媲美，那就不是谦卑，而是傲慢。以为自己知道上帝不可能为人筑路，这种假设不也是一种傲慢？

伯莎：我觉得如此。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比史福特教授更智慧。他以为



自己很谦卑,其实他很傲慢。你起码承认自己很傲慢,这就是谦卑。

伯莎: 史福特坚信,上帝不可能是筑路人。

苏格拉底: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再寻找这条道路了。他认为,这条道路并不存在。

伯莎: 你有何高见,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我? 噢,我还在寻找这样一条道路,可我并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伯莎: 由于这个原因,你才选修基督论(Christology)这门课?

苏格拉底: 我也不清楚。

伯莎: 快点儿,马上就到上课时间了。我们还得穿过校园。我给你带路。

苏格拉底: 你现在做的,正是这件事情。

伯莎: 路上,我还要问你一个让我心烦的问题。《马太福音》中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①,你难道不认同这个原则?

苏格拉底: 这好像是由果溯因那个推理原则。是的,我认同这个原则。

伯莎: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基要主义者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造成可怕的恶果?

^① 《马太福音》7: 16。



苏格拉底：什么恶果？

伯莎：宗教帝国主义，霸权，我这一套高于你那一套，我这一套是唯一正道，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你知道我说的这种态度。

苏格拉底：我确实知道这种思想，但是我不明白，如果某人认为某种宗教是上帝的启示，他必然会有这种思想。他信仰那种宗教，不是因为那是他所信仰的宗教，而是因为那是上帝的启示，不是因为他创造了这种宗教或是因为他想陷害别人，而是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给他的真理，对不对？

伯莎：不管怎么说，没错，他应该相信自己的宗教。

苏格拉底：那么恪守上帝的教诲就是谦卑，而不是傲慢，反之，违背上帝的教诲就是傲慢，而不是谦卑，对不对？

伯莎：对，前面已经说过了。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对帝国主义思想的担心暗含了这样一些假设——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宗教，宗教是人造物，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我还是不明白，你的这些认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伯莎：许多基督徒的确是帝国主义者，的确傲慢无礼！

苏格拉底：你们的宗教——基督教，是由基督倡导的，是吧？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基督是一个傲慢无礼的帝国主义分子吗？

伯莎：噢，不是。恰恰相反。他最不能容忍的，正是宗

教领袖的傲慢与偏执。他的仁慈、温顺与同情，是史无前例的。

苏格拉底：他是不是认为，他的宗教是唯一正确的？

伯莎：从圣经来看，确实如此。他声称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苏格拉底：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狂妄。

伯莎：是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得不怀疑，圣经是否符合历史。圣经有两类文本，一个态度谦卑，另一个态度傲慢，我无法让它们取得一致。

苏格拉底：我希望，在基督论这门课上，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你刚才说的这种观点，看来是对的……不过——噢，不对，那种说法太不可思议了。

伯莎：哪种说法？

苏格拉底：傲慢无礼的意思是，你本来没有某种东西，却硬说有，对不对？

伯莎：对。

苏格拉底：如果某人声称，他或他的道路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他就是在要求一种他本来没有的权利，对不对？

伯莎：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因此，这种说法是傲慢无礼的。

伯莎：是的。你终于理解我的观点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这些话出自神——算了，这种想



法太不可思议了，下节课再说吧。我们该到了吧？

伯莎：我认为，你到了。[他们继续往前走。]

苏格拉底：嗯。请问，你们的宗教有多长的历史？

伯莎：大概两千年了。

苏格拉底：了不起！你们的导师宽以待人，你们基督徒始终以他为榜样吗？

伯莎：哎，我们没有以他为榜样，苏格拉底。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基督教领袖还烧死一些异端分子，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信仰。这就是所谓的宗教裁判所。

苏格拉底：这种有悖信仰的行径真是骇人听闻！

伯莎：是的。现在你应该明白，像史福特教授这样的人，为什么害怕基要主义。他希望远离这种思想。

苏格拉底：基要主义者想烧死异端分子？

伯莎：不想，但是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不重视宗教宽容或宗教平等。

苏格拉底：看来宗教裁判所没有把异端邪说与异端分子加以区分。

伯莎：你想说什么？

苏格拉底：为了摧毁异端邪说，他们烧死了异端分子，对不对？

伯莎：对。这不是愚蠢之举吗？

苏格拉底：的确如此。我倒很想知道，你们这位好心肠的教授，是不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伯莎：[大吃一惊，停下脚步。]什么？你怎么能那么说？

苏格拉底：他要爱护、拥抱和宽恕所有的人，因为他们是平等的，对不对？

伯莎：完全正确。你怎么认为，他和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一样呢？

苏格拉底：我没那么说。我只是说，他可能在重复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没有把异端邪说与异端分子区分开。

伯莎：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你是否认为，异端分子和所有人一样，应该得到人们的信任、爱戴与同情？

伯莎：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异端邪说呢？错误呢？谬论呢？人们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抛弃这些思想？接受或者抛弃错误思想，哪一种选择既有益于我们，又有益于他人呢？

伯莎：你是想说，你觉得史福特教授是异端分子？

苏格拉底：不对。我认为，除了基要主义者，他不想和任何人有不同意见，也不想把任何宗教思想看作异端邪说或错误理论，因为他把异端邪说与异端分子混为一谈，正如宗教裁判所把异端分子与异端邪说混为一谈。

伯莎：可是他并不想贬低任何人。

苏格拉底：他是不是要贬低某种思想？

伯莎：他就是不喜欢基要主义。他认为基督教提倡



爱,只讲爱。

苏格拉底:难道不讲真理?

伯莎:不讲没有爱的真理。

苏格拉底:却讲没有真理的爱?那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这两种崇高品质怎么能分开?我们不是应该用爱心说诚实话吗?

伯莎:“用爱心说诚实话”^①——这是圣保罗的话。你读过新约吗?

苏格拉底:没有。

伯莎: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语录的?

苏格拉底:此前我并不知道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我知道这句话,因为这是真理。

伯莎:[觉得不可思议。]我认为,上帝对我们的唯一期望是爱与诚实。

苏格拉底:你何以知道上帝的期望?

伯莎:嗯,如若不然,那么依你看,上帝对我们有何期望呢?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我才来到这里——来寻找答案。

伯莎:好,假如我是上帝,那就是我的全部要求。

苏格拉底:我应该强调……

① 《以弗所书》4: 15。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伯莎：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别开玩笑，伯莎。比如说，只有诚实还不够，又该如何？

伯莎：什么东西会与诚实一样重要呢？

苏格拉底：真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真理，对不对？

伯莎：例如？

苏格拉底：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有了诚实的品质就足够了？对一个探险者来说，有了诚实的品质就足够了？我们就不需要正确的地图来确定方向了？

伯莎：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与我们之外的某种东西，如肉体或陆地，打交道。

苏格拉底：你以为，宗教不与我们之外的事物打交道？你以为，上帝只在我们之内，不在我们之外？你以为，我们之外的唯一东西就是物质？

伯莎：我觉得我是那样想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相信唯物主义，也相信无神论。

伯莎：可是宗教毕竟不同于探险或外科手术。

苏格拉底：我不敢肯定。宗教不也是灵魂的一种外科手术，不也是一种对上帝的探求吗？

伯莎：宗教与心灵有关，与肉体无关。

苏格拉底：完全正确。但是心灵不也有自己的道路，与肉体的道路一样，心灵的道路也有客观真实性？



伯莎：你究竟想说什么？

苏格拉底：两条不同的道路通向两个不同的城市，两个不同的逻辑推理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同理，两条不同的心灵道路通向两个不同的目的地：要么通向上帝，要么不通向上帝。当然，关键在于上帝真的存在。你不是无神论者，对吧？

伯莎：对，可我还是认为诚实、正直最重要。我宁可老老实实地做个坏人，也不会虚情假意地做个好人。你难道不会这样吗？

苏格拉底：对，假如我是外科医生或探险者，我宁愿老老实实地做个坏人，也不愿假惺惺地做个好人！在我看来，真正的诚实必定希望认识真理，真正的正直必定希望只因为一种原因而相信某件事情——因为那是真理。你有不同意见吗？

伯莎：但如果那样，那些诚实而观念错误的异教徒就不可能上天堂，不可能见到上帝了？

苏格拉底：我不得而知。我认为，摆在你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个案——一个诚实而观念错误的异教徒，他起码正在寻找，以期见到上帝。我认为，如果某人不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如果他没有按照谁也没有的一种知识去做，那么公正的上帝是不会惩罚他的。若有人本来能掌握某些知识，却不理睬这些知识，公正的上帝一定会让这样的人承担这些责任。在我看来，这就是我的处境——我想，大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部分人都是如此。如果我对真理的认知不足以使我意识到我在违背真理,那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探索呢?

伯莎: 可是,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已经够好了!

苏格拉底: 有一位诡辩家相面先生(Sophist physiognomist)试图通过相面来理解我的性格,你没听说过这个故事?

伯莎: 没有。愿闻其详。

苏格拉底: 他来自另一个城市,既没有见过我,也不了解我,他吹嘘说,根据面相,他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我那些弟子好奇心胜于求知欲,他们认为,此人必然出错,于是他们叫他来看我的性格。他看了看我的脸,就说我是好色之徒,游手好闲,横行乡里。除了我,大家都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和你一样,不很了解我。我对他们说,别笑了,诡辩家的技巧并非骗术,因为他讲的那些特点,正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克服的一些诱惑。

伯莎: 欢迎你回归人间,苏格拉底。当然,最坏的人也有一些小优点,最好的人也有一些小缺点。所有的宗教信仰徒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苏格拉底: 是的。这说明了什么?

伯莎: 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苏格拉底: 我不敢苟同。

伯莎: 我——我也不甚了了。你把我搞糊涂了,苏格拉底。我以前认为一清二楚的一些问题,现在却变得云雾



缭绕,好在云雾开始消散。

苏格拉底: 那当然是一种进步。

伯莎: 我丝毫没有进步的感觉。

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在空中盖楼,楼房是站不住的,对不对?

伯莎: 对。

苏格拉底: 抛开虚幻的基础,探索更坚实的地基,这不是一种进步吗?

伯莎: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此说来,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到了下一节课的课堂。就是在这个教室。菲舍(Fesser)^①教授要给我们上基督论。

苏格拉底: 不知道我会在这儿结识哪些人?

① Fesser 取自 professor 一词,作者用此名代表今日美国各个神学院中典型的“现代主义”教授,他们不相信基督教的历史性、圣经所讲述的真理以及神迹,却依然自称是基督徒。

第7章

独一无二的耶稣

课间休息，苏格拉底与伯莎·布罗德曼正站在有道神学院熙熙攘攘的走廊内。

伯莎·布罗德曼：喂，苏格拉底，就要上基督论的第一节课了，你准备好了吗？

苏格拉底：学无止境，我时刻准备着。

伯莎：你希望在课堂上学到什么？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想弄清两个问题——这个耶稣究竟是什么人，神为什么让我来这里研究他。

伯莎：哦，假如有人能教这门课，非舍教授应该是最佳人选。他是世界著名的基督论专家。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我们肯定是在学术殿堂的两个极端——我几乎不知道何为基督论。顾名思义的话，我认



为基督论就是研究基督的科学，就是对耶稣这个人，这个被称为基督的人，做理性的研究。

伯莎：完全正确。真棒！[走进教室，看见一张圆桌，周围坐着五个学生。]嗯……看来是讨论课。你喜欢这种课，苏格拉底。我是说，你可以问很多问题。

苏格拉底：但愿如此。难道还有其他的学习方法吗？你们的所有课程不都是讨论课吗？

伯莎：不是，大部分是讲座。

苏格拉底[大吃一惊]：噢，我明白了。我那种教学法并没有真正流行起来。我想你们的阅读主要是指理解书，而不是指理解人。

伯莎：你所谓“理解人”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当然是指两个人对话。

伯莎：嗯。不过我们也有对话，可是我认为，在这里，我们主要是读书。读书有什么不对？

苏格拉底：哦，没什么不对。书籍是一种神奇的发明。可我还是要保留两个意见。

伯莎：什么意见？

苏格拉底：一个意见起源于古埃及神话，与月神透特(Thoth)有关，透特把印刷术赐予法老。法老无比感激，但是透特警告说，他用左手送给别人东西，又会用右手拿回一个东西。

伯莎：这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有了功能更强的外部记忆手段，如书籍，灵魂的内部记忆力就要退化。书籍很容易变得和寄生虫一样，依靠主人的血液，即心灵而生存。我的另一个保留意见是，书籍不像有机体，倒像死尸，因为无论你什么时候求教，它们总是给你相同的答案。我总是喜欢与活人对话，而不愿与死尸交流，活人的回答是不可预测的。

伯莎：好啦，你一定会在这里如愿以偿。这些人看来都是活物。[面朝其他六位学生，坐下。]嗨！

众学生：嗨！

菲舍教授[走进教室]：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基督论讨论课。我是菲舍教授，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上一节轻松愉快的课，我想我们都是高年级学生，我们有一个小而精干的——嗯——七人小组，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很不相同，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独特的思想。我想把自己看作你们的帮手，而不是老师。讲课的是你们，而不是我。我介绍过我自己了，现在请同学们逐一自我介绍，请说出你的姓名以及你认为很重要、很有用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为什么选这门课，为什么要来神学院学习，你从哪里来。好不好？

全班同学：好。[有人轻松一笑，有人面带疑虑。]

菲舍：从我右手开始，逐一介绍吧。

莫莉：我叫莫莉·穆尼^①，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研究那个能够主宰宇宙万物的人。耶稣已经为我们指明道路，这是一条团结、友爱、统一的道路，所有的大思想家都知道，这是人生的奥秘。比如说……

菲舍：对不起，莫莉，我想我们的自我介绍应当言简意赅，对不对？随后每个同学都会有很多时间……嗯……详细阐述自己的看法。好不好？

莫莉[开心一笑]：好。

菲舍[心神不安地]：我并不想打断你或压制你。恰恰相反……

莫莉[面带微笑]：没事儿，教授。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明白每个人的意思。我接受您的建议。我接受每个人的建议。我爱所有的人。您知道，我的生活准则是……

菲舍[耐心但不安地]：好，莫莉，谢谢你。现在我们能否请第二个同学做自我介绍？

索菲娅[操着一口规范的东印度英语]：我叫索菲娅·锡克(Sophia Sikh)^②，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真的是这样。我母亲是浸信会教友，我父亲是锡克教

① 原文 Molly Mooney, Mooney 在此影射源于韩国的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因为该宗教的信徒通常被称为 Moonie，因其创始人文鲜明(Sun Myung Moon)的姓为 Moon。

② Sophia 的意思是“智慧”，Sikh 是锡克教的意思，而且其发音与 seek(寻求)一词相近。



徒，我叔父在牛津，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在他家长大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在牛津大学上学时，我曾四度误入歧途，远离上帝的恩典：我先是圣公会信徒，然后是统一神论者，再后是无神论者，最后成为一名社会学学者。〔同学们装作大吃一惊，并流露些许嘲讽。〕

菲舍：你的经历真有趣！

索菲娅：人都这么说。老实说，我很想听到一些不同的反应，听到一些比“真有趣”更有意思的评论。

菲舍〔有些脸红，略带不安〕：**索菲娅**啊，我认为，同学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在这个课堂上，你一定能听到有趣的评论。我相信，你不仅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知识，还能教给他们很多知识。

索菲娅：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菲舍：我想说，你一定能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也能教给他们很多知识。

索菲娅：您怎么这样肯定，教授？您不认识我。

菲舍：嗨，不管是谁，**索菲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索菲娅：这是人们对笨蛋说的话，他们从不对聪明人说这种话，对不对？

菲舍〔大吃一惊〕：**哦**，怎么会，你为什么这么说？

索菲娅：谁对爱因斯坦说过这种话？

菲舍〔面带微笑，忐忑不安〕：**我明白了**。我想谁也不会对爱因斯坦说这种话。很抱歉，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索

菲娅。

索菲娅：噢，我并不是想为难您，教授。人们常说，有的时候我过于直率。

菲舍：哦，请不要觉得，你在这里受到压制。请直抒己见，畅所欲言。这个课堂是开放的。这是我想坚持的一个原则——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遵守任何原则。对不对？

索菲娅：悉听尊便，教授。

托马斯：我叫托马斯·凯普迪克。我是职业象棋手，虽然我的等级分高达 2400 分，我还是一贫如洗。我认为，以前我是基督徒，后来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哪个都不信了，不相信我所见到的任何事物。我曾为数字化的哲学课程设计软件，后来我开始厌倦这件事情。去年我在高级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我想以计算的方式，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Goedel's Proof)来阐述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结构。我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弄清，我们能否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基督教内部各种各样的基督论。它们好比是建立在普遍有效的、不含价值观念的连贯性系统之上的一些基础设施。

菲舍：这种方法真有趣！[索菲娅突然转脸看他，他马上回以尴尬的微笑。]我认为，这很可能是研究耶稣基督的一种新的卓有成效的方法。我希望从你那里……哦……从你那个角度，听到更多的好消息。请问下一位该谁了？

所罗门[缓慢而温和地说]：我叫所罗门·埃丘德。我

只想在这儿听课、思考和学习。

菲舍：你就想说这些？

所罗门：是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有了有价值的观点，我一定会说。

菲舍：谢谢你，所罗门。下一位该谁了？

阿们：我叫阿们·阿里·路易(Ahmen Ali Louica)^①。我是来读学位的，我想做传教士，把救主耶稣的福音传给我的同胞。

菲舍：谢谢你，阿们。你要知道，人们研究基督事件(Christ event)有很多不同的进路。

阿们：您是说救主吧？

菲舍：是的，但你用的这个名称需要很多的解释，我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

阿们：您说的“基督事件”就不需要很多解释吗？

菲舍：这个词的含义是中性的。

阿们：可是“基督事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你们的创造。“耶稣”这个名称不是我的创造，而是他的名字。

菲舍：哦……好吧，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与解释、启发和语言有关(hermeneutical-heuristic-linguistic)的问题吧。

[苏格拉底眉头紧皱。]嗯，请问下一位轮到谁了？

^① Ahmen 发音同 Amen(阿们), Ali Louica 发音同 Alleluia(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的意思。



伯莎：我叫伯莎·布罗德曼，我来这里是为了研究耶稣，因为他仁爱、宽容，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之一。

菲舍：谢谢你，伯莎。最后一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先生，为什么来这里学习？

苏格拉底：我叫苏格拉底，我来这儿学习，是神的安排，神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同学们开心一笑。]

菲舍：我明白了。嗯……应该说角色扮演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们可以称你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当然可以。我总是非常喜欢用事物本来的名字称呼它们。[同学们发出轻笑。]

菲舍：很好。我认为你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各不相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边讨论，一边设计这节课，不能把我那种死板的模式强加于你们。你们如何看待这个建议？

托马斯：如果我们不喜欢这种方法，又该如何？你会不会把你那个“不要死板”的死板模式，强加于我们呢？

菲舍[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其他同学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几个同学摇了摇头，表示反对。]

托马斯：这个问题与感觉无关，教授，而与逻辑和连贯性有关。

伯莎：我喜欢这种开放的思想。

莫莉：我也喜欢这种思想。

阿们：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的问题。

菲舍：我认为，必须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讨论必须以基督事件为中心。

阿们：请问您究竟想说什么？

菲舍：噢，我是说，我们应该讨论基督论的基本问题，例如自上而下的基督论与自下而上的基督论^①的关系、去神话^②、对复活的信仰、解释学……[看到苏格拉底在举手。]你有什么问题，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请问您能给某些术语下定义吗？

菲舍：当然可以。我想你们一定会提这样的问题。我认为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应该熟悉这些概念。

苏格拉底：也许我还没有适应这里的学习。

菲舍：你学过哪些课程？

苏格拉底：除了生活，我没学过任何东西。你知道，我死了许多年以后，人们才创造了这些概念。

菲舍：唔，是的，我知道。嗯，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我们应该如何向一个死于公元前 399 年、距今已两千多年的人，讲解基督事件呢？你看，从公元前 399 年到公元 1987 年，那是……哦，2386 年前的事了。

① high Christology and low Christology,前者强调基督的神性,后者强调基督的人性。

② demythologizing,意思是去掉圣经等作品中的神迹性事件。

苏格拉底：对不起，请问公元前和公元是什么意思？

菲舍：噢，好问题！苏格拉底应该**不理解**这些概念^①，对不对？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用虚拟语气。我确实**不理解**这些概念。您能为我解释一下吗？

菲舍：好吧，哪位同学愿意为他解释？

伯莎：公元前意思是“在基督之前”，公元的意思是“主后”或“在基督之后”。

苏格拉底：基督是你们的主？

伯莎[很尴尬]：人们都这么说。

苏格拉底：噢！如此说来，基督不是你们的主？[阿们笑了，托马斯也笑了。]

伯莎：这无关紧要。

阿们：你真的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都用这个人来标注历史年代。你们一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对不对？

伯莎：对。

苏格拉底：为什么？

菲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吧。你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开了个好头，谢谢你，先生。

① 英文为 wouldn't have understood those concepts, 虚拟语气。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谢谢您的表扬。不过祝贺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角，很难说是一种赞美。我很希望听到一种回答。

菲舍：好啊，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莫莉：耶稣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说到“生活”一词神采奕奕。]

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

莫莉：嗯，他是哲学家。

苏格拉底：请问从我那个时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多少大哲学家？

莫莉：哦，大概有几百吧。至少也有几十人。

苏格拉底：既然如此，为什么耶稣比其他人重要得多，以至于你们都用他的名字来标注历史年代？

莫莉：我刚才说过了。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苏格拉底：很好，我想你一定能猜到我的下一个问题。

莫莉：你想问，他教你们什么？

苏格拉底：是的。

莫莉：他教我们团结。

伯莎：友爱。

阿们：拯救。

伯莎：解放。

托马斯：迷信！

苏格拉底：看来有多少基督徒，就有多少基督。有没有一个你们都认可的概念？



伯莎：有，那就是爱。

其他同学：没错，爱。

伯莎：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教我们如何爱别人。

苏格拉底：是吗……？

伯莎：你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我想说，肯定不止这一个观念？

伯莎：除了爱，还有其他观念？不对，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物。

苏格拉底：那是毫无疑问的。我不是在寻找比爱更伟大的事物。我是在寻找比爱更有智慧的事物。[索菲娅点点头，表示赞同。]我相信，稍微有点儿智慧的人都知道，爱是伟大的。有智者经常给你们讲恨的伟大吗？有很多哲学家说过“为了心中的仇恨，大家都来听我讲哲学”吗？

伯莎：没有……

苏格拉底：耶稣和其他哲学家都讲爱，他与他们究竟有何不同？

伯莎：他比谁都彻底。[除了阿们、索菲娅和托马斯，其他同学均点头，表示赞同。]

苏格拉底：何以见得？

伯莎：爱的方式不同。

苏格拉底：我是说，在哪些方面，他的思想更彻底？

伯莎：我已经告诉你了。他对爱的态度，比其他入彻底。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你所谓的彻底，究竟是什么意思。

伯莎：噢。嗯，他认为，人们应该爱他们的仇敌。

苏格拉底：我也这样认为。

莫莉：他因为自己的教义而被害。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伯莎：他有成千上万的信徒。

莫莉：他言行一致。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伯莎：他让人们摆脱无知、迷信、偏见与性别歧视。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伯莎：他倡导自上而下的一神论。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莫莉：他还倡导道德理想主义……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莫莉：他主张世界主义、普世主义和一体化运动……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伯莎：他给人们讲来世。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莫莉：他是一个先知，是上帝的仆人。

苏格拉底：我也是如此。

伯莎：你是说，你和他一样伟大？

苏格拉底：不对，不对，恰恰相反，我的观点正好与此

相反！要是用我的名字来标注历史年代，真是无稽之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认为，他比我或其他任何人都伟大得多。

索菲娅：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苏格拉底：不对，你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刚才你们说的所有事情，同样适用于我。何以说他更伟大呢？

托马斯：苏格拉底，很多人迷信他。他们相信他……

苏格拉底：但是你，你相信什么？请你先告诉我你相信什么，然后再和我说，别人相信什么。第一个问题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更甭说第二个问题了。

菲舍：不错，不错。总结一下，看看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哪些收获。苏格拉底，你在这堂课上学到了什么？

苏格拉底：他们告诉我两件事情。首先，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全世界都用他的名字来标注历史年代；其次，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提倡一种彻底的爱的哲学。

同学们：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问题是很多人倡导这种思想。耶稣何以与众不同？

伯莎：他为什么要与众不同？也许我们认可他是因为他并非与众不同。他就是每一个人（every person），但甚至不能说他是每一个男人（every man）。这个阳性代词证明，我们的文化提倡大男子主义。



苏格拉底：你不会这样认为吧？用他而不是她来指我，是大男子主义吗？你要用它来指我吗？

伯莎：如果耶稣只是男性，那么世界上只有一半的人口能和他认同。妇女就被排斥在外。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你所谓“和他认同”，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毫无疑问，如果真有其人，那么这个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他会是我所不知的第三种性别吗？

伯莎：这是性别歧视(sexist)，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当然是喽！这是在讨论他的性别。难道我不能问这样的问题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①

伯莎：耶稣不是性别歧视者。

苏格拉底：你是说，他不是男人？那他是女人吗？

伯莎：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他也不是女人，而是……

苏格拉底：那他就是男人喽？

伯莎：不是，他不是那种侵害妇女权益的男人。

苏格拉底：如此说来，耶稣是一个典范？他是人类的原型，是一个神话，一种符号？

伯莎：是的，我觉得这样说比较中听。

苏格拉底：我没问你的感觉。我想知道事实。

^① sexist, 性别主义者；(尤指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者。苏格拉底在这里——有意或无意地——玩了文字游戏，他说当然是 sexist，因为我们在讨论有关性别的问题。

伯莎：你究竟想说什么？

苏格拉底：我想了解的不是你，而是耶稣。耶稣不是一个真实的、曾生活于地球上的男人？

伯莎：嗯，是的，当然是喽。但是他与别人很不相同。

苏格拉底：很好。他如何不同于别人？

伯莎：如果你敢说的话，他就是雌雄同体人。

苏格拉底：耶稣是双性人？

伯莎：是的。

苏格拉底：你是说，他既有男性生殖器，又有女性生殖器？

伯莎：不对，他不是生理上的双性人，而是精神上的双性人。

菲舍：我们似乎偏离了主题，伯莎。在你看来，因为耶稣是双性人，所以全世界都用他的名字来记录历史年代？这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讨论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

苏格拉底[大吃一惊，无比欣喜]：嗨，谢谢，教授，您让我们明确了方向。我热切期待着你的回答，伯莎。

托马斯：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你们为什么要根据他来记录你们的历史？

托马斯：那不过是一种习惯。

苏格拉底：这种习惯有没有合理依据呢？

托马斯：请你界定一下“合理依据”。

苏格拉底：耶稣值得世人如此敬重吗？



托马斯：我认为他不值得。

莫莉：嗯，我认为他值得。

苏格拉底：你为什么这样认为，莫莉？

莫莉[意识到自己有些抢话]：嗯……哦……我说不清楚。

苏格拉底：也许我们该换话题了，刚才谈的是你们对他的看法，现在应该讨论别人对他的看法了，开始的时候，我没让大家谈这个问题。

伯莎：你觉得，也许别人能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苏格拉底：是的。

托马斯[脱口而出]：人都说，上帝能给你满意的回答。

苏格拉底[以为自己听错了]：对不起，我没听清？

托马斯：很多人相信，上帝^①能给你满意的回答。

苏格拉底：你是说某一个神^②。

托马斯：不是，我是说上帝，至高无上的上帝，独一无二的上帝。

苏格拉底：你所谓的上帝与我所理解的神显然不同，尤其不同的是，你把它用作单数。

托马斯：不对，苏格拉底。要说有什么不同，与你所理解的上帝相比，我们所谓的上帝更神圣、更崇高，或者说更完美。

① 原文 God，大写的、不带冠词的 God，特指基督教的上帝。

② 原文 a god，小写的、带不定冠词的 god，指希腊诸神。



苏格拉底：人们说，耶稣这个人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吗？

托马斯：是的，他们就这么说。

苏格拉底：他们指谁？谁相信这……这件事？

托马斯：基督徒相信这件事。

苏格拉底：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

托马斯：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相信。

苏格拉底：大多数人都相信？

托马斯：我认为如此。

苏格拉底：这是最近出现的一种观点吗？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形成一个小宗派？

托马斯：不是，这是一种传统观点。

苏格拉底：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托马斯：耶稣在世时，这种观点就出现了。

苏格拉底：真了不起！好，量的问题谈完了，该谈质的问题了。你们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怎么看？你们当中这些最有智慧的人，也相信这件事？

托马斯：直到最近，大部分基督徒哲学家和神学家都相信这件事。

苏格拉底：这就更了不起了！你们那些神圣的男人和女人，如何看待这件事？

托马斯：你是说那些圣徒？他们更是坚定不移。

苏格拉底：这是官方教义吗？

托马斯：是的。所有的信条都包含这一条。

苏格拉底：信条？

托马斯：就是官方认可的那些信念。

苏格拉底：不止一种？

托马斯：是的。

苏格拉底：它们都讲这件事？

托马斯：是的，只是方式不同。

苏格拉底：耶稣最早的门徒，那些认识他的门徒，如何看待这件事？他们相信他是上帝吗？

托马斯：是的。你看，苏格拉底，迷信一旦传开，就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苏格拉底：看上去是这样。究竟是谁制造了这种迷信？

托马斯：嗯，据史书记载，他是这种迷信的创始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绞死了他——罪名是亵渎真神。

苏格拉底：他自己声称，他是上帝？

托马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真的说过这话？

托马斯：是的，我们现有的唯一史料四部福音书，就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只在一个场合说过？

托马斯：不，他在许多场合，说过许多次。

苏格拉底：他是怎么说的？以哪种方式说的？

托马斯：他称自己是上帝之子。他宣称自己无罪，他

能赦免所有人的罪孽。他说在世界的末日，他要审判全人类。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与父原为一”^①，“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②，“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③。

苏格拉底：你们不信这些，对吧，托马斯？

托马斯：对，苏格拉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苏格拉底：看上去是这样。其他同学，你们如何看待耶稣这个人？

伯莎[用轻蔑的目光看着托马斯]：不管怎么说，我们比他看得清楚。

苏格拉底：你认为他是上帝？

伯莎：不是。

索菲娅：我不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那你为什么还要研究他？

伯莎：他是一个大哲学家，一个智者。

苏格拉底：噢，不对，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是大哲学家。

伯莎[十分惊讶，其他同学也都抬头看苏格拉底]：你说什么？为什么不可能？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托马斯，你认为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吗？你如何看待他？

① 《约翰福音》10：30。

② 《约翰福音》14：9。

③ 《约翰福音》8：58。



托马斯：我什么都不相信。所以我当然不相信他是上帝。

苏格拉底：你认为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吗？

托马斯：不是。我认为他是个大骗子。我认为他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迷信。

苏格拉底：谢谢。哪位同学认为他是上帝？

阿们：我相信他是上帝。

苏格拉底：我知道了。那么阿们，唯独你有理由相信他是大哲学家。

其他同学：你说什么？为什么这样？

苏格拉底：嗨，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声称自己是上帝。如果他真的是上帝，那么只有阿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他不是上帝，那么只有托马斯的回答是正确的。一个声称是上帝的普通人，不可能是一个智者。相反，他倒像一个十足的疯子。无论他是不是他所声称的那个人，你们两个当中，只有一个可能是对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其他同学的回答都不对。

伯莎：他当然是一个智者。看看福音书，你就明白了。

苏格拉底：那是不可能的。

伯莎：何以见得？你从未读过这些书。

苏格拉底：你还不明白？大部分同学的说法都是不可能的，正如三角形不可能有四个边。一个声称是上帝的普通人，不可能是一个智者；一个声称是上帝的上帝，也不会

只是一个智者。前者是傻瓜，后者是上帝。耶稣要么是一个傻瓜，要么是上帝。他唯独不可能只是一个智者。

伯莎：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人认为，他就只是一个智者？

苏格拉底：这也正是我要问的问题。我现在不能问许多人，因为他们不在这里，我只能问你，因为你在这里。你为什么选最不合逻辑的那个选项，只有这个选项包含着内在矛盾？你一定懂逻辑吧？

伯莎：教授，您能帮我一把吗？

菲舍：我不敢说那是我的本职工作。

苏格拉底：噢，教授，如果您肯帮忙，我不胜感激。那也是在帮我。您肯定同意我的推理？

菲舍：还不能说我同意你的推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您发现我的推理有错误？

菲舍：那倒不是。

苏格拉底：您肯定认为，这个人不是上帝？

菲舍：他不是上帝，我想的和你不一样，他当然不是上帝。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儿死板，太讲逻辑，有点儿天真。很像历史上的那个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这样说确实很有道理。一个事物通常很像它自己。[同学们发出轻笑。]

托马斯：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教授。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太讲逻辑。您希望我们时不时地犯一些逻辑错误？



您希望我们在百分之二的时间里——例如只在讨论耶稣时——不要讲逻辑？

菲舍：不希望。

苏格拉底：难道你们大家不认为这人是疯子吗？

托马斯：苏格拉底，他们都是那种文化中头号迷信的牺牲品。他们都不敢提出质疑。[面对其他同学。]大家知道，你们还都是疯子中的疯子，因为你们如此敬重一个疯子，甚至用他来记录你们的历史年代。

菲舍：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托马斯。耶稣说他是上帝，这句话可能有多种不同含义——如果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索菲娅：难不成是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说的？

菲舍：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苏格拉底：那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他所谓上帝究竟指什么？

菲舍：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下节课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快下课了。耶稣所谓的上帝，究竟指什么？

托马斯：这不难回答。他是和犹太人讲道理的一个犹太人。他说的是犹太人的上帝，是耶和華。他是指他那种文化中的上帝。除了逻辑和数学，我们的所有概念都受制于我们的文化。因此我们需要逻辑和数学，以超越这些具体文化及其局限，上升到普遍概念。

苏格拉底：在你看来，除了逻辑和数学，再没有更高的

普遍概念了？

菲舍：大家不要偏离主题。我们的问题是，耶稣所谓的上帝究竟指什么？

苏格拉底：换句话说，犹太人的上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

菲舍：就是这个问题。

托马斯：只有读他们的圣经，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对不对？

苏格拉底：那就读吧。

菲舍：很好。大家听我说。就按照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的思路展开研究吧，你们要探讨耶稣的犹太人背景和犹太人的上帝概念，还要探讨犹太人所谓上帝的弥赛亚，即上帝所应许的那位。耶稣声称他就是那样的一位。

苏格拉底：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菲舍：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阅读书目。[分发阅读书目。同学们饶有兴趣地交头接耳。]

苏格拉底[看着阅读书目]：都是最近出版的书。

菲舍：是的，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苏格拉底：我们要先打好地基，再盖房子，对不对？我们要先调查研究，再做解释，对不对？

菲舍：你有何高见，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打算先读犹太人的圣经。你们显然都读过这本书，我可没有。托马斯说，我们很难摆脱文化的制



约,果真如此的话,我看我这个缺点也许是一个优点。基督教文化对我没有任何约束。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效仿我:假如大家都和我一样,都是初次接触犹太教圣经,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吗?我们固然不能完全克服自己的偏见或局限,但我们至少能够努力克服这些缺陷,对不对?

菲舍: 我认为你说得非常好。下周我们继续上课。每人都要读一些你们认为有用的资料,你们可以读阅读书目里的资料,也可以读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圣经),还可以两者都看一看,好不好?

苏格拉底: 难道我们不应该全都通读圣经?

菲舍: 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时间不够。

苏格拉底: 我们该读多少页?书的部头有多大?

菲舍: 我说,苏格拉底,看来你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苏格拉底: 千真万确;我一无所知。

菲舍: 大概有两千多页。

苏格拉底: 只给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要读差不多三百页。无论如何,我都要读完这本书。

菲舍: 读你喜欢的东西。你们的作业是了解耶稣的犹太人背景,特别是犹太人的上帝概念,下节课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下周见。谢谢大家。谢谢你,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我首先要感谢送我来这里向你们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个神,其次我应该感谢您。

第 8 章

上帝为什么偏爱犹太人^①

地点：有道神学院菲舍教授的基督论讨论课，第二节课正在进行。苏格拉底、伯莎·布罗德曼、托马斯·凯普迪克、莫莉·穆尼、阿们·阿里·路易和所罗门·埃丘德坐成一圈。索菲娅·锡克缺席。菲舍教授走进教室。

菲舍：同学们好。大部分同学都来上课了，我很高兴。哪位同学知道，索菲娅是不是不选这门课了？

阿们：索菲娅病了，她并不想放弃这门课。

菲舍：好！不管怎么说，看到其他同学都回来了，我很高兴。你们一定记得上个礼拜的作业吧，嗯……按照苏格

^① 原文为 How odd of God to Choose the Jews, 引自 20 世纪英国诗人及宗教作家希莱尔·贝罗克(Hilaire Belloc)的话。

拉底的建议，每个同学都要对耶稣的犹太人背景，尤其是他们的上帝概念，进行独立的学习和研究。你们要读一些你们认为最有用的资料。我给大家发过一个阅读书目，只是苏格拉底宣称，他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通读希伯来圣经。是这样吧，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的。

菲舍：好，那就从你开始吧。你读完旧约了吗？

苏格拉底：读完了。

菲舍：你从中学到了什么，苏格拉底？请你先告诉我们，你在寻找什么。再告诉我们，你是否达到这一目的。

苏格拉底：我想弄清楚耶稣所谓“上帝”的含义。

菲舍：很好……也许我们应该回想一下，这个问题是如何出现的。

苏格拉底：嗯，耶稣声称，他就是上帝，我们都很惊讶——无论如何，我深感惊讶——无论这句话究竟是何含义。于是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解开这些疑惑显然是合理的：我最初的疑惑是，耶稣何以对历史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理解耶稣。为了理解耶稣，我必须理解他对自己的看法——他声称自己是谁。既然他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上帝，我就必须理解犹太人的上帝概念。为了理解犹太人的上帝概念，我必须读犹太人的圣经。问题的来龙去脉就是如此。

菲舍：很好。你有何收获？



苏格拉底：我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您真的想听？

菲舍：那当然了。愿闻其详。

苏格拉底：我认为，这些事情对您来说是老生常谈，对我来说就完全不同了。我应该学，您应该教，而不是相反，对不对？这些事情对您来说都是些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闻所未闻，您真的想听？

菲舍：苏格拉底问答法的要义在于，老师与学生要转换角色，以便教学相长，对不对？到现在为止，你出色地扮演了苏格拉底这一角色，我认为今天你还应该扮演这个角色，继续做我们的老师；这样你的学业才能进步。对不对？

苏格拉底：我向您保证，我不是在演戏；我的态度很严肃。

全班同学[伯莎除外]：对，苏格拉底。[像大人对小孩子说话一样。]

苏格拉底：那无关紧要，真的。神很仁慈，把我带到一个民风淳朴的友善之邦。可是教授，您真的认为，其他同学会认可这种方法？

菲舍：那就问问他们吧。同学们，你们意下如何？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考一考苏格拉底？

全部同学：是的，是的。

菲舍：就这么定了。苏格拉底，请你告诉我们，从希伯来圣经中，你学到了什么。



苏格拉底：我通读了旧约——读了所有的历史、预言和故事——我始终牢记自己是哲学家——我想弄清犹太人的上帝概念。我了解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以前对神的认识并不包括这些事件。

托马斯：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过去的偏见看待事物，这是一些由我们的社会所决定的范畴。你要是戴着眼镜，你就不可能摆脱眼镜的颜色。

苏格拉底：托马斯，如果你摘下眼镜，面对事情本身，而不是戴着眼镜看事物，你一定能克服眼镜的颜色。对不对？

托马斯：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真的做到客观公正。

苏格拉底：何以见得？

托马斯：因为你的思想是由你的社会所决定的。

苏格拉底：哦，托马斯，这种观点显然是自掘坟墓，是自相矛盾。

托马斯：愿闻其详。

苏格拉底：如果每一种思想都完全取决于社会条件，而非取决于事物的真实情况，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约，那么这种思想也是由社会上的观点、而不是由事物的真实情况所决定的。因此，这一思想就和它的对立面为同等程度的真或假——而你却认为比它的对立面更真。这样，托马斯，你就完全没有理由做你特别想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我想



做的，即批判、评价和理解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事物的真实情况，无法摆脱社会对我们的约束，那就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评判社会状况，因此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安于现状的保守派。

托马斯：我可不是保守派，苏格拉底。谁也没有说过我保守落后。

苏格拉底：托马斯，你要么保守落后，要么不讲真话，要么不遵守逻辑。如果你在第一个问题，即社会条件的问题上讲真话，再如果你遵守逻辑规则并由此得出必然结论，你就一定是保守派。你自己定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一个说谎者、一个不讲逻辑的人，还是做一个保守派？

托马斯：让我清醒清醒。

苏格拉底：十分乐意。

托马斯：我是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这就是我的真实情况。

苏格拉底：如果你是一个激进分子，你那些激进的、反社会的思想必然来自其他地方，而不是来自你这个社会及其传统。

托马斯：也许来自其他地方。

苏格拉底：你同意这种解释？

菲舍：对不起，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条偏路上走得太远。决定论与社会条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想回归主题，即耶稣倡导的犹太人的上帝概念。在这



节课上，我们确实没有时间深入探讨其他问题。

苏格拉底：为什么没有时间？

菲舍[感到惊讶]：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所有课程都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表。

苏格拉底：您是说追求真理也受制于你们的时间表？

菲舍：我觉得你可以那么说，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托马斯，也许你比我想的更接近真理。我们还是回归主题吧。刚才我想说，当我读你们的圣经时，我以前形成的神的概念受到极大冲击。我发现一种前所未闻的上帝概念；我的雅典同胞信奉雅典城邦所信奉的神灵，其他人，如埃及人或奥尔甫斯教徒(Orphics)，则信奉其他神灵，在这些人以及我的心目中，都没有这样的上帝概念。

菲舍：苏格拉底，你如何看待犹太人的上帝与异教的神灵？

苏格拉底：我认为，您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异教”一词的，因为我刚才提到的三个上帝概念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您使用的这个词带有侮辱性，对不对？

阿们：我不这样认为。切斯特顿(Chesterton)指出，异教信仰在世界上影响最大，基督教次之，此后出现的其他思想只产生过比较小的影响。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宗教的历史。

菲舍[不顾阿们的发言]：苏格拉底，你如何理解上帝？它与你这个时代其他的上帝概念有何相同和相异之处？

苏格拉底：我们来梳理一下思路。我认为最重要的不过是这样一个信念：某个或某些神灵是存在的。这个信念把你所谓的异教信仰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宗教结合起来，以反对无神论、世俗主义、人文主义以及你所谓新的少数派观点的所有思想。

托马斯：苏格拉底，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来说，这并非少数派的观点。

苏格拉底：但是对于所有在世的和不在世的人来说，绝大部分人都相信某种神灵。

托马斯：过去的人们也许如此。可惜他们已经离开人间。

苏格拉底：你知道，绝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人间。

托马斯[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苏格拉底：我只想对逝者采取不歧视的态度。

阿们：切斯特顿称之为“先人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根据他的定义，生者是一个人数不多却傲慢无礼的寡头集团，而先人的民主把选举权扩大到这个集团之外，那些不是因为出生卑贱、而是因为死不逢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也被包括进来。

菲舍[对切斯特顿的说法感到不满]：我们又偏离了正道。苏格拉底，关于你的上帝概念，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苏格拉底：嗯，第二个不同是，在我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相信有许多神灵。他们很难相信，所有这些神灵不过是



那独一无二的上帝的许多面具。

莫莉：苏格拉底，这个独一无二的上帝究竟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不想给他起名字。

莫莉：为什么？

苏格拉底：说真的，我没有那个能力。

莫莉：说真话让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不对，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何以见得？

莫莉：柏拉图的《申辩篇》就是这么写的。你只要说“我相信宙斯”，或者说出城邦所信仰的诸神中任何一位的名字，他们肯定会放过你。

苏格拉底：莫莉，很可能会那样。我不知道事情本来会如何发展，我只知道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我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关于上帝的事情，我绝不会说自己知道。因为那是一种不虔诚的行为。我相信进行哲学探讨是我的使命，也是上帝的作为。

莫莉：你是指德尔菲的神谕(Delphic oracle)？

苏格拉底：是的。他好像是从所有的雅典人当中把我挑选出来的，他还对我的朋友凯勒丰说，世界上没有比我更聪明的人了，恰恰因为我无知，或者说我知道自己无知。正是这一点，以及想解开那个神谕之谜的渴望，使我成了哲学家。我深信那些宣称自己知识渊博的人，其实很无知，在有关诸神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但是当我试图把这个道理讲给



他们时，他们就开始恨我了。

托马斯：哦，我们不恨你，苏格拉底。我们都很开明。

苏格拉底：太好了！托马斯，你们对什么有开明的思想？对真理？你是否认为存在真理，而且有朝一日它会进入你的思想？你的心灵之门就是为这个客人敞开的？

托马斯：真理！你使用的是首字母大写的真理(Truth)。苏格拉底，这听起来好像是教条主义(dogmatism)。

阿们：切斯特顿说，开明的思想仿佛张开的嘴——只有当你咀嚼固体食物时，它才能派上用场。

菲舍：我们能否往回走 22 个世纪，从切斯特顿回到苏格拉底的时代？苏格拉底，你对上帝还有什么看法？

苏格拉底：我觉得我的信念还有一个特征，很像托马斯的怀疑论：我们并不真的知道上帝的本质或目的，虽然我很想认识这些事物。我之所以是哲学家，正因为我既非教条主义者，亦非怀疑论者。因为哲学家的使命就是格物致知，而为了格物致知，我们必须相信两点：(1)真理是存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2)现在我们尚未认识它。怀疑论者不相信真理，也不相信真理是可以被认识的，教条主义者则不相信我们没有真理。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在认识上帝的问题上，就二者而言，我更接近怀疑论者，而非教条主义者。

菲舍：很好，你谈了上帝的存在，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知的。还有其他发现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不能匆忙行事。也许上帝的本质不是完全不可知。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些经验证据，根据这些经验，我们能够合理地推论出关于上帝的一些知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身与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经验证据。上帝与世界的设计、创造有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合理的。如果上帝的护理(divine providence)是存在的，如果世界万物在上帝的统治之下，那么当我们发现，整个世界显现出某些特征时，我们就有理由说，上帝也有类似的特征，正如艺术家的特征显现在其艺术品中，作家的特征显现在其文学作品中。

菲舍：你发现了世界的哪些特征，进而从中推断上帝具有某些特征？

苏格拉底：大部分人并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好有坏，因此他们认为，诸神也是好坏参半——他们要么认为这些神好，那些神不好，要么认为每个神都是好坏参半。

菲舍：你不同意这个推论？

苏格拉底：我不同意。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述了我的观点，我坚信上帝一定是全善的，真神一定代表真善，他不是所有事物的源泉，而只是美好事物的源泉。

菲舍：所以你认为，从恶的问题(problem of evil)^①来

① 基督教神学基本问题之一，既包括道德罪恶，又包括自然灾害，故统称为恶。



看,你那个时代的人是多神论者? 因为恶的存在,所以他们不相信,一个全能的、全善的、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存在的?

苏格拉底: 您可以那么说。如果唯一的、全善的(只希望做善事)、全能的(能做他所希望的任何事情)上帝是存在的,如果这个上帝真的统治着整个世界,那就意味着,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恶,这种看法当然是合理的。

菲舍: 苏格拉底,你如何理解恶?

苏格拉底: 看来只能有四种结论: 首先,上帝不是全能的;其次,他不关心这个世界;再次,他不是全善的;最后,上帝根本不存在。

菲舍: 你同意其中的某个看法?

苏格拉底: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上帝不是全能的。全能上帝的观念既没有出现在我的思想中,也没有出现在我雅典同胞的思想中。即使我把上帝看作独一无二的,我也没有把他理解为世界的创造者。这是犹太人的圣经带给我的诸多惊讶之一。我们又偏离主题了。犹太人的上帝概念令我惊讶,在我告诉您这种感觉之前,我应该让您知道我以前对上帝的理解。您问我如何理解恶的问题,我以前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 含蓄地说,上帝不是全能的;直截了当地说,恶并非真的存在,它只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一种假象。

莫莉: 是的,无知就是思想片面。真理是统一体。

阿们: 你们两个都认为,恶是不存在的? 嗯……

菲舍[马上插话]: 不要讨论那个问题,好不好? 恶的

问题是大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希望首先完成前面两个话题：苏格拉底的上帝概念以及耶稣心目中的犹太人的上帝概念。苏格拉底，你对上帝还有其他认识吗？

苏格拉底：我想他一定有大智大美，这两种品质在自然界的表现着实令人敬畏。

菲舍：啊，是的。历朝历代的人都对它们肃然起敬。

苏格拉底：但是我认为，您这个时代的这种感知力已丧失殆尽。

菲舍：何以见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你们这些人当中，哪些人会渴望崇拜星星、太阳或地球呢？

菲舍：犹太教和基督教结束了这种崇拜。

苏格拉底：那么是什么结束了人们那样做的愿望？

托马斯：苏格拉底，我们属于去神话^①的一代。我们对神话保持警惕。

苏格拉底：看来你们不再需要去神话了，因为你们不再有任何神话可以去除了。你们老是警惕神话，好像是害怕一种早已灭绝的动物，又像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尽管手已经洗干净了，还不停地洗。

托马斯：哦，苏格拉底，老百姓仍然受到各种迷信和宣传的蒙骗。

^① Demythologized generation，“去神话”即去掉圣经等作品的神话色彩。



苏格拉底：宣传(propaganda)? 那也是你们的一个神话吗? 让我猜猜。有一个神话说普罗帕·甘德(Proper Gander)拒绝骑着野公鹅去追逐美丽的真理之鸟。^① 你指的是这个神话吧?

托马斯：猜得不对,苏格拉底。

菲舍：俏皮话也没说好。我还以为你不屑于说俏皮话。

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把我放在框子里,吊在空中。我向你们保证这是谎言。人们对我的侮辱还有更厉害的。言归正传——也许你们没有关于自然的神话,因为你们有关于人类的神话。也许你们的神话刚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我认为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改日再谈这个话题。

菲舍：很好。苏格拉底,关于上帝,你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苏格拉底：关于神,我没什么要说的了,但是我要说一说,我们该为他做些什么。我那个时代的人通常认为,对神的虔诚主要表现在祭祀和礼仪之中,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祭品是远离恶,真正的宗教礼仪是美好灵魂的活动。我那个社会喜欢把你们所谓的宗教与伦理,就是神与善分开。我

① Proper Gander的发音让人联想到propaganda(宣传)一词。Gander的意思是“公鹅”。英语中有句谚语wild goose chase,比喻追逐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goose的意思是“鹅”。



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实际上，柏拉图干脆称最高的神为“至善”。我认为上帝真正喜欢的祭品，不是完美无缺的羔羊，而是完美无缺的灵魂，所以我把虔诚与正义或健康的灵魂当作一回事。

菲舍：我们来概括一下，在读犹太人的圣经之前，苏格拉底是如何理解上帝的。第一，上帝是存在的。第二，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第三，上帝基本上是不可知的。第四，上帝是全善的，因此恶是一种假象。第五，上帝有大智大美，这些品质都显现于自然界。第六，上帝想要的是正义与完美无缺的灵魂。对不对，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到目前为止，我的观点就是这些。

菲舍：也许我们应该再加上一点。苏格拉底，这些观点与你同时代人的看法迥然不同，你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苏格拉底：当然是由理性形成的。

菲舍：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把第七点加上，理性而非传统或神话，是认识上帝的正确道路。对吗？

苏格拉底：对。我就是那样认为。

菲舍：好，请问在犹太人的圣经中，你发现了怎样的一个上帝？

苏格拉底：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发现。就我在那里发现的问题而言，有些早已引起我的怀疑。举例来说，犹太人的圣经宣称只有一个上帝，而且他是全善的。与此相联系，我



非常惊奇地发现，它严禁人们崇拜其他神灵。我以为上帝的那么多面具，可简单地归咎于人们的无知与无辜，在圣经里，这却被看作崇拜假神、甚至崇拜邪灵或真正的鬼魔。在我看来，有些事情不过是人们在糊里糊涂地探索真正的上帝，圣经却往往把它们描述为对上帝的背叛。

我还发现，这个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虽然这个民族声称他们是上帝挑选出来的——只有这个民族才真正认识他，因为他对他们讲过话——但是他们又说，他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而且是全人类的上帝。就此而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的圣经莫名其妙地把独一无二的上帝的两种不同含义合而为一：一方面，它说真正的上帝只有一个，而非多个，因此上帝好像是特别的；另一方面，它说上帝有普遍性，他是全世界的上帝，所有的善均莫名其妙地存在于他之内。我一直认为，唯一真实的普遍性是一种性质而非一种实体——是正义而非宙斯，是美而非阿佛罗狄忒女神^①，是真理而非阿波罗^②……

菲舍：某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东西。

苏格拉底：是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真正的上帝拥有什么样的独一无二性(oneness)。我不停地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摇摆。在你们的圣经中，我看到一

① 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女，掌管爱与美，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②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掌管文学艺术、医药、预言和光明。



个具体的上帝——这当然不是说他是一种物质，而是说他是一个具体而真实的存在，是一个有位格者（Somebody），有特定的性格、特征与意志。圣经宣称，这个上帝是世界万物的上帝，与柏拉图的形式^①一样普遍有效。

圣经说，上帝有两种意义上的独一性——他既是具体的“一”，又是普遍的“一”。显明这两种“一”的是创世论，这种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了除他以外的所有事物。创世论解决了以下难题。一方面，如果上帝只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他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只是所有存在的**整体**，他就不可能是具体的。但是在圣经中，我遇到这样一种思想：他是所有事物的**创造主**。

创世论还教给我另外一种知识，它解释了上帝何以是全能的。神如果只是全宇宙的一部分，他就不可能主宰全世界。但是宇宙的创造主能够主宰宇宙，正如讲故事的人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

菲舍：你们的文化中就没有创世论吗？

苏格拉底：没有。我们的神只改造世界。他们是宇宙这个有序整体的组成部分。上帝从无到有创造整个宇宙，这个思想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我觉得这一思想要么是疯子的妄想，要么是上帝的启示。究竟是哪一个，我也不知道。

① 柏拉图的“形式”亦称理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抽象概念。形式永恒不变，它们所代表的具体事物则不断变化。柏拉图认为，前者是原型，后者是模本。



菲舍：在犹太人的上帝概念中，你还发现了什么？

苏格拉底：正义。我一直认为，神是全善的。但是上帝的这种美德，与他要求我们去做的那些正义事业所具有的美德，看来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似乎可以如此表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①

菲舍：你为什么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苏格拉底：欧蒂弗罗(Euthyphro)说，某事很好是因为诸神喜欢它。他这种说法不对，毋宁说诸神喜欢它，因为它本身很好。我不同意欧蒂弗罗的观点——这样做是对的，可惜我忘了再加一句，或者说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某事之所以好，也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类似神。

菲舍：能说得简单一些吗？

苏格拉底：换句话说，良善是上帝的本质，这是其他良善之事的基础，而其他良善之事程度不同地分有这种本质。

阿们：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观点，苏格拉底，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请问能否再说一遍？

苏格拉底：你是否读过柏拉图所记载的我与欧蒂弗罗的那次对话？

伯莎：你是说那次对话是真的？

苏格拉底：是真的。你为什么感到惊讶？

^①《利未记》11：44。



伯莎：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那些对话大多是柏拉图的虚构。

苏格拉底：哼！学者！他们是否认为，我也是柏拉图杜撰出来的？谁说出了真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出的确实是真理。但学者特立独行，他们只关心前者，而不在乎后者。我要把我的观点给阿们解释得更清楚些。我问欧蒂弗罗：一，因为诸神喜欢某个东西，所以那是个好东西；二，因为那是个好东西，所以诸神喜欢它，二者当中哪一个对？用上帝替换“诸神”，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

阿们，你认为圣经里的那个上帝——那个全善的、只做好事的上帝——真的存在，对不对？

阿们：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要问你的问题，关系到你们这个上帝的意志与某件良善之事二者之间的关系。你认为上帝喜欢某个行为，所以那就是一件良善之事？

阿们：是的。

苏格拉底：你们的上帝看上去很武断。假如他要你明天割下邻居的耳朵，这会是良善之事吗？

阿们：如果上帝要我那么做，那就是善事——不过……那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

苏格拉底：那么另一种回答是，因为某个行为本身是好的，所以上帝喜欢它。

阿们：这听起来自然了许多。



苏格拉底：真的？恕我直言，你愿意让你的上帝屈从于比他更高的一种法则？

阿们：不愿意。怎么会得出那样的结论？

苏格拉底：如果上帝想做某事的原因在他之外，在事情本身之中，那么他的意愿就要符合事情的良善属性，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意愿来决定事情的良善属性。

菲舍：苏格拉底，这不正是你教导的那种观点吗？

苏格拉底：是的。看来是我错了，因为我仅仅是根据许多神的模样来理解那独一无二的上帝，把他看作诸多神灵中最伟大、最完美的一个神灵。他虽然不需要其他神灵，但是必须有一个法则存在于他之外。我原来所理解的上帝不是宇宙的创造者，而是它的组成部分，并遵循它的各种法则。你们圣经中的上帝却是宇宙及其法则的创造者。

菲舍：如此说来，你又回归第一种观点，对不对？你认为上帝的意志是善的唯一源泉？若是这样，上帝岂不成了独断专行者？

苏格拉底：不，因为上帝的本质才是善的原因和基础——其良善意志与良善行为，莫不如此。

菲舍：哦。换句话说，现在你认为，在以下两种可能的情况中，上帝的意志与某些行为固有的良善属性之间并无有效因果关系。一种情况是，如欧蒂弗罗所言，善行之所以为善皆因其出自上帝的意志；另一种情况是，如你过去所言，上帝的意志是行为本身所具良善属性导致的结果。毋



宁说二者(善行和上帝的意志)是同一原因——即上帝的本质——发挥作用的结果。苏格拉底,你是这么说的吧?

苏格拉底: 完全正确。看到哲学家的概念分析方法是如此清晰,并且这个学院的老师又使用得如此清楚,我很高兴。

菲舍[满脸通红]: 苏格拉底,这是解决你那个两难推论的一种很有名的方法。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大神学家都讲过这种方法。在圣经中,你还发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苏格拉底: 我觉得我发现了犹太人的上帝的一种新属性,这种属性来自创世论。我指的是上帝的全知,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你们的上帝不会犯错误,完全知道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任何事件,因为他好像不在时间之内,而在时间之外。他不用等待,也不会发生变化。对他来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菲舍: 与你以前的上帝概念相比,这有何不同?

苏格拉底: 我和我那个社会所能设想的神灵,只是比我们“略微”聪明,正如我们比婴儿略微聪明。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凭借其智慧统治宇宙中我们力不能及的那些领域。你们的上帝却统治整个宇宙,因为他有那样的智慧,他之所以有那样的智慧,是因为他设计并创造了宇宙。

菲舍: 我明白了。很有意思——以前我从未把上帝的全知与创世论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还有哪些事情出乎你的意料?

苏格拉底：最让我吃惊的事情还没说呢。

菲舍：说来听听。

苏格拉底：上帝的意愿，不如说这种意愿的动机，让我大吃一惊。且听我说。上帝对人有一定的意愿与法则，这不足为奇，因为我那个时代的诸神两者都有。与我那个社会的神灵不同，你们这个完美无缺的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崇拜或服从，甚至不需要他所创造的宇宙。然而，他还是为我们立了一些法则，而且特别在意我们是否遵守这些法则。这种做法只能有一个动机，我发现该动机经常出现于你们的圣经，它有时是显明的，但通常是隐藏的。

菲舍：什么动机？

苏格拉底：既然他一无所求，那么如果他那些愿望不是为了他自己，就一定是为了我们。换言之，是一种完全无私的爱，我不知道我们人类会不会拥有这样的爱，因为我们心里充满欲望，而且我们生活在时间之内。我们至少需要未来；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不会变化，只有他不需要未来。

菲舍：不过新约最大诫命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这个上帝，而且要爱人如己。你在圣经中见过这个诫命，对吧？

苏格拉底：对，在我看来，我们怎么可能遵守这个诫命，是个大问题。如果诫命里说的那种爱是无私的，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无私地爱别人？时间内的一种被造物何



以能圣洁，像“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一样？这看上去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菲舍：下节课我们将讨论新约提出的一种观点：这个上帝曾以人的样式来到世间——就是耶稣。在你看来，这个思想能否解决这一矛盾？

苏格拉底：哦！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样的智慧真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何以变得圣洁？上帝是全能的，他完全可以使自己具有人性，但人的能力却不足以使自己具有神性。如果耶稣就是这个曾化身为人的上帝，他一定能在历史上、在时间中践行这种圣洁的爱，问题是**我们何以为之？**

菲舍：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节课吧，那时你就读完新约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继续探讨旧约中的上帝的本质。

苏格拉底：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我必须让你们知道，读你们的圣经时，特别是我读到那些最奇特、最令我惊讶的概念——如无私的爱——的时候，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油然而生。奇怪的是，这些奇特的东西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显得自然、平常，更能反映事物的核心本质。这是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的。这是一种确信无疑的感觉，只是我无法解释清楚。

请允许我这么说吧。出于本能，我一直在探索真正的上帝，我认为如果我找到了，我一定会像见到熟人一样把他认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发现犹太人的上帝时，这种情况

就出现了,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相反的情况也同时出现了。我深感震惊。我的期望没有实现。但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我认为这些期望已经化为现实。我内心深处好像有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东西——我认为那是我的**守护神**——他一直为我指引方向,他清楚地知道,应该让我走向何方——这个**守护神**仿佛是在向我展示自己的家园。

阿们:就是这样! 苏格拉底,你的**守护神**就是圣灵!

苏格拉底:谁?

菲舍:这是另一个话题,苏格拉底,读新约时,你会遇到这个话题。

阿们:圣灵可不是一个话题!

菲舍:阿们,在这课堂上,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话题。

阿们:如此说来,圣灵不会出现于这个课堂。

苏格拉底:对不起,如果像您所言,我读新约时会遇到圣灵这个话题,那么此刻还是应该专注于当下的这一个问题。

菲舍:就是应该这样。[略微有些紧张。]你刚才说什么,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回忆说(doctrine of anamnesis)是我提出的一个很有名、也很重要的理论。读犹太人的圣经的过程,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回忆说认为,所有的学习——即对永恒真理的学习——其实是一种回忆,正如你们所说,这是把意识之外的知识带到意识之内的一个



过程。你们称之为似曾相识或“顿悟”。如梦初醒，或如邂逅久违的朋友，又如回到一个你离开多年、早已忘却的地方，其实那是你的故乡。

菲舍：这是你读旧约的感想吧？

苏格拉底：不是，这是我对旧约中的上帝的认识。

菲舍：你不觉得这个上帝难以理解？

苏格拉底：哦，是的，很难理解。但是这些费解的、令人惊讶的特征，常常给人一种回家的感觉。

菲舍：常常而不是总是如此？

苏格拉底：对，不总是如此。举例来说，你们的上帝是永恒的，却又生活在时间中，存在于历史中，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他有行动，因为他是爱，而爱就会行动——这说得通。但是我认为，爱必须是发生在时间中的一个过程。它何以超越时间？我认为思想无需是发生在时间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把上帝理解为纯粹的思想。但是超越时间的上帝何以成为纯粹的爱？

阿们：苏格拉底，这种爱不同于我们那种爱。

苏格拉底：这何以解释超越时间的爱能够活动于时间之中？

阿们：那与三位一体的真理有关。

苏格拉底：与什么有关？

菲舍：好了，不要讨论那个话题。我认为真正的苏格拉底一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如果只有假的苏格拉底才会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菲舍：不能那么说，现在我们暂且不提这个问题。苏格拉底，你真的不明白上帝无私的爱与其超时间性有何关系？

苏格拉底：好好想想，也许我能理解。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全新的东西……让我想想……哦，对了，我认为我明白了。人类的爱有时间性，因为它们建立在需求之上，其目的是满足这些需求。上帝的爱是永恒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需求之上。上帝的爱之于需求，正如沉思之于推理。

阿们：苏格拉底，你能解释一下这个类比吗？

苏格拉底：当然可以。推理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发现真理。沉思是直接认识人们已经发现的真理。它无需是一个过程。你听懂了吗？

阿们：我想我懂了。

苏格拉底：同样的道理，需求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得到某种好处，即实现某种目标。这是自私的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无私的爱直接肯定对方的价值，它不是要探索尚未存在的善事，而是乐于做某种已然存在的善事。我认为，超越时间的上帝有能力做这种事情。

阿们：我明白了。

苏格拉底：上帝是不变的，他何以能在时间中产生某些不断变化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理解……



菲舍：苏格拉底，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专业而且哲学意味太浓了。希望你不要介意，现在我们还不能深入探讨。这是日后我们将要探讨的又一个有趣的话题。

苏格拉底：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来探讨我们发现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好，我们还是回归主要问题吧。我还没有告诉你们，在读你们的圣经时，我最大的发现、最让我惊讶和费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所有同学：那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上帝的名字。

伯莎：上帝的名字？名字里会有什么？

苏格拉底：会有一切。我认为事物存在于它们的真实名称之中。

伯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名称不过是一些符号(labels)而已。

苏格拉底：我不这么认为。符号是唯一存在的事物，你们把名称理解为事物，我却把事物理解为名称。你们把名称理解为世界万物中的某些事物，它们周围是其他事物。我则把事物理解为名称，它们周围是正确的名称。但这又是一个跑题的问题。还是说说上帝的名称对我的震动吧。

菲舍：上帝在圣经中有很多名字。你不是从自己的文化中已经知道了这些名字吗？

苏格拉底：是的。那都是我们给他起的名字。让我吃惊的，不是你们的圣经如何称呼上帝，而是上帝如何称呼自

己：我们给他起的所有名字，都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身份，只是说出了他与我们的关系……

阿们：何以见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请看这些名称：上帝、主、创造主、立法者、法官或救世主。他不是自己的上帝、创造主或救世主，而是我们的上帝、创造主或救世主。

阿们：我明白了。

苏格拉底：刚才我说了，在你们的圣经中，我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甚至超乎想象的东西：上帝的真实名称，能表达其本质和真实身份的一种名称。无论如何，当他站在燃烧着的灌木丛中向摩西讲话时，他一定是用了自己的真名，他既用了相对的关系层面的名称，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又用了绝对的名称，如“自有的”、“我是自有永有的”^①。这些名称看上去很特别。

菲舍：说得对，苏格拉底。那是神圣的四字母圣名^②，犹太人从不会读出这个词。你觉得这个名称的哪个地方很费解？

苏格拉底：我是思维或意志的主体的名称，对不对？

① I AM(自有的), I AM WHO I AM(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圣经中文和合本的译法。“自有”的意思是,上帝的存在不依赖其他任何事物;“自有永有”的意思是,上帝的存在是独立的、永恒的。

② 在希伯来文中,上帝向摩西启示的自己的名字包含四个字母,英文拼写为YHWH。和合本圣经将此翻译为“耶和華”。



菲舍：对。

苏格拉底：作为主体而存在是上帝的本质，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我们何以把他作为一个客体来研究？我们何以认识这个上帝？上帝永远是我，永远是主体，如果这是他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何以成为我，进而把上帝变成我们的客体？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他。可是当我们说出他的真名时，我们好像真的认识他了。

菲舍：苏格拉底，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何以认识“自有”？

阿们：我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菲舍：那你应该有个很简单的答案喽？

阿们：是的！上帝说。我们听。他给我们启示。

菲舍：苏格拉底，你怎么看？你是否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是的。我知道的所有宗教都在讲人如何寻找神。这个宗教好像在讲上帝如何寻找人。上帝是永恒的，可以在时间的旷野里不停地寻找，我之所以说这个困惑我的问题很重要，原因就在此。如果上帝没有这样做，我就无法知道我们如何认识他的本相。

菲舍：你为什么认为，除了摩西，谁也不可能提出上帝的概念？

苏格拉底：难道您没读过圣经？不是摩西提出了这个概念，而是他接受了这个概念；这是上帝的主意。

菲舍[既有些恼火，又有些惊讶，还有些尴尬]：哦……



好……不管你说得对不对，你为什么认为，你或其他思想家都不可能提出这个名称？

苏格拉底：因为我毕生都在尝试，但是没有成功。我的许多不眠之夜都是在苦思神的真名与本质的问题时度过的，我所发现的不过是自己的无知。

伯莎：苏格拉底，柏拉图并没有提到这些不眠之夜。那是为什么？

苏格拉底：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情，他也不例外。

伯莎：为什么？

苏格拉底：出于三种考虑。首先，在我自己还未想清楚之前，我不想动摇那些笃信神的人们的信仰。其次，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奥秘，不应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内心的守护神没有禁止我与你谈论此事，我深感惊讶。最后，柏拉图和那些年轻人都想把我的思想教条化、系统化。我不想在无知的基础上建立苏格拉底神学。

菲舍：那你是怎么做的？

苏格拉底：我苦思冥想，不停地祈祷，希望求得神的真名与本质——因为真名揭示本质——但一切都是徒劳。我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神的真名又是一个无法撼动的客体。

菲舍：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那客体胜利了。

苏格拉底：到现在为止，是它胜利了。顶风航行，可以



说我毫无进步。现在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那风来自上帝。我必须顺风航行。

菲舍：我不大明白你这个比喻。

苏格拉底：像约伯和摩西一样，我必须仔细倾听。我必须把真理当作一件礼物来接受。

菲舍：难道上帝没有把这件礼物送给你？

苏格拉底：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把这件礼物送给我。他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希腊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偏爱犹太人，多奇怪！

阿们：艾维尔(Ewer)就是这么说的！你是否读过他的文章？

苏格拉底：没读过。如果两个人都能说出真理，人们无需怀疑他们窃取了对方的消息，因为是真理降临于他们。

莫莉：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真的偏爱犹太人？统治宇宙的上帝何以如此偏心？

菲舍：莫莉，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相关却又跑题的问题。

苏格拉底：大家请看，如果我们想回到真正的家，需要多么严格地克制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自然天性啊！因为若顺着天性，我们很容易就会偏离正道，坐在路旁休息，或者步入田野，去享受野花的芳香！看来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无知，而且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知识——如果这种知识不是把我们引向正确目标，而是让我们误入歧途。在一个时间专心思考一个话题，真难啊！



伯莎：苏格拉底，你为什么认为那很难？

菲舍：这又是一个跑题的问题，恰恰印证了苏格拉底刚才说的人们很难避免跑题。

苏格拉底：不错，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做一个简短的考察。我猜想，从上帝的角度看，世界万物与我们所见的迥然不同，他能一下子理解任何事物。当然我们不是上帝。因此我认为，我们想变成上帝，却不是上帝，这种不满促使我们努力模仿上帝，要像他那样，能够一下子理解世界万物。

菲舍：你做的心理分析很有趣，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我是”^①很难认识？或者说即便认识了你也会大吃一惊。你能解释一下吗？

苏格拉底：让我试试吧，不过我必须使用一些词汇，就像陶匠必须使用泥土一样。我不能把上帝理解为“我是”，因为我不知道“我”(I-ness)与“是”(AM-ness)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我的理解，“我”与“是”是指人格(personhood)与完美，也指主体性和客体性，或者某人个体性的“一”与作为普世存在(universal Being)总和的“一”。

菲舍：这听起来很像萨特所谓自为存在与自在存在的二元论。

① I AM, 上文译作“自有”。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此处译作“我是”。英语中“是”与“存在”同义。



苏格拉底：我不认识这个萨特，不管怎么说，我要讲一下我的看法。先说“我”。这是主体、认识者、决定者或某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人起码有某种意志，他好像存在于时间之内。再说“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存在物(a being)，而是纯粹的存在本身(Pure Being Itself)，是永恒不变的。这个上帝一定是不变的，因为他完美无缺。变化意味着得到某种新的完善性(new perfection)或失去某种旧的完善性(old perfection)，或兼而有之。这三种变化都与绝对的完善性相抵触——人们认为上帝拥有绝对的完善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所以我得出以下结论：我无法理解，上帝何以既在时间之内，又是永恒的。请你原谅我这种表达方式。

伯莎：我们不要在偏路上继续前行了。时间与永恒性的问题搞得我头疼！头都快爆炸了！

菲舍：伯莎，我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跑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站在“是”的一方，而他以前的大部分人都站在“我”的一方，是这样吗？我是说柏拉图让正义取代了宙斯，也用其他属性取代了其他神灵。

苏格拉底：是的。看来只有两种选择。柏拉图比我更快地否定了神的“我性”(I-ness)。这就意味着虽然你能认识神，但是神不可能认识你。即使他能以某种方式认识你，他也不可能爱你，因为在我看来，爱是发生在时间之内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不完美的。我不明白永恒的存在何以爱我。



如果这个上帝爱我，他就不是永恒的存在者。如果这个上帝是永恒的存在者，他或它就不可能爱我。善本身(Goodness Itself)或者存在本身(Being Itself)何以会有忧虑、意志或欲望？

伯莎：现在你明白了？

苏格拉底：哦，我还是不明白。我只是把地平线上的一丝曙光当作一种可能性。这也许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圣经中的上帝显然是永恒的、完美的和普遍的，我们不能改变他。作为时间的创造者，他一定在时间之外。但是他有爱心，关心人类，有行动，也在说话。你们的圣经记载得很清楚。

伯莎：我们的主题是耶稣，现在我们是不是扯得太远了？

苏格拉底：我觉得我们也许没有走得太远。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上帝甚至能够化身为人，如果他愿意的话。

伯莎：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有什么关系？

苏格拉底：在上帝那里，“我的性质”与“是的性质”实现统一，因此他能在时间内发挥作用，颁布律法，启示先知，创造奇迹；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能成为一个肉身，进入时间之内，在不丧失其永恒性的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有了时间性……事情也许如此。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更不知道事情何以如此，如果这是真的。一个名为耶稣的人可能是至高无上的、永恒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上个礼拜，我



认为这种思想荒谬绝伦，令人难以接受——现在看来，那是可能的，或大概是可能的，或几乎是可能的，或几乎可以说是大概可能的。

托马斯：等等，苏格拉底。我没弄明白。你说你发现了圣经所描述的犹太人的上帝的超越性，这是他的特色——这个上帝不仅没有异教神灵的那些缺陷，而且超越了整个宇宙，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我认为你这个新思想——上帝有超越性——使你更难、而不是更容易理解上帝道成肉身的可能性。一个非常接近自然的上帝，很容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一个远离自然的上帝——何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苏格拉底：我明白你的问题了，托马斯，我认为这个问题源于你对灵魂及其可能性的理解，因为你是根据狭隘而有限的物理规律来思考灵魂。从埃及到雅典，比从斯巴达到雅典，困难更大，因此从天堂到尘世，比从天空到陆地，困难更大。难道不是吗？即便在物质世界，也有一些类比，它们能够证明我所发现的这个真理：超越性使临在性变得更加可能，而不是相反。以光为例，光没有颜色，它超越所有的颜色。是这样吧？

托马斯：是的。但是何以超越……？

苏格拉底：因为它不是存在于一种颜色，而是存在于所有颜色之中，对不对？假如光是黄的，它就不可能是蓝的。因为它既不是黄的，又不是蓝的，所以它能够既是黄

的，又是蓝的。再以思想为例，这是一个更好的例子。思想没有任何形式。它不是绿的，也不是方的，不是动物，也不是矿物。对不对？

托马斯：对。

苏格拉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能呈现出世界万物的任何形式，才能认识绿色和蓝色，正方形和三角形，动物和矿物，对不对？

托马斯：谁都知道这些常识。我认为科学会做出另外一种解释。思想不过是大脑的一种生物化学过程。

苏格拉底：思想不过是生物化学过程？

托马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区别在于，一种思想带有大电荷，或小电荷，或双电荷，另一种思想则带有另一种电荷，对不对？

菲舍：先生们，又跑题了。请回归正题。再有几分钟就下课了。

苏格拉底：我们不但听命于真理，而且听命于时间，听起来真别扭。看来只好这样。好吧，托马斯，我的看法是，上帝不像事物，而像思想：上帝不是宇宙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说，只有这样的上帝才能够从外部进入宇宙整体——又拿空间作比喻了——并成为他自己的造物的一部分。

托马斯：为什么要用外部来做比喻？

苏格拉底：哎，否则的话，我们就能张开翅膀，飞到他那里，如果我们能飞足够远。

托马斯[面带微笑]：问题是统治宇宙整体的上帝，何以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光存在于所有颜色之中，知识存在于所有自然形式^①之中，但是基督徒认为，这个上帝曾化身为一个具体的人。

苏格拉底：也许这就像小说的作者在适当的时候，比如在第三章，把自己放到作品中，作为小说的人物之一。他既是小说的一部分，和其他人物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同时又在小说之外，不受任何限制，因为他是这部小说的创造者。

托马斯：这不可能是神迹，道成肉身却是神迹。

苏格拉底：对我们来说是神迹，对上帝来说就不是神迹。作者进入自己的小说，对作者来说，这不是神迹，因为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是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托马斯：我明白了……你会把神迹定义为诸如此类的东西——仿佛画家在创作中不是因袭前面的笔法，而是另辟蹊径，又如作曲家在—首交响曲中不是采用前面音符的节奏，而是插入新的、出乎人们预料的一些音符，是这样吗？

苏格拉底：大概如此。

^① 即自然规律。

菲舍：神迹，又一个跑题的问题。先生们，很快就要下课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苏格拉底，你认为下节课我们应该讨论什么问题？从犹太人的上帝的本质特征来看，现在你是否认为，基督事件很可能是真的？

苏格拉底：哦，我不这样认为。我没说过那样的话。那仍然是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深奥问题。根据你们的历史记载，犹太人也感到震惊，是不是？

阿们：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我认为刚才我们只是讨论这个上帝的本质特征，并没有讨论他是否真的变成一个人，甚至也没有讨论他是否有可能变成一个人——不过当我们考察他的本质特征时，必然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讨论这样的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只是讨论了上帝概念，即上帝的本质特征。

菲舍：苏格拉底，从人们已经发现的这些本质特征当中，你学到了什么，能简单概括一下吗？

苏格拉底：我觉得有时间限制可能比自由自在更有益。嗯！简单地说，我有两点收获。首先，通过这些本质特征，我基本上理解了你们所谓上帝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其次，这些特征还让我认识到，耶稣在使用上帝一词并声称自己是上帝时，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菲舍：苏格拉底，从逻辑上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两个问题：首先，道成肉身是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其次，这个耶稣是何许人也。由于这两个原因，我要读一读你们的新约。

菲舍：这个建议非常好，而且合乎逻辑。大家说是不是？

全班同学：是。

伯莎：又回归幼稚的基本问题了。哇！在基督论课上讨论新约！

菲舍：嗯，我认为神学家应该有科学精神，好的科学家总是以数据为出发点，对不对？为了上好下一节课，同学们起码要读一读福音书。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书单，需要的同学就来拿一份。[把书单递给学生。]你认为哪些内容对下节课有用，就读一读。下节课我们将讨论苏格拉底刚才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好不好？

全班同学：好。

菲舍：很抱歉，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听其他同学的发言，但是我认为，苏格拉底很好地总结了一个异教徒第一次读旧约时的感受，大家说对不对？

全班同学：对。苏格拉底，做得好。表现出色。

菲舍：该下课了。下周见。

第9章

看！ 是活的！

有道神学院，菲舍教授基督论课程的第三次课。苏格拉底安静地坐在那里，聚精会神，若有所思，神态安详。伯莎、莫莉、阿们、所罗门和托马斯都来了，他们正在聊天。索菲娅没来。

菲舍[心情愉快地走进教室]：很好，很好，大家都来了。

伯莎：没有，索菲娅走了。她不选这门课了。

菲舍：噢，真遗憾。嗯，我们上课吧。按照我们的朋友苏格拉底[朝苏格拉底傲慢地笑了笑。]的建议，上节课我们约定，今天我们将根据上次讨论过的旧约，来重新探讨新约。苏格拉底好像是第一次读这部著作。我认为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个古希腊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哲学家读了新约，他会有何感受。

苏格拉底[微微摇了摇头]：那不是想象，而是真的。

菲舍：好吧，苏格拉底，你从新约学到了什么？

苏格拉底：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菲舍：给我们讲一讲。哪些东西是你以前不知道，现在才知道的？

苏格拉底：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会在你们这个时代复活。那是为了让我见一个人，我死了四百年以后，这个人才出生。

菲舍：那一定是拿撒勒人耶稣。

苏格拉底：是的。

菲舍：你遇到了真正的耶稣，正如我们遇到了真正的苏格拉底，是不是？

苏格拉底：是的。

菲舍：我觉得小小的心理剧(psychodrama)的作用真不可小视。好的伪装还真有教育意义。

苏格拉底：我认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所起的作用，更不可小视。我没有伪装，他也没有。

菲舍：啊，可是你们两人的身份确实值得怀疑。

苏格拉底：对您来说也许如此，对我来说就不是这样了。

菲舍：你说你见过他，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我是说我见到的那个人，不是一种伪装，正



如你们现在所见到的苏格拉底，也不是一种伪装。

菲舍：就像……噢，我明白了。你说得对。苏格拉底，你很聪明。

苏格拉底：这两点您都错了。

菲舍：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您不知道，我并不聪明。

菲舍：你是说耶稣和苏格拉底的存在都是实实在在的？

苏格拉底：是的，您可以这么说。

菲舍：你说你有过一种神秘的体验？

苏格拉底：我说我见过一个人。那是一种神秘的体验吗？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您可以这么说。

菲舍：苏格拉底，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道理，这可是头一次。

阿们：嗯，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讲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明白。他今天的神态都和平时不一样。但是——怎么说呢？——不知什么什么原因，苏格拉底，你看上去比以前更像你自己，更有苏格拉底的风范。

苏格拉底[态度很坚决]：**我们来这里，在这课堂上，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看我，而是为了看他。**

菲舍：那我们就看他吧。请问苏格拉底，你对耶稣的感受，不同于犹太人对他的感受吧？果真如此的话，你是否认为，这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因为你是希腊人？



苏格拉底：这还是一个关于我、而不是关于他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下新约里的一句话：“就与基督的关系而言，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没有分别。”是这么说的吧？

菲舍：是的，保罗就是这么说的。请你讲讲，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苏格拉底：我认为耶稣能让所有的人做出相同的回答。举例来说，我完全理解犹太人对他的感受，尽管我是希腊人。

菲舍：你指的是哪些犹太人？他们对耶稣有何感受？

苏格拉底：问得好。群体不同，感受也不同。我认为我知道所有这些人的感受。第一个群体包括学者、文士和犹太哲学家。他们惊讶不已。“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就是他们的感受。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回答他们的问题，一如阳光穿透层层烟雾。

菲舍：当时还有哪些群体？

苏格拉底：犹太公会和希律党是另外两个群体。我认为后者是执政党，是希律王的盟友。换句话说，这是一些宗教、政治团体。这两个团体都深切感受到这个人所造成的威胁。在雅典，人们甚至感受到我所造成的威胁，因此我很理解这些人的感受。

伯莎：他们为什么觉得受到很大威胁？我一点也不



明白。

苏格拉底：这就是说，你一点也不理解他。这些团体很精明，仿佛动物天生就能发现自己的天敌，生物机体天生就排斥异体组织。他们好比水，他好比火；不是他们扑灭他，就是他烤干他们。举例来说，他经常谈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说人们不能用旧皮袋来装新酒。

菲舍：有没有第四个群体呢？

苏格拉底：有，民众或普通百姓是第四个群体，他们先是崇拜他，后来又强烈要求钉死他。这是一群反复无常的乌合之众——对我来说，所有这些事情听起来很熟悉，仿佛耶路撒冷和雅典一样，也实行民主制。

伯莎：你认为民主制不好？

菲舍：对不起，伯莎，不要偏离主题，好不好？苏格拉底，你是否还注意到其他任何群体的任何感受？

苏格拉底：第五个群体也许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这些人头脑清楚，他们知道，如果他真的是他所声称的上帝，他们就必须崇拜他，否则他们就要钉死他。因为摩西律法规定，亵渎上帝者必须死，如果他不是上帝，那他就是最坏的亵渎上帝者。这些犹太人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哪一个。所以他们听他讲话，观察他的行为，满心狐疑地等待着机会。

菲舍：苏格拉底，我认为你属于这个群体，是不是？这是一些追问者、探索者或不可知论者。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最初的时候，我确实如此，和尼哥底母(Nicodemus)^①一样。

阿们：苏格拉底，为何不把他的弟子算作第六个群体呢？

苏格拉底：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群体最难识别，因为他们的基本信念——耶稣这个人其实是化身为人的上帝——毫无可能性。

阿们：为什么说这件事毫无可能？

苏格拉底：你还不明白？这就好比是说，一个正方形同时又是一个圆形。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怎么可能同时共存？同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永恒的，又在时间之内，既是不朽的，又终有一死，既是神，又是人？任何人只要懂一点逻辑，就一定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很明显的矛盾。

托马斯：说得好，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不好，托马斯，又跑题了，偏离了主题。读这部书的时候，我所遇到的不是一种本质、一个概念或一种特征，而是一个人。

托马斯[大为震惊]：于是你对理性失去希望了？

苏格拉底[表情严肃]：丝毫没有失去希望！这不正好说明，理性必须承认在它之外还有其他事物？

托马斯：不对吧。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① 圣经记载他为犹太公会成员，曾在夜间去找耶稣。



苏格拉底：首先，某物必须拥有理性，对吧？

托马斯：这是什么意思？何为某物？

苏格拉底：我们讲道理，因为我们是人，对不对？我们是有理性的，对不对？

托马斯：对。

苏格拉底：占有者不是被占有者，对不对？

托马斯：我觉得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主体不是客体。

托马斯：我还是不明白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不是理性拥有理性，而是我们拥有理性。

托马斯：噢，那当然了。这能说明什么？

苏格拉底：无论你把理性的庙堂修建得多么高大、完美，庙堂之下必须有某种东西，例如土地。还必须有建筑师——人——来修建它。

托马斯：苏格拉底，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没有放弃以前的任何哲学思想，只是把新增加的一个观点说得更清楚了。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只是一种特征或本质。他具有某种特征或本质。

托马斯：对。我承认这种区别。这能说明什么？

苏格拉底：我在这本书里所发现的，不是对某种本质的定义，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显然具有人的本质，他同时宣称自己还有神的本质。

托马斯：好，你发现一个人。他的说法很可笑。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那种说法确实让我大为震惊，从表面来看，似乎荒谬可笑。但你知道我对表面现象的态度。

托马斯：问题是—一个人何以会有两种本质？那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我们当然要考察这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另外一样东西，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这种东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我指的是耶稣这个人。

所以我认为，我应该首先考察这个人，然后再考察那两种本质——尽管上周我已根据你们的旧约，考察了上帝的本质，另一方面，我的一生都在探索人的本质。对我来说，第一位的、最重要的诫命是“认识你自己”。

菲舍：苏格拉底，我认为，对耶稣这个“人”及其“本质”的这番讨论，以及你对基督教神学史与基督教教义的了解，一定会使你成为一个不合时代潮流的人。你真的认为，真正的苏格拉底一定会用尼西亚-卡尔西顿信经来解决基督论中的难题？

苏格拉底：很抱歉，我完全没有弄明白您的问题。我只知道，我遇见一个人。

托马斯：我认为你对理性不抱希望了。

苏格拉底：难道为了见一个人，你不得不放弃对理性的希望？

托马斯：那你用理性做什么？



苏格拉底：理性的河流把我带到完整的人的大海之中，这是一种高于而不是低于理性的东西。

托马斯：一旦被卷入大海，你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你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苏格拉底：这个比喻看来很贴切。

托马斯：那就是说，你真的对理性——你的双脚——失去了希望？

苏格拉底：完全错误。游泳的人会失去双脚吗？恰恰相反，游泳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使用他们的脚。

托马斯：你是说，即使感受到信心的飞跃（leap of faith），你仍然需要理性？

苏格拉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是飞跃，也离不开双脚。当飞跃结束回到地面时，你还是要双脚着地。

托马斯：这个类比是不是说，你认为信仰的动机是合理的，你能给它提供合理的解释？

苏格拉底：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托马斯：这我可得好好听听！

苏格拉底：是的，你必须好好听听。

菲舍：苏格拉底，你把自己的感受说成是被卷入大海。我没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你曾有过神秘的体验？难道不只是坐下来，进行合理的思考吗？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把碰见一个人称作神秘的体验？您现在有没有神秘的体验呢？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菲舍：我遇见的可是真实的人。你不过是读了一本书。

苏格拉底：不对。我不仅读了一本书，我还遇见一个真实的人。那本书不是我体验的对象，而是一种媒介或提供了时机。

阿们：那也许是一种圣礼？

苏格拉底：请问何为圣礼？

阿们：正式定义是，“能够有效呈现它所代表的实体的符号。”

苏格拉底：说得不错。词语是一些有意义的符号，但是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那样，它们也能以某种方式，让它们所代表的那个人显现出来。

菲舍：你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

苏格拉底：是的，我认为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我会马上告诉您这样说的原因。

伯莎：苏格拉底，如此说来，你已经成了基督徒。真有意思！

苏格拉底：有意思？你怎么能这么说，好像我只是改变了我的哲学而已？

伯莎：不就是那样吗？

苏格拉底：获得新生的意思是改变哲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你可以说，我只是改变了我的哲学。

伯莎：获得新生？

苏格拉底：这是所有描述这种经历的意象当中最准确



的一个。我认为在与犹太哲学家、探索者尼哥底母交谈时，耶稣之所以使用这个意象，原因就在此。这个意象很准确，因为只有新的生命，才能与这种变化相媲美，才是彻底的变化——不仅人的思想变了，他的存在也变了，这不但是从低级存在到高级存在的一种变化，而且是从不存在到存在的一种变化。我的身上诞生了一种新的东西。如这本书所言，是他本人诞生在我里面。

伯莎：我没听懂。[紧皱眉头，但很有兴趣。]

苏格拉底：好吧，你们大家谁听懂了？[以恳求的口吻。]教授，您是否理解我的观点？

菲舍：苏格拉底，任何意象都有多种理解方式。这个你肯定知道。

苏格拉底：我当然知道。我说的不是人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个符号，而是如何理解它所代表的那些事情。

菲舍：它所代表的那些事情？

苏格拉底：您想说什么？

菲舍：你认为实存只有一个层面、一个维度？

苏格拉底：我绝不会错过这个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的机会。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遇到一条鲸鱼，形而上学的那些捕鱼工具不足以捕获这条大鱼。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聚精会神地探讨我们的问题，尽管遇到很多重要而有趣的相关问题，我们都顶住诱惑，没有去深入探讨那些重要而且令人着迷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算是一



个跑题的问题。我是指实在的意义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按照那一实在的本来面目谈论它。我还必须提一个新问题。我担心它会被误解，会让人难堪，所以请大家对我耐心点，决不要误解这个问题的动机。

全班同学：放心吧，苏格拉底。[大家用随和、真诚而友好的目光看着他。]

伯莎[显得迫不及待，却兴致勃勃]：这是个什么问题？

苏格拉底：基督徒在哪里？[全班同学感到无比惊讶，困惑不解。]

伯莎：你什么意思？哪里都有基督徒。

苏格拉底：这里有吗？

伯莎：这里当然有，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有基督徒。

苏格拉底：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伯莎：哪一点？

苏格拉底：如果你们都是基督徒，如果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基督徒，如果某些人是基督徒——你们的生活何以完全相同？你们的表情、谈吐与思想何以完全相同？已出生的孩子与未出生的孩子何以如此相似？如果这个神奇的事件是真的，你们的生活何以如此……如此乏味？

莫莉：苏格拉底，你想羞辱我们？

苏格拉底：唉，我就是怕你们这样看问题。这个问题令人难堪，原因在此。请大家注意，我当然不是基督教领域的专家；只是在过去几天，我才认识它，因此我根本不能对

你或其他任何人说，基督教究竟是什么。你们的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它究竟是什么。如果这本书里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它的本来面目与我知道的所有其他事物的关系，就好比鲸鱼和小鱼的关系。

菲舍：苏格拉底，你能以如此严肃的态度对待新约，这很好，不过……

苏格拉底：很好？您刚才说很好？

莫莉：哎呀，苏格拉底，别那么悲观。如果你找到了幸福，我们都会为你高兴。

苏格拉底：这本书几乎没有提到幸福，但是它谈到喜乐。请问哪位能理解这种区别？[大家神色茫然。]你们都读过新约？

全体同学：当然读过。

苏格拉底：你们也许把新约当作“理所当然的”(of coursed it)。你们所谓的 course 是和 take a course(选一门课)中的 course 一个意思吧？^①

菲舍[有些生气又很感兴趣]：**苏格拉底**，说得具体些，你觉得人们缺什么？

苏格拉底：什么都缺！

菲舍：所有同学当中，只有你能说得更清楚一些。

苏格拉底：我一定尽力。大家来看我是否理解了这本

^① 苏格拉底似乎是在批评学而不思的不良学风。

书，它宣称最高的创造主——上帝曾化身为人，这样众人都能借着祂而成为神灵。“与神的性情有分”——新约如是说。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人们怎能在这之后还是和之前完全相同？

菲舍：哦，嗯，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争论的焦点。我们应该把“与神的性情有分”这个比喻看作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件，还是把它看成一个神话式的表述而不能从字面来理解它？

苏格拉底：神话？您认为那是神话？

菲舍：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

苏格拉底：您站在哪边？您怎么看？

菲舍[感觉很不自在]：这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这是学术课堂，不是奋兴布道会。[有人发出咯咯的笑声。]

伯莎[试图给菲舍解围]：苏格拉底，你是不是在问，我们为什么不都是圣徒？

苏格拉底：如果你是指那些完美无缺的英雄，那可不是我要问的问题。圣经中的人物并非如此。他们都是有点的——与我那种文化所虚构的英雄人物是不同的。顺便插一句，你们这本书看来具有真实性，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其他事情，我很难给它下定义，但是我认为，我们很容易认识它，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这本书里见过它。

请听我说。当我读耶稣这个人、他的门徒以及“被呼召

出来的人”（“教会”就是这个意思，对吧？）的时候——在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发现一种明明白白的、与众不同的、坚强有力的和充满活力与欢乐的东西，仿佛正午的太阳。如这本书所言，倘若所有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难怪全世界，包括顽固的罗马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难怪见过耶稣的那些人要么崇拜他，要么钉死他。难怪见过他的门徒的那些人，要么相信他们并崇拜他，要么不相信他们并迫害他们，因为他们是可恨而疯狂的骗子。人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菲舍：苏格拉底，你在为宗教狂热辩护？

苏格拉底：不是。

菲舍：那你要为什么辩护？

苏格拉底：那东西很像婚姻。沐浴在爱中。忠诚。

菲舍：你觉得你在周围人身上看到了什么？

苏格拉底：学术。老师和学生都在做游戏，仿佛孩子们正在玩狩猎的游戏，前院却潜伏着一只真正的狮子。您认为您是在研究一个死人，对不对？——这个人死了多年的我一样（只是前几天又活过来），而不是在研究一个活着的、近在眼前的而且思维活跃的人——像我现在这样。这不是您的观点吗？

伯莎：苏格拉底，你在这里，耶稣可没在啊。

苏格拉底：你们这本书说，他在这里。从他那些弟子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的信仰和行为来看，他似乎就在他们中间。他自己就曾应许过他的同在。如果这不是神话，如果他真的死而复活了，那他就没死，他还活着，和动物一样——起码和动物一样是活的。可是你们在研究他的时候，好像把他当作一幅图画或原木上的一个瘤子。某根原木上有个瘤子，你坐了上去，才发现那是个青蛙，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这根原木本来就不是一块木头，而是一条鳄鱼，你是否见过这种事情？你不禁大喊，“看！是活的！”在这里，我没听到任何人谈起过任何这样的事情。

伯莎：你见过这种事情？那条鳄鱼真的活了？

苏格拉底：是的。嗯……你没有这样的经历？

伯莎[不想正面回答，却饶有兴致]：哦，从某种意义上说……

苏格拉底：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他真的死而复活了？

伯莎：从某种意义上说……

苏格拉底：你说的是哪种意义？

伯莎：所有生物都是来自无生命的物体。他是不是万物的原型呢？在所有人当中，你最理解原型，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

苏格拉底：一点不错——我认为我很了解这种理论，我能很快认出，何为原型，何为个体事物或事件。我认为我能区分生命与动物、正义与统治者或战争与战役。你们的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这个人声称自己是上帝，他的生、死、

复活与升天都是历史事实。但是原型没有发生过程；它只是存在。它是永恒真理与普遍意义，是永恒的可能性。

菲舍：苏格拉底，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清楚地理解这种区别，这似乎是犹太人与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区别：他们的思维模式不同。

苏格拉底：我不懂什么是思维模式。我现在的第一要务是理解他。

菲舍：可是在理解他的时候，你确实利用了原型与事件的区别。

苏格拉底：那不过是因为伯莎用了这种划分。她把耶稣看作一种原型。

菲舍：嗯，既然做了这种区别，你能不能给我们说得更清楚一些？

苏格拉底：那好办。比如说三角学规则是原型，大金字塔是历史事实。太阳是历史事实，阿波罗是原型，是心灵启蒙的神话符号，而眼睛的视力或阳光又象征心灵的启蒙。

菲舍：你是说耶稣不是原型？

苏格拉底：我没那么说，我认为他是历史人物。或许他也是原型。

菲舍：一种东西何以具有这两种性质？你刚把它们清楚地区分开。

苏格拉底：这不是道成肉身的真谛吗？永恒变成了时间，上帝变成了人，神话变成了历史，对不对？



菲舍：所以说他是原型。

苏格拉底：看来如此。可他显然又是历史人物，否则圣经是在撒谎。

伯莎：苏格拉底，你还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原型。耶稣代表生命。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在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时节庆祝复活节，原因在此。我们之所以做复活节彩蛋与复活节小兔子——新生命的标志——原因在此。

苏格拉底：如果我对这本书的理解是正确的，你这话就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伯莎：不着边际？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根据这本书的观点，我们应该说，复活节的时候春天来了，而不是春天的时候，复活节来了。

伯莎：我不懂你的意思，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地上的新生命象征天上的新生命。你似乎把这个象征弄颠倒了，你用天来象征地，仿佛耶稣只是又一只复活节兔子。

菲舍：苏格拉底，你肯定知道，耶稣的复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对吧？你肯定不想把这件事看成是原始事实（brute fact），对吧？坚持文字的历史真实性肯定没有抓住要点，对吧？

苏格拉底：什么要点？我没有抓住哪个要点？

菲舍：生命本身。

苏格拉底：就是原型？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我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这原型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历史事实，取得肉身。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我忽视了某种东西，只看到了一半画面，而在于我看到的東西太多了，太多的一半摆在我面前。我不理解二何以变为一，某人何以既是神，又是人。很显然，这本书就是这么说的。我想您一定读了其他的书。

菲舍[表情有些生硬]：我用毕生精力来研究这本书。不过它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从圣经解释学的角度看，你很不专业。

苏格拉底：我能问您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吗？

菲舍：当然。

苏格拉底：您是否相信，耶稣真的死而复活？

菲舍：苏格拉底，我真的认为你的问题不着边际。

苏格拉底：教授，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菲舍：这个问题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苏格拉底：我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他要么死而复活，要么没有。

菲舍：噢，你忽视了意义与解释的所有维度。复活的含义是什么？

苏格拉底：很显然，虽然它可能指其他任何东西，但是它的基本含义是，一个死了的人又活了。您认为它意味着



什么？它是不是指复活节兔子？

菲舍：苏格拉底，一个叫布尔特曼(Bultmann)的哲学家说，即使明天从巴勒斯坦的一个墓穴中出土了死者耶稣的遗骸，基督教的所有基本教义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你没有重视这些基本教义。

苏格拉底：这可能是布尔特曼说的，但是很显然，你们这本书没有那么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①我觉得这听起来不像是说“所有基本教义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菲舍：苏格拉底，我想让你来分析一个问题，看看你如何理解它。那是对耶稣复活的一种解释，我们用它来和柏拉图哲学进行比较。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的主题是，哲学家必须成为国王，或者国王必须成为哲学家，这样政治权力、哲学智慧与善就能合而为一。这是他对乌托邦或一个好的、正义而健康的社会的主要建议。对不对？

苏格拉底：这与耶稣的复活有何关系？

菲舍：耶稣的复活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关键在于权力与善的结合。耶稣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一个理想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复活是一种权力，一种善的权力，是权力与善的结合。死亡代表软弱与失败，生命代表权力与胜利。人生问题——人生的主要问

^① 《哥林多前书》15：14。



题——在于善似乎很软弱，常常陷入失败的境地。好人常常受到坏人的欺负。耶稣的复活扭转了这种局面。它象征着力量，因为耶稣能够战胜死亡，所以善能够战胜恶。耶稣的复活是宇宙中两大力量——权力与善——的合而为一。

莫莉：哦噢，我喜欢这个观点——合而为一（unification）^①。

苏格拉底[没有理会莫莉的意见]：可是教授，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善与权力就不能真的合而为一，对不对？

菲舍：复活一词并不意味着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原型没有必要具体化。至关重要的是意义，而非历史写实主义（historical literalism）。

苏格拉底：我们能考察一下这种解释吗？

菲舍：悉听尊便。

苏格拉底：您说复活的意思是善与权力的合而为一？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不单单是善，而且是善与权力的结合，对吧？

菲舍：对。不单单是权力，而且是权力与善的结合。正所谓善的权力。

苏格拉底：您还说耶稣复活并不是真的？

菲舍：不对，我没说过这话。我说人们没有必要按照

① 请注意莫莉·穆尼（Molly Mooney）的名字影射统一教信徒。



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件事情。

苏格拉底：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就意味着：复活的确发生过，在历史中，在地球上，按照物理的和生物的规律，发生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其他人的脑海中。这样说对吗？

菲舍：对。

苏格拉底：您说即使人们不再相信耶稣复活乃历史事实，该词的含义仍保持不变，对吧？

菲舍：从字面含义、生物与历史角度所说的复活——即便这没有发生，也不影响该词的含义。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啊，如果这不是历史事实，它就是一个神话，一种原型。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一个美丽的神话。

菲舍：你可以那么说。

苏格拉底：神话人物耶稣能够死而复活，历史人物耶稣却没有这样的能力(power)。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死而复活是一种能力？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耶稣代表善？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耶稣没有真的战胜死亡，那就意味着善并不具有真正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复活的含义就



变了，对不对？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的，那么复活意味着善是有权力的，反之如果复活不是真的，善就没有任何权力。是这么回事吧？

菲舍：不是那么回事，苏格拉底。耶稣复活不一定具有历史真实性，它只具有神话的真实性——如你说，那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你不会相信，神话故事会有历史真实性。

苏格拉底：噢，不过根据你们的解释，这个神话故事虽说是故事，却不同于其他所有的神话故事；因为它不仅探讨善，而且探讨善与权力的结合。无论其他神话故事有无历史影响力，其含义不会发生变化，这个神话故事的含义却是原型与历史、神话与事实以及善与权力的结合。如果其含义少了一半内容，没有了权力或历史真实性，这个故事何以维持原貌？

菲舍：嗯。看来我的解释确实有自我指涉方面的前后矛盾问题。

苏格拉底：我想一个教授的“悔改与相信”大抵如此，对吧？

菲舍[很有礼貌地笑了笑]：**苏格拉底，你怎么看？你想说什么？你为什么认为，必须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耶稣的复活？**

苏格拉底：我怎么看？在这件事情上，我只知道你们的圣经说了些什么。我给你的回答毫无新意，众人皆知。

菲舍：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你的回答。



苏格拉底：那您肯定没读过圣经。

菲舍：别骄傲自大，苏格拉底。其实我读圣经不下百遍，我出版了十余部著作、百余篇论文，专门探讨这本书。

苏格拉底：那您一定知道圣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菲舍：苏格拉底，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好吧，不过这个回答不是来自我，而是来自圣经。比较而言，您的回答好像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您本人。既然我们都读过这本书，也都知道问题的答案，大家想听的，不是我对圣经的重复，而是您对它的添加，是不是？

菲舍[故作镇静，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我想听听你的回答，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必须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圣经，对不对？

菲舍：对。

苏格拉底：首先，因为它能够证明，耶稣所谓他是上帝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有上帝才能战胜死亡。其次，复活意味着他的任务完成了，他的目标实现了，他化身为人的原因有了结果，即他要拯救人类，让他们摆脱死亡及其根源——原罪。这是新约的解释。我不敢说，我完全明白这个观点的全部含义，例如我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耶稣的生、死与复活何以拯救我们，让我们摆脱原罪与死亡。但是我敢说，我的说法与圣经的说法是一致的。

菲舍：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它们强调了耶稣其他的



方面……

苏格拉底：它们没有强调这个方面？

菲舍：没有。

苏格拉底：我真的不明白。新约的每一页上几乎都有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小孩子也知道这个。

阿们：也许只有小孩子才能知道。

菲舍[瞪了阿们一眼]：**苏格拉底**，坦率地说，你让我感到惊讶。此前我认为，你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神秘文化，在讨论耶稣的复活这样的问题时，你的思想应该更细腻、更老道、更有文学性。可惜的是，你好像变成了基要主义者。

苏格拉底：那个可怕的字眼又出现了！它是否意味着人们没有重视事物的象征意义？

菲舍：是的，当然还有其他含义。

苏格拉底：我可不想做一个基要主义者。我很重视事物的象征意义。

菲舍：苏格拉底，你如何看待你们的希腊神话？

苏格拉底：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很像上个礼拜我读过的旧约里的那些犹太先知。他们也寄希望于耶稣。

菲舍：何以见得？

苏格拉底：很多神话都谈到神的死亡与复活。有些神话甚至认为，通过死亡与复活，神以某种方式为世界赢得



生命。

菲舍[又容光焕发起来]：哦，如此说来，基督事件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如说那是一个普遍而神秘的原型。

苏格拉底：的确如此。不过它似乎也是独一无二的。

菲舍：愿闻其详。

苏格拉底：原因很简单，且让我慢慢道来。

菲舍：开始吧。

苏格拉底：那个事件是真的。它真的发生过。它可能是神话，但它是变成了事实的神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型，但它是变成了历史的原型。您瞧，我早已知道这个神话的大致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约没有让我学到任何新的知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一切都是新的。事件的发生地是新的，它发生在地球上，而不是在原型或永恒真理的所在地——天上。宛如一个故事，以前我总是在人们的窃窃私语中听到它，突然间它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面前。神话不可能发生，它们确实存在。请您设想一下，假如您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发现，您所熟悉的某个神话真的化为现实了——不但化为现实，而且比神话来得更加真切，您会有何感受。这就是我读这本书的心得体会。

菲舍：因此你认为，你们的某个神话预示着基督的到来？

苏格拉底：所有的神话似乎都以不同的方式预示着他的到来。我觉得我在读新约时，才真正理解了我们那些神



话，恰如某人一觉醒来之后惊奇地发现，他梦中所见景象已然化为现实，这时他才真正明白那个模糊不清的梦境的含义。

菲舍：苏格拉底，你以前是如何理解你们那些神话的？

苏格拉底：以前的理解是错误的。理性告诉我，那不过是一些无稽之谈。我以为我能从这些神话中分析出道德真理来，一如您能从水果中榨出果汁来，把这些真理当作哲学，把干瘪的神话外壳抛在一边。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内心却发出警告，我好像漏掉了什么，某种更加珍贵的东西似乎是在水果的外壳里，而不是在果汁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个人(not an *it* but a *he*)。

菲舍：你好像认为，在以色列之外——在你们的异教文化中，你也发现了先知。这样说对不对？

苏格拉底：对。

菲舍：那么在你看来，一切宗教都是探索上帝的正确道路，对不对？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您所谓“正确”是指什么。

菲舍：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

苏格拉底：我不会那样说。耶稣没有说，“真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你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菲舍：无论如何，所有宗教里面都有某种价值，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我只了解几种宗教，并不了解所有宗教。

菲舍：你真的了解几种宗教？它们有什么特点？

苏格拉底：我觉得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理，也许这就是您的问题。

菲舍：是的，那正是我的问题。

苏格拉底：但这其实没有什么。毕竟，讲了一大堆话却没有半点正确的东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菲舍：难道你不认为神话包含着一些非常深刻的真理？

苏格拉底：对，不过它们往往与一些很愚蠢的错误混在一起，表述得模糊不清。

菲舍：所以说这些神话代表了以色列之外的先知的声音。

苏格拉底：那当然了。你们的圣经不就是那样说的吗？例如“上帝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菲舍：哲学家的意义何在？你认为他们也能预知未来？

苏格拉底：从定义看，哲学家即爱智慧的人。一切智慧均存在于上帝心中，对不对？所以哲学家在寻找智慧的同时，也是在寻找上帝，无论他知道或不知道这一点。

菲舍：你认为某些哲学家是否找到了他们要找的那个上帝？



苏格拉底：我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些关于他的重要真理。

菲舍：所以你认为，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以及世界各地的神话创作者都指向上帝。

苏格拉底：是的。

菲舍：这么说他们特别相似。

莫莉：这我知道。苏格拉底发现了其中的原则和统一性！

苏格拉底：他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神圣目标。但是他们似乎也有很大的不同。先来说思想的清晰性——看上去希伯来先知说得最清楚，希腊哲学家次之，神话创作者垫后。再来说思想的正确性——和第一点一样，看上去希伯来先知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最多。在这一方面，哲学家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也许最少。我以前一直认为，与神话创作者相比，我们哲学家更了解上帝，现在我不敢这么说了。我们的那些原理准则虽然清楚，却可能空洞无物，仿佛一碗清汤。与此相反，神话虽然神秘难解，却可能意蕴深远，仿佛血液或一碗浓汤。

菲舍：你能不能说这三大传统仿佛流入同一海洋的三条大河？

苏格拉底：能，它们从三个不同方向汇入大海，这三个方向可能代表灵魂的三个部分。哲学之河可能发源于灵魂的山区，即理智。代表先知——道德家——的那条河流，可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能起源于灵魂的中部，即心灵或意志。这仿佛丘陵地区。神话可能起源于灵魂的低洼地带，那里四处沼泽，水气蒙蒙，无论好坏，各种生物都能在那里生活。

菲舍：这三条大河中的任何一条都能把你带到它们共同的目的地——神圣的大海，不是吗？

苏格拉底：这我不知道。哲学之河也许水太冷，暗礁太多，河水太浅，大部分人不能在里面安全航行。神话之河也许水太浑浊，沼泽太多，大部分旅行者无法安全通过，进入那神圣的海洋。也许只有代表先知的那条河流水质清澈，深浅适度，河道平直，适于旅行。

菲舍：你是说你不可能通过另外两条道路发现上帝？

苏格拉底：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最近才知道你们的圣经。您所谓的比较宗教学必然涉及两种宗教，我仅仅是其中一种宗教的初学者，我怎么可能解决这个领域的难题呢？

菲舍：好吧，我们不要讨论那个问题了，免得偏离主题。苏格拉底，我曾问你，为什么你认为我们必须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耶稣的复活。你回答说，它能证明耶稣是神，对不对？

苏格拉底：对。

菲舍：你要根据字面意思来解释耶稣的复活与神性——我理解得对不对？

苏格拉底：对。



菲舍：你知不知道，许多优秀的基督徒思想家都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苏格拉底，其中的一个理由一定会使你感兴趣：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从肉体的层面来理解复活是卑贱的、愚蠢的、粗糙的，甚至是粗俗的，好像复活的意思是，耶稣身上的分子按照生物学的规律重新结合起来。你认为这种观点值得一听吗？

苏格拉底：任何观点都值得一听——起码要听一次。是否要听第二次，那要看第一次的效果。我们能不能马上开始研究呢？

菲舍：开始吧，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嗯，如果耶稣没有真的死而复活，那么当时的什么东西死而复活了？

菲舍：我不明白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必须有一种真的能够死而复活的东西？

苏格拉底：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人们为何要用复活这个词？

菲舍：哦，没错，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真正的复活发生于耶稣门徒的情感中、思想中以及生活中。他们从担惊受怕、头脑糊涂变得满怀信心、目标明确，他们从精神上征服了世界。

苏格拉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

菲舍：是复活节所庆祝的所谓耶稣的复活。

苏格拉底：如果复活不是真的，门徒的复活节信仰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Easter faith)就是一种幻想。幻想能征服世界吗？

菲舍：不能，但复活节信仰不是幻想，而是耶稣给人类的信息与生活方式。即使他的肉体死了，那一信息和生活方式也会流芳百世。

苏格拉底：耶稣给人类的信息是要有信心，要凭信心而生活，对不对？

菲舍：对。你终于明白了。

苏格拉底：我是明白了，却没看到任何东西。仿佛一个装满镜子的大厅。您所谈的是对信仰的信仰。这就好比是与恋爱谈恋爱，而不是与一个真人谈恋爱，对不对？二者当然不是一回事。假如没有耶稣的复活，复活节信仰的对象在何方？没有对象，何谈信仰？

菲舍：这里或许有一个逻辑问题。我的同事在哲学系工作，我认为他能用语言层次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这个问题属于第一层次的问题抑或第二层次的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一具死尸能否重生。它竟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

菲舍：这个问题与信仰和解释有关。

苏格拉底：当然，所有问题都可以分为三大类，对不对？——我是说，第一类问题与现实世界中通常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有关；第二类问题与人们思想中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如何理解世界，他们相信什么）有关；第三类问题和语言有关——他们如何表达这些信仰和思想。难道我们



不是要面对这三个问题吗？

菲舍：是啊。但你好像只关心第一个问题，不关心其他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即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好戏就是在这里上演的，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苏格拉底：我不是不重视那个问题，而是想把它和第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合理吧？把我们的信念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不正是我们的希望吗？

菲舍：那当然了。

苏格拉底：那我们就该这样做。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不对？

菲舍：对。

苏格拉底：每个问题都有两种可能的回答——正确或错误。现实世界存在这样两种可能性：要么耶稣真的复活了，要么没有复活。其门徒的心目中也存在这样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要么他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因此，这些问题有四种可能的联系。首先，他复活了，他们也相信他复活了。你们的圣经就是这样说的。其次，他复活了，但是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写福音书时就撒了谎，因为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虽然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再次，耶稣没有复活，他们



也不相信他能复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撒谎了，既没有讲实情，也没有讲他们的信仰。最后，耶稣没有复活，其门徒却认为，他复活了——我认为这正是您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没说真话，然而他们不是故意撒谎，这不过是一种迷信和无知。

菲舍：苏格拉底，你这番分析究竟想说什么？

苏格拉底：就以上四种情况而言，有三种情况是，谬误改变了人生，征服了世界——就这三种情况而言，有两种情况是故意弄虚作假。我真不明白，谬误何以产生如此高尚的结果。

菲舍：苏格拉底，神话往往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苏格拉底：我想的不是影响力，而是喜乐、智慧与道德力量。谎言何以将罪人变为圣徒？

菲舍：一个人如何能确定，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古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格拉底：您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这是回避问题的一种聪明做法。如果我回答您的问题，您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菲舍[局促不安地]：当然愿意了。

苏格拉底：很好，我们可能不知道古墓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墓穴外面发生了什么。对耶稣及其复活的信仰征服了全世界。无论耶稣是否复活，其门徒真的相信他复活了，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面对迫害、苦难与死



亡，是什么让他们无所畏惧？如果他们知道，复活乃骗子的谎言，是什么给了他们勇气，让他们为谎言而献身？如果不是耶稣的复活向他们做出保证，使他们懂得死亡不足为惧，那么当他们面对死亡时，他们何以变得毫不畏惧？

菲舍：耶稣给他们树立了榜样，耶稣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您是指他的道德理论？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我不明白，这些理论何以会焕然一新。我发现其中的大部分思想已出现于犹太先知的著作中，很多观点来自我的思想和哲学。

菲舍：在犹太先知与异教文化中，人们确实能够看到耶稣道德理论的许多征兆。但是耶稣彻底践行这些理论。简单地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苏格拉底：他做了哪些善事？他行神迹，治疗疾病，让人死而复生。此外，福音书几乎没有记载其他事件。

菲舍：我承认这些记载——假如我们相信它们——确实描述了一次真正的复活，那些门徒也相信真正的复活。但是仅凭这些，你还不能证明它真的发生过。那些门徒毕竟是农民，不是哲学家。他们显然很在意复活的字面含义与物质属性，我们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笨拙，对不对——特别是你，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也许我正在学习一种前所未有的知识。



好，先回答你的问题。我确实认为，那些信徒那么笨拙地关注物质层面的意义，至少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菲舍[感到很惊讶]：什么理由？

苏格拉底：死是一个愚蠢的、粗俗的和物质的问题吗？

菲舍：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尸体会发出臭味吧？

菲舍[微微一笑]：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你既然是哲学家，我期望你对复活的阐述会比这种解释更有哲学意味。

苏格拉底：哲学家必须遵守逻辑规则，对不对？

菲舍：对。

苏格拉底：遵守逻辑规则就是要前后一致？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前后一致就是要发现对问题的合宜的解答。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死对人来说是一大难题吗？

菲舍：那当然了。

苏格拉底：死亡是确确实实、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对吧？所以您认为那是愚蠢的、粗俗的和低俗的？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这个问题的解答应该具有哲学意味，那么答案必然是愚蠢的、粗俗的、低俗的和实实在在的——



像真正的复活一样。

菲舍：噢，苏格拉底，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先验论证。但是我们必须考虑数据、事实和现实世界。

苏格拉底：我刚才做的，正是这个。

菲舍：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自然的解释看来比神奇的复活要合理得多，你说是不是？

苏格拉底：我认为不是那样。

菲舍：为什么？

苏格拉底：如果耶稣的身体没有复活，就会出现三大难题，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不可能不陷入矛盾。首先，谁搬开了墓石？其次，谁抬走了尸体？最后，那些信徒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谎言？

菲舍：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也许是那些信徒搬开了墓石，对不对？与天使相比，他们搬开墓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对吧？如果你家后院的一块大石头夜里被人搬走了，你会说那是天使所为？

苏格拉底：不会。罗马士兵并不守护我的后院。

菲舍：那些士兵可能被收买了，也可能被下了迷幻药。

苏格拉底：如果是那些信徒搬走了墓石，他们要用他的遗体干什么？

菲舍：我看他们想把它藏起来，随后埋了。

苏格拉底：于是他们把这一切编成一个谎言。

菲舍：根据以上假设，你说得对。请注意，我不是在武



断地宣称。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所有的假设，不要让过去的虔诚信仰妨碍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个——以及所有的——问题。你同意这种方法吧？

苏格拉底：同意。思想应该周全。您是否认为，经过思考，人们应该抛弃某些东西？

菲舍：消极思想和异端邪说一向令我厌烦。

苏格拉底：您是说我们不应该否定任何观点？这样的话，我们何以肯定某种观点？如果 X 不是谬误，非 X 何以是真理？

菲舍：噢，我不是怀疑逻辑规则……

苏格拉底：但愿如此！

菲舍：我只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开放的思想。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苏格拉底：我并不认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开放的思想。

菲舍[大为震惊]：**苏格拉底？**你怎么会那样认为？

苏格拉底：阿们曾引述切斯特顿先生的一个比喻，我要修改一下这个比喻，一个开放的心灵很像一扇敞开的大门，对吧？它对所有的客人都是敞开的。一旦客人来了，您就得确定，哪些可以留宿，哪些不能。您想让盗贼和强奸犯住在您家吗？您想让谎言留在您心里吗？

菲舍：哦，我明白了。我认为你认为我认为(I think you think I think)，复活是谎言。对不对？



苏格拉底：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这些认为……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理解您的思想。但我想知道，您如何理解耶稣的复活？真有此事吗？

菲舍：是的。但不是在现实世界，而是在精神世界，在耶稣信徒的心里和生命中。

苏格拉底：如果我说某事真的发生了，其实不然，我不是在说谎吗？

菲舍：你不是在说谎，你也许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

苏格拉底：再来看相信这个神话故事的那些人——在他们看来，这是真理，还是神话？

菲舍：大部分人认为，那确实是真理。

苏格拉底：那就是说，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认为，耶稣真的死而复活了？

菲舍：是的。

苏格拉底：耶稣最早的门徒更了解情况，对吧？如果是他们搬开墓石，偷走了尸体，他们一定知道真相。

菲舍：也许如此。

苏格拉底：难以解答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谎言能让那些门徒得到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骗另一个人，骗子必然是想得到某种好处。那些门徒的阴谋诡计究竟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

阿们：苏格拉底，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我能告诉你，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他们被人嘲笑、仇恨、蔑视、戏弄，他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们惨遭流放，他们的财产、荣誉和公民权被剥夺；他们被监禁、鞭打、折磨，他们被棍棒打成肉酱、被石头砸死、被砍头、被锯成碎片、被下油锅、被绞死、被喂狮子，他们还被角斗士砍成肉条。这就是谎言带给他们的益处。

苏格拉底：教授，这是真的？

菲舍：是的，早期的许多基督徒都是殉道士。

苏格拉底：严刑拷打之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说，那不过是谎言、神话或虚构，对不对？

菲舍：对。

苏格拉底：太不可思议了！人心难测，是不是？更何况是骗子的心呢，对不对？除非他们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也能死而复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何以能承受如此多的磨难。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放弃他们仅有的、实实在在的生命呢？

菲舍：这个问题提得好，但是这还不能证明，耶稣的复活真有其事。

苏格拉底：这起码能够说明，如果复活的神迹未曾发生，一个更不可思议的神迹却发生了。

菲舍：你想说什么？

苏格拉底：十二个犹太农民（或渔夫）无缘无故地编造了世界上最离奇、又最成功的谎言，而且心甘情愿地为它献身，成为它的殉道士。成千上万的后人纷纷效仿。

菲舍：苏格拉底，我正要给你讲这类事情。真正的神



迹不是在分子中，而是在人的生命中。

苏格拉底：那么生命中的神迹又以什么为推动力呢？有果必有因，原因至少和结果同样重要，对不对？我不明白，除了更大的神迹，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创造这样的神迹，改变人的生命。耶稣的复活可能具有这样的力量，但是谎言何以具有这样的力量呢？

菲舍：不是谎言，而是神话。

苏格拉底：对，是神话！教授，您的思想是神话，那个神迹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这样说似乎更有道理。

菲舍[很恼火]：**托马斯**，你如何看待苏格拉底的这种观点？他能说服你吗？如果不能，请你说明原因。

托马斯[很惊讶自己被选中为菲舍解围]：**我**？嗯……说实话，教授，他那些说法比我想的更有道理。我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菲舍：托马斯，你的回答很让我吃惊。

托马斯：为什么？我的思想不是一直都很开放吗？

菲舍：噢，你的思想确实很开放。正因为如此，当你为基要主义说好话时，我才感到惊讶。

托马斯：基要主义？我觉得我们是在讨论耶稣的复活。

伯莎：哎呀！

菲舍：伯莎，你有什么问题？

伯莎：我觉得我刚想明白一件事情。这还是头一次。



复活问题也许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不单是基要主义的一个主张。通过民意测验，您能发现今天的人们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们同时也相信基要主义的其他观点——沙文主义、圣经直译主义(literalism)、墨守传统、保守主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他许多可怕的、压迫别人的思想。您还能发现，那些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同时还相信平等、正义、和平、同情、生态平衡以及……我的意思是，不能单凭这些您就能断定，耶稣的复活是否真有其事。

菲舍：伯莎，你的论点是什么？

伯莎：无论 20 世纪的基要主义者如何调制不同的信仰，其配方都不可能是两千年前发生于以色列的那些事件的真正原因。我的意思是，因果作用不可能是结果在前，原因在后，这是第一点。其次，一件事情能否发生，不取决于人们的信仰。这件事情要么发生了，要么没有发生，你不能通过盖洛普民意测验来调查人们的意识形态，以寻找事实的真相。

菲舍：哦，那还用说。但是我们必须考察有关的意识形态问题。其含义……

伯莎：您的意思是，我说得不对？

菲舍：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伯莎：那就是说，我说得对。

菲舍：你这话听起来很像苏格拉底。

伯莎：我正在想，那是不是一件坏事。



所罗门：教授，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菲舍[听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同学发言很是惊讶]：当然可以。

所罗门：历史学家了解圣徒与先贤的坟墓，对不对？他们知道圣彼得之墓、穆罕默德之墓，等等，对不对？

菲舍：对。

所罗门：其他坟墓——都不是空的，对不对？

菲舍：不是空的？

所罗门：这些圣徒和先贤均已过世。其遗骨保存在这些坟墓中。

菲舍：是的。那就是放遗骨的地方。

所罗门：耶稣的坟墓在耶路撒冷，对不对？

菲舍：对。

所罗门：那里面是空的。

菲舍[又觉得忐忑不安]：呃……是的……

所罗门：遗骨何在？

菲舍：苏格拉底也提到这个问题。

所罗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想知道问题的答案。遗骨何在？它究竟经历了哪些变故？

苏格拉底：如果我对新约的理解是正确的，它就在我们这里。

菲舍[好像遇见鬼了，很害怕]：你说什么？

苏格拉底：基督的肉身就在我们这里。他活着。他复



活了。

菲舍：据说他回到了天堂。

苏格拉底：是的，那个身体回天堂了。可是他还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在我们这里。至少新约是这样说的。

菲舍：啊，你是说教会。

苏格拉底：是的。但是根据您的说法，您似乎认为“只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新约中，教会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把人们聚在一起、追忆故人及其教诲的社会团体。它似乎更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不像原木上的那个瘤子，倒像那只青蛙。对不对？我对你们这本书的理解对不对？

阿们：对，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生命有机体有一个活的灵魂，一种精神。他没有许诺赐予你们圣灵吗？这也许是我想找却没有找到的东西，我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新约中见过这种东西。我不是跑题了？请大家批评指正。

阿们：苏格拉底，你正中要害。

菲舍：嗯，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观点，不同宗派有不同的特点嘛……

阿们：不对，那不是宗派观点的问题，而是新约如何说的问题。

菲舍[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很好……我向来喜欢听取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阿们，我了解你的背景，不巧的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阿们：教授，我认为您不了解我思想的来龙去脉。因为那不是**一个地方**(where)，而是**一个人**(who)。

菲舍[很不自然地]：我们该下课了。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是否满意。苏格拉底，你最初提的那个**问题**是否有了答案？

苏格拉底：何止有了答案。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一个显然是无关痛痒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根据耶稣这个人来记录年代，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我见到了这个高于人类的人。在这条路上，我的问题有了清楚的答案——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个答案很清楚。

菲舍：苏格拉底，这个清楚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苏格拉底：人们根据这个人来划分年代，因为从古至今，他的出现意义最大。想想看！上帝化身为**人**，死而复活——这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比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事情都重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以这个人来划分年代。我认为这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原因。

托马斯：什么？你是说因为它怪，所以你相信它？这可太奇怪了，苏格拉底，对你来说，尤其如此。

苏格拉底：不奇怪，我认为这很合理。因为只有一种远超过你我心灵的无比伟大而有智慧的灵，才能创作出这样的故事。

托马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苏格拉底：你承认因果规律，对不对？结果不可能大于原因，对吧？

托马斯：对。

苏格拉底：神话故事乃故事创作者所为，对吧？

托马斯：对。

苏格拉底：那么故事的精神力量不可能大于故事创作者的精神力量。

托马斯：这符合逻辑。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基督教是一个神话，神话的创作者是谁？

托马斯：我不知道。

苏格拉底：我知道，只有“那一位”(One)可能是这个神奇故事的创作者。

托马斯：你是说……

苏格拉底：是的。这个故事把我带回到讲故事的人那里，我认为他送我到这里来，让我通过这些故事来认识他。

伯莎：苏格拉底，你要从这里去哪里？

苏格拉底：这要由他来定。[下节课的铃声响了。]

伯莎：不对，苏格拉底。那是到三层的楼梯。上课铃已经响了。下节课是比较宗教学，我们要迟到了。[同学们说说笑笑，离开教室。]

菲舍：哦，别忘了，这是下节课的阅读书目。[在门口



发阅读书目。]大家不要热情过度，忽略了学术。这里毕竟
是大学……

伯莎[和苏格拉底一起走出教室，对他耳语]：有时我
觉得，大学就是一个太平间。

苏格拉底：也许是一个坟墓。

伯莎：这个教授学识渊博。你看，那个阅读书目有
多长。

苏格拉底：“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①

伯莎：什么？

苏格拉底：那是圣经上的话。我觉得我不该说大学的
坏话。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得意门生创造的。我就是不
明白，大学在探讨葡萄时，为什么一定要把葡萄汁榨出来，
把葡萄弄成葡萄干。

^① 《马太福音》23：5。

后记

摘自《波士顿团团报》^①

《波士顿团团报》1987年9月30日：昨天，有两个人在
有道大学布罗登纳图书馆离奇失踪，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其中一人名叫弗莱纳根，临时工，图书馆的看门人，另一人
为有道神学院学生，名叫苏格拉底。对于两人的身份与住
所，警察尚无任何线索。

伯莎·布罗德曼女士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同学。据她
介绍，当时他们七个同学正在图书馆书库中讨论问题，这两
个人从她和另外五个同学的面前突然消失。

博比·巴博·巴特尔(Bobbie Bub Battle)牧师^②是来

① *Boston Glob*，影射 *Boston Globe*（《波士顿环球报》）。Glob 一词意思为（半流
体物质等的）一团。

② 牧师的姓 Battle 意指他好争论。学校的名字 the Billie Bo Bible Basher
School，意指其使用圣经作为武器来抨击别人的思想。



自比利·波·圣经·巴塞(the Billie Bo Bible Basher School)学校的访问学者,他在那里教南方油炸护教学(Southern Fried Apologetics)^①,他证实了布罗德曼女士的说法。人们引述巴特尔牧师的话说:“那两人站起来就走了。请注意,现在我不觉得奇怪,这个地方是魔鬼的领地。我发誓,他们一定是被恶魔带走了。”^②

哈利·迪克(Harry Tick)^③毕业于洋葱神学公墓学院(Onion Theological Cemetery)^④,现在是有道神学院的研究生,他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他坚持认为,这是“小范围内的集体幻觉。在很久以前,弗洛伊德就做了很好的解释——同时也解释了其他所有现象”。毕业于杜勒斯神学院(Dullest Divinity School)^⑤的阿瑟·多克西(Arthur Doxie)^⑥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说,“这完全取决于你在释经学、时代论、末世论、认识论以及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前提。”

第四位目击者是耶稣会的艾·诺伊特尔神父(Father I. Noitall)^⑦,他就职于利未蒂冈市格列高利大学(Gregarious

① 用以暗讽美国人(尤其南方人)最喜爱的食物“南方炸鸡”。

② 原书措辞显示,巴特尔牧师说的是美国南方口音。

③ Harry Tick 发音与 heretic(异端)一词接近。

④ 影射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⑤ 意思是“最枯燥的神学院”,可能影射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⑥ Arthur Doxie 发音与 orthodoxy(正统信仰)接近。

⑦ I. Noitall 发音与 I know it all(我知道全部)接近。

University in Levitican)^①，现在正在休假。他坚持认为，这个事件看来完全符合神迹的条件，他要请求官方，册封苏格拉底为圣徒。

第五位目击者是电影制片人斯蒂鹏·沃尔夫(Steppen Wolfe)^②，他声称已拍摄了事件的全过程，可是当他冲洗胶片时，他发现人们根本看不到弗莱纳根。原因为何，不得而知。

所有目击者都曾讲到以下情况。下午三点左右，布罗德曼、巴特尔、迪克、多克西、诺伊特尔和沃尔夫在布罗登纳图书馆书库与苏格拉底一起讨论某个晦涩难解的神学问题。有些人说，他们在谈三位一体，还有些人说，他们在谈基督的神性。^③ 图书馆看门人弗莱纳根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讨论，他没有和其他人打招呼，径直走到苏格拉底跟前，对他说，“我们该走了。”其他人想知道他究竟是谁，他说他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字，并且告诉他们其中的几个，如拉斐尔(Raphael)^④、欧络因(Olorin)^⑤和甘道夫(Gandalf)^⑥。

① Gregarious 一词来自人名 Gregory，为好几任教宗的名字。Levitican 一词暗指 Vatican(梵蒂冈)。

② 此人名发音使人联想到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所著反宗教小说《荒原狼》(*The Wolf of the Steppes*)。

③ 极端保守派常常求助于这两个原始的教条。

④ 圣经次经《多比传》中一个天使的名字。

⑤ 欧络因是甘道夫的另一名字，远古时在西方维林诺使用，意思是“梦想家”或“迷梦”。

⑥ 甘道夫是英国作家托尔金的史诗奇幻小说《魔戒》中的人物。他的身份类似亚瑟王的巫师梅林。

弗莱纳根刚一握到苏格拉底的手，他们就逐渐消失在其他人的视野中。这些目击者所听到的苏格拉底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必须现在就走？”弗莱纳根的回答是，“河的那边需要你。”有些人认为这句话寓意深刻，有些人则按字面含义来理解。主张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那些人预言，苏格拉底不久将出现于巴士学院^①，该学院与有道大学隔河相望。

① 原文 Bussed-In College，意思是“只有乘车才能到达的学院”，在此影射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本书作者便在此教书。

THE
Bible



**SOCRATES
MEETS JESUS**
苏格拉底遇见耶稣

克里夫特笔下的对话滑稽好笑且又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假如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出现在今天不再坚守正统信仰的神学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位哲学家会看穿神学院的伪善和妥协。他最终会明白，为何永不能仅称耶稣为一位“智者”。强烈推荐本书！

——艾伦·科尼特 (Alan Cornett) , www.christianbook.com网站评语

如果苏格拉底——没错，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突然出现在美国某名牌大学，并且成为其下属神学院的学生，会发生什么？苏格拉底会如何看待自己离世后人类的进步？他会如何回应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他会如何看待耶稣？

基督教哲学家和苏格拉底的仰慕者克雷夫特就此展开了想象。在这本戏剧体裁的小书中，苏格拉底遇到了一些头脑糊涂的耶稣的信徒。作者别有匠心地安排了各种引人深思、出人意料的场景和情节，环环相扣，让苏格拉底逐步遇见耶稣。本书以精彩、幽默的笔触呈现了理性在寻求真理中的作用。

上架建议：人生哲学

ISBN 978-7-5426-5136-5



9 787542 651365 >

定价：38.00元